

古發李吉川著

訴訟
小說

金雞
塚

越園



MG
J246.5
61

26033

吾川先生司李十年卒其經驗著
為是書無事不諧有言必法
用占四字以志欽仰

瀟言巽語

金兆璽謹題



3 1761 2207 9

公民教育 之一助

吉川先生編成全雞嶽小說題此誌欽
十三年一月
經亨頓時同在寧波

浙 江 第 一 監 獄 外 役 種 植 場



衡 陽 周 稗 泉 先 生 惠 贈

哈爾濱大石頭道公園之風景

壬戌春季李君吉川將景如昨然為時忽已三年矣近日吉園以誌別憶前塵情景如昨然為時忽已三年矣近日吉



川有訴書囑小說之將刊行於世并擬將此影片刊入卷端
萬里馳書囑小說之將刊行於世并擬將此影片刊入卷端
甲子春二月漁溪呂礪誌於東省特區法院

鄞縣地方審判廳刑事法庭之一



叙初之樓雨烟湖鴛在人同界法興嘉



李吉川君肖像



李君吉川，在浙司李有年，一法學家，非教育家，亦非小說家也。李君退食之餘，憫人民訟累之苦，思有以解脫之，乃作『金鷄墩』訴訟小說。其主旨在啓發民智，不厭不倦，循循善誘，儼然一教育家也。其敘事曲折，其取材新穎，其文詞莊諧雜出，饒有興味，又儼然一小說家也。吾國社會教育甚幼稚，滬上風行各小說，又多怪誕淫靡之作，於教育前途殊抱悲觀。李君有鑒於此，本其所學，演為小說，以補救教育之不及，洵為小說中之特起者。余故略記數言於此，以介紹於當世。

乙丑暮春灼三盛俊誌於滬上。



天下事，不外情理兩端，不能徇情而背理，亦不能泥理而奪情，反是則訟事以起。而聽訟者，亦惟揆情度理以裁判之，類如死傷有生前死後之分，判斷卽有生死出入之別，無非此情此理而已。婺城李君吉川，判牘餘閒，編有『金鷄墩』小說一書，言簡意賅，理明詞達，其間情僞萬變，案由複雜，由民事而發生刑事，由刑事而牽涉民事，穿鑿支離，舉凡涉曖昧，介疑似，直令人有莫可思議之處；而問官反覆研究，勢非剖析毫芒，窮詰真相，不足以成定讞；所謂四級三審之訴訟程序，無不隱括於字裏行間。是說也，謂爲借因果以警世也可，謂爲勸人民之息訟也亦無不可，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時

中華民國十有四年夏四月泉唐俞鍾禮筱閣甫謹識。

王序

清光緒季年，國人儆於甲午庚子兩役，知非教育不能立國。吾邑朱君鴻書，何君亦儒，乃創城東小學，而李君吉川，實主教務，循循不倦，城東小學遂爲全邑冠。嗣何君鬱鬱自歎，得去而習法政，并勸李君偕行。余聞而腹誹之，以爲慈祥愷悌如李君者，正宜專事地方學務，何法政爲？李君去，吾邑學務尙復何望？吉川既畢業法政，研習司法者，又十餘年，每晤及，恂恂然猶是曩時吉川也。一日，郵寄訴訟小說，曰金鷄墩者，見示，本十餘年閱歷，積耳目之事實，約爲寓言，蓋以司法手續繁重，而不肖律師訟棍，與夫司法隸役，糾結舞弊，窟宅於其間，無辜之民，往往誘致羅網而不能自脫，亦可哀矣！吉川之意，欲使凡民了然於司法之程序，爭訟之終凶，不得已而請求法律之保障，亦得意志自由，不爲魑魅魍魎所迷誤，特演爲淺顯之文，冀可家喻戶曉，蓋仍本慈祥愷悌之情，而誨人不倦之用心也。曩之腹誹何君者，吾今乃知罪矣。

中華民國十有三年一月七日王廷揚謹序

天下事，不外情理兩端，不能徇情而背理，亦不能泥理而奪情，反是則訟事以起。而聽訟者，亦惟揆情度理以裁判之，類如死傷有生前死後之分，判斷卽有生死出入之別，無非此情此理而已。婺城李君吉川，判牘餘閒，編有『金鷄墩』小說一書，言簡意賅，理明詞達，其間情僞萬變，案由複雜，由民事而發生刑事，由刑事而牽涉民事，穿鑿支離，舉凡涉曖昧，介疑似，直令人有莫可思議之處；而問官反覆研究，勢非剖析毫芒，窮詰真相，不足以成定讞；所謂四級三審之訴訟程序，無不隱括於字裏行間。是說也，謂爲借因果以警世也可，謂爲勸人民之息訟也亦無不可，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時中華民國十有四年夏四月，泉唐俞鍾禮後閣甫謹識。

王序

清光緒季年，國人傲於甲午庚子兩役，知非教育不能立國；吾邑朱君鴻書，何君亦清，乃創城東小學，而李君吉川實主教務，循循不倦，城東小學遂爲全邑冠。嗣何君鬱鬱不自得，去而習法政，并勸李君偕行；余聞而腹誹之，以爲慈祥愷悌如李君者，正宜專掌地方學務，何法政爲？李君去，吾邑學務尙復何望？吉川既畢業法政，研習司法者，又十餘年，每晤及，恂然猶是曩時吉川也。一日，郵寄訴訟小說，曰金雞墩者，見示，本十餘年閱歷，積耳目之事實，約爲寓言；蓋以司法手續繁重，而不肖律師訟棍，與夫司法隸役，糾結舞弊，窟宅於其間，無辜之民，往往誘致羅網而不能自脫，亦可哀矣！吉川之意，欲使凡民了然於司法之程序，爭訟之終凶，不得已而請求法律之保障，亦得意志自由，不爲魑魅魍魎所迷誤，特演爲淺顯之文，冀可家喻戶曉；蓋仍本慈祥愷悌之情，而誨人不倦之用心也。曩之腹誹何君者，吾今乃知罪矣。

中華民國十有二年一月七日王廷揚謹序

金 應 敬 王 序

二

邵序

民國三年，余在浙江，以直言遭時忌，困頓囹圄，凡九閱月，目覩鄉間愚夫愚婦糾纏獄訟之痛苦，不禁慨然於今之所謂司法，與人民程度相距過遠，而人權自由之被蹂躪於不知不覺中者，蓋較諸專制時代之虐政爲尤甚也。此不獨余一人之感想爲然，余友羅鈞任君，卽舉世所曾注目之所謂羅案首要人物，王亮疇內閣之財政總長，而實一刑法學之專家也。羅君未任財長以前，歷充法界要職，我國司法制度之改訂，羅君殆無役不與焉。羅案發後，陷於狴犴中者一年，至去冬，始得完全昭雪，歸而與余細述其感想，則其所得教訓，乃與余若合符節。其認翻譯外國司法制度，以強行於我國之病民，不勝唏噓於已往身與其間之事，乃覺無一是處。嗚呼！司法與人民生命財產之關係，如是其鉅，而實際情形，乃扞格鑿柄至於如此。今旣不能舉已成之制度，悉數推翻而更張之，則於無可如何之中，惟有設法提高一般人民之程度，以與已成之扞格鑿柄者，勉強相應而已。李君吉川，因人民不知司法之苦，而有訴訟小說金鷄墩之作，淺顯通俗，深切著明，誠先得

金 鷄 墩 邵 序

三

我心者，故略述余與羅君之感想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

邵振青飄萍北京

藥言

編者不是個小說家，向來又不愛看小說，咳！怎麼我也編小說？小說的種類，有紀實的，有寓言的，又有言情或怪異詼諧的，編者這小說，却不是上述種種，專說那訴訟的事，是一種訴訟小說。我國民刑訴訟，向取『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主義，所以那班小百姓，祇知道『欠債還錢』，『殺人抵命』，幾句口頭的話，並不知道有什麼律，什麼例。訴訟事起，一任縣官武斷，情服，就具結完案；倘有不服，多不敢上控。往往遞紅呈，背黃榜，請求原縣覆審；那敢上控的，則又府控道控，甚至於省控京控不已，沒有什麼裁判確定，更沒有什麼幾級幾審。直到前清末葉，法治說起，纔開法校，攷法官，設法院，說什麼司法獨立，却又非驢非馬，置提法，直接監督，准知縣，兼管審判，似獨立，非獨立，有獨立，有不獨立；雛形初具，法制特頒，弄得那小百姓簡直走頭無路，什麼民事啦，刑事啦，私訴啦，公訴啦，原告被告啦，控告上告啦，莫名其妙。又有什麼推事啦，檢事啦，錄事啦，也萬不料除却知事以外，還有這許多的事，洎乎民國肇造，偏又拚命的提倡法治，今日一規則，明日一章程，忽而頒布，

忽而廢止，忽而又改訂修正，法令多於牛毛，真像那一部廿四史，從那裏看起，誰知道那小百姓也偏好訟，聘律師，請訟棍，條而聲請，條而聲明，總判決，又上訴，總裁決，又抗告，還有什麼再審啦，再議啦，回復原狀啦，凡法律所許救濟的法兒，却莫不鑽心研，究又誰知道終有裁判確定之日，總逃不掉實施執行的痛苦。到了今日，身敗名裂，試一回想，當時背父離母，賣妻鬻子，却爲什麼不撲簾箴眼淚下來；哀哀小民，真是自作自受。編者學法界，忽忽十餘載，無日不與訴訟人相見，自觀現狀，心爲惻惻；當此各縣分庭，先後成立，民刑訴訟條例，頒布實行，却不願再見那好訟的人，瞎打官司，民事生刑事，刑事轉民事，自己不懂訴訟程序，倒反要向檢察廳提起反訴，向審判廳舉發誣告；所以用白話編成長篇的訴訟小說，並將訴訟上口頭禪的名詞，逐段標明，期較醒目。至這小說的情節，純是空中樓閣，好得小說家言，本來荒唐什九，實卽是假，假卽是真，還望言者無心，聞者知戒，『和爲貴』，『訟終凶』，這就是編者的微意啊！

人物表

張赤松

前清巡檢

張嚴氏 赤松妻

孝婦

張卅耀 赤松子

前清拔貢

張學敏 卅耀長子

前清舉人

張學敬 世耀次子

前清進士

張兆華 官名蓬春

田峻

張友三 乳名阿三

公民

張子虛 官名敷實

前清附生

張婁氏 子虛妻

小家婦

張銘新 官名贊湯

前清增生

張倪氏 銘新妻

潑婦

張某 銘新幼子

小孩

張阿狗 諱號狗洞天王

莽夫

張馮氏 阿狗妻

賢婦

張小狗 阿狗長子

蠢子

張阿金 諱號金大砲

匹夫

張春蘭 官名挺香又名則王

前清佾生

張祖壽

前清監生

張子秀

前清優附生

張阿貓 諱號阿貓獨眼

鄉愚

張阿奶 諱號癩病奶

游民

張阿基 諱號阿基糊塗

酒徒

金 鷄 墩 人物表

二

張阿木

張阿達 阿木次子

小學生

張則周

張小青 綽號小狄青

健兒

張阿飛 綽號黑張飛

李芹香 官名之芹

前清訓導

李家龍 之泮長子

李家駒 之泮次子

前清武生

李何氏 家駒妻

李兆熊 家駒子

排長

李達四 兆熊子

李徐巧妹 達四妻即徐阿福女

悍婦

周富有

周傳有 富有胞弟

水警

周袁氏 傳有妻

周阿載 傳有堂叔

鰥夫

周小奶 傳有嫡堂弟

周和尙 綽號布袋和尚

貧民

金朗齋

金阿富 朗齋族姪

茶房

金老頭兒

金有土

泥水匠

金雙全 有土弟

金有財 有土嫡堂弟

米商

藝徒

學董

旅館經理

店主

愚婦

光棍

偵探

節婦

前清蔭生

莽漢

小商人

木匠

金長壽

老農

金阿忠

平民

金有義

農夫

金阿虎 綽號獺頭虎即邱王氏女婿

狂徒

邱 侑 號侑人

時髦訟師

邱何氏 侑人妻

烈婦

趙星曲 名文生又名西生一名老二

惡訟師

趙金嬌嬌 星曲妻即金有財次女

蠢婦

包 寅 號寅生

大訟師

包熊氏 寅生妻

瘋婦

蔡 媽

傭婦

白祖話

蹩腳訟師

白張氏 祖話母即張阿狗姑母

老嫗

白 某 祖話小女

女孩

樓 蜃

老訟棍

樓 氏 綽號九尾狐樓蜃胞妹

淫婦

江 瑚 張子虛姨丈

前清糧書

江 氏 江瑚妻

老婦

劉 媽

傭婦

黃夢華

大商人

黃王氏 名可卿夢華妻

女學生

黃 某

講白大

黃王氏 名奕卿黃某妻

冒牌女學生

徐阿福

土財主

金 鷄 墩 人物表

徐林阿素 阿福妻 李逢四生母 再醮婦

王 八

賭棍

王老娘 王八母

穩婆

王采蓮 王八妻

養媳

章阿大

茶房

老 大

游手

邱王氏 張子處舅母

孀婦

姜阿善 金雙全姑夫

小民

嚴老娘 金雙全母舅

小民

姓商的朋友

店夥

小 猪

勞動者

賈黛玉

私娼

畢 勝

律師書記

屠阿勇 綽號官州勇

客民

史伯通

蒙館先生

莊一蝶

詩人

上官拱笏

錢穀師爺

嚴 君 拱笏老友

飲賓

水天一

漁人

邱買兒

船長

方阿慶

牛中人

丁阿牛

販牛客人

端木型

譜師

印德清

譜師副手

樂允和

調處人

蕭啓貴

守財奴

莫之仁

流氓

老吳

小竊

清虛道人

測字先生

貢葵

老學究

麥友仁

縣議員

老曹 諱說曹煙子

啞子

林阿根

苦力人

王老長

長子

小劉公道

鄉約

高鏡明

推事

湯執中

推事

諸葛愼

推事

權其衡

推事

田葆良

推事

呂慕端

律事

方正平

推事

段右人

推事

劉某

推事

劉氏

太太

趙老太婆

女僕

包崇拯

檢察官

陳宰平

檢察官

金 鷄 墩 人物表

五

曾祖藩

檢察官

巴某

檢察官

周鼎文

書記官

王敦義

書記官

金 楷

書記官

徐某 徐德 徐德眼

書記官

仇 復

錄事

何思義

承發吏

令狐駕威

法警長

馬金鏹

法警

王廷楨

法警

夏德標

法警

馮 某

法警

司徒守法

律師

康濟民

律師

葉 某

承審員

訟事紀略

民國十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	高推事駁斥聲請(張友三與李達四等攻蔭爭執聲請備案案)
十一月十二日	周富有黑夜告發(周富有告發邱侑等販賣烟土案略稱販土案)
十一月十三日	張友三亂找意中人 馬法警跌下樓來 邱佑人桃之天天 包檢官臨時訊問(販土案) 嘉禾棧大搜烟土 子虛被 誣 可卿被累 張銘新求救鄔先生 鄔訟師代草刑訴 狀(張友三告訴李達四等盜賣攻蔭案略稱攻蔭案)
十一月十四日	張友三回禾告訴(攻蔭案)
十一月十五日	馮法警傳喚被告(攻蔭案) 王采蓮倒豎蜻蜓 周傳有接到 裁決(邱王氏等訴周祥記借款糾葛案略稱借款案) 趙星曲聞計起謀心 銘新回紹
十一月十六日	倪潑婦忿罵跌不倒 金大砲拳頭主義 傳有回紹
十一月十七日	張子虛信報平安 星曲掣眷回紹

十一月八日	張友三接到不起訴處分書(坡蔭案) 談法律 友三赴杭 鄭訟師修
十一月九日	友三聲請再議(坡蔭案) 達四回紹
十一月十二日	友三回紹
十一月十六日	子虛回紹
十一月十八日	呂推事初開辯論(借款案) 等竊取或受寄烟土案略稱竊土案) 章阿大賺贓告密(章阿大告訴金阿富)
十一月十九日	包檢官親索小觀園(竊土案) 視紅白票 包檢官訪緝鄔侑(販土案) 金阿富懾破夢胆 賈黛玉藐
十一月廿二日	鄔侑避紹
十一月廿四日	牌示之日(坡蔭案) 香 五雲門老二訪友 嬌嬌生母三七之日 趙老二飽管木樨 生 熊太太賜賞耳光 周小奶交保 張阿狗痛罵趙畜 狗洞天王三請白軍師

十一月廿五日	包寅生往金村作和事者 李達四偷渡美人關 惡訟師定計夾攻 兩訟師客窗一夕話
十一月廿六日	大訟師薦賢自代 趙星曲捏造家用簿 白祖豁大吹法螺 銘新等二次公推代表
十一月廿七日	友三赴禾 周小奶捲逃 惡訟師獻計假扣押 李達四民刑並訴 (李達四等訴張兆華等謀奪坟山寨略稱坟山寨李達四告訴張阿狗等捏造譜牒案略稱譜牒案)
十一月廿八日	仇錄事挾嫌密告 (販土案) 佑人被逮 周傳有捏追存款 (周傳有訴周小奶捲逃存款案略稱存款案)
十一月廿九日	王法警起解 友三另遞民訴狀 (張友三訴李達四等串拏蔭木案略稱蔭木案) 送達吏通知答辯 (坟山寨) 張銘新自草辯訴狀 (坟山寨)
十一月三十日	曾檢官實施偵查 (譜牒案) 張阿狗當面受教訓 達四拒絕

十二月一日	申證 何承發吏實施假扣押(存款案) 周富有調笑小丫頭 黃夢華誤告黃王氏 (黃夢華親告畢勝和誘黃王氏案) 畢勝黃王氏 (即笑卿)同時被逮 巴檢官依法起訴 (畢勝等吸食鴉片烟案略稱 吸烟案) 包檢官傳訊黃夢華 (黃夢華親告郎伯誘姦黃王氏案略稱誘 姦案) 黃王氏(即可卿)被逮 包檢官併案起訴 (販土案竊 土案誘姦案) 阿狗天王突下哀的美敦書 (張阿狗訴張友三等朋分 祠款案略稱祠款案)
十二月二日	友三在禾聞惡耗 張銘新求見師老爺 上官師爺晤談大 清律 田推事調查證據(存款案)
十二月三日	巴檢官追加起訴 (黃某親告畢勝和姦黃王氏案略稱和姦案) 張子虛 走避販田邱 癩頭虎自告勇猛 邱王氏唾罵法律
十二月四日	攜李分庭宣告管轄錯誤(蔭木案)
十二月五日	呂推事諭知訴訟程序中止(坡山案) 偵探太太怒發雌威

十二月 廿七日	十二月 廿六日	十二月 廿二日	十二月 廿二日	十二月 十八日	十二月 九日	十二月 七日	十二月 六日	
呂推事開始公判 <small>(攻山寨)</small>	張阿狗撤回訴之全部 <small>(福款案)</small>	周傳有請求解約 李偵探搜集證據	錢穀師爺誤解條例	方推事裁決不起訴 <small>(譚勝案)</small>	惡訟師自比諸葛亮 趙曲生周塢落網 <small>(蕭啓貴告訴趙曲生詐欺取財案略稱詐財案)</small>	莊一蝶警世詩	劉推事宣告判決 <small>(吸烟案和姦案販土案竊土案誘姦案)</small> 張兆華等交保 友二回紹 張阿金大放	樓訟棍調侃李偵探 李達四串訴拚價 <small>(李達四訴周傳有圖賴拚價案略稱拚價案)</small>

民國十二年	
十二月三十日	呂推事宣告辯論終結(坂山案)
四日	呂推事宣示判決主文(坂山案)
七日	清虛道人測字 李達四委任代理
八日	張銘新接到判文(坂山案) 小嘍囉倉皇救駕 假推事自詡 清高 天王府接到傳票(蔭木案) 達四赴禾
九日	周傳有往訪樓蜃 張阿載誤傳意旨 衆好漢上山砍木 陳檢官提起公訴(詐財案)
十一日	康律師當庭攻擊(存款案) 傳有被押 (田推事移送周傳有行使偽造家帳案略稱家帳案)
十一日	張阿基哭訴天王府 阿狗天王怒下動員令 趙老二接到 起訴處分書(詐財案) 曹啞子白日見鬼 金鷄墩大打傢
十二日	葉承審員檢驗屍體(金大砲砍斃周阿載案略稱砍斃案) 案呼冤 王老長等伏

目錄

- | | |
|----------------|---------|
| (1) 哼哼我正要找你 | 民事第一審裁決 |
| (2) 怎麼拉我到西興來 | 訴訟代理人 |
| (3) 你的鳥沒有耳朵 | 傳票 |
| (4) 不是王王氏是黃王氏 | 臨時訊問 |
| (5) 怎麼不見烟土 | 實施搜索 |
| (6) 我看你跑得那裏去 | 判決確定 |
| (7) 我倒要試一試辣手 | 刑事訴狀 |
| (8) 不識字就打個拇印吧 | 傳喚被告 |
| (9) 我怎好不回去呢 | 民事第二審裁決 |
| (10) 落得把自己改了個姓 | 偵查終結 |
| (11) 我也不曉得怎麼樣 | 不起訴處分書 |

- | | | |
|------|-----------|------|
| (12) | 請你動筆吧 | 聲請再議 |
| (13) | 怕的半途裏出了岔子 | 命令具保 |
| (14) | 播總要十隻多洋呢 | 訴訟費用 |
| (15) | 真的又駁斥了 | 牌示 |
| (16) | 難道民國不講王法嗎 | 布告通緝 |
| (17) | 這畜生可惜走了 | 反坐誣告 |
| (18) | 那庭長都吃得立起來 | 宣告判決 |
| (19) | 誰叫你來探消息的 | 禁止接見 |
| (20) | 啊呀紅票下來了 | 押票 |
| (21) | 你怎麼也有今日 | 解單 |
| (22) | 還有找你的錢呢 | 收據 |
| (23) | 險些兒大上其當了 | 代理訴訟 |

(24) 我却不怕你有筆如刀 告訴

(25) 千句話併了一句說 民事訴狀

(26) 你也不妨請教請教他 從參加人

(27) 我是分庭裏來的 通知答辯

(28) 難道還怕我不準備嗎 副狀

(29) 試一讀這篇煌煌大文 刑事辯訴狀

(30) 怎麼也自投羅網 親告

(31) 倒是一個模範法官 諭知判決

(32) 那裏好如此瞎告 管轄錯誤

(33) 都各自和盤供出 刑事被告人

(34) 包管他批駁不來 證據力

(35) 這倒是一個好消息呢 假扣押

(36) 雖說得個亂墜天花

辯護

(37) 憲台可有什麼堂諭嗎

聲請豫審

(28) 恭維得了不得

特別代理人

(39) 原是不答應呀

證人

(40) 趕碼要二十多天

公示送達

(41) 却沒有個良好結果

中止訴訟程序

(42) 你也不消假裝癡呆

偵查

(43) 我是奉聖旨來的呢

偵探

(44) 究竟撮些什麼胡柴

一定之聲明

(45) 祇開了個文明談判

和解

(46) 是否要先睹爲快啊

拘票

(47) 這也是阿狗等的造化

不起訴裁決

(48) 這不是一段趣聞嗎
決定不起訴

(49) 還有什麼救濟法兒
聲請停止羈押

(50) 故猶是爭啊
證據方法

(51) 却還慮他則甚
撤回

(52) 這妖道奇怪極了
判決正本

(53) 我倒忘却了這一層
辯訴

(54) 究竟如何結局呀
期限

(55) 你怎麼也來了
提起公訴

(56) 鬧得個半天星斗
朗讀筆錄

(57) 真個換湯不換藥
起訴處分書

(58) 打出人命官司來
上訴期間

(59) 從此獨眼竟變成瞎子了
檢驗

金 雞 墩 目 錄

(60) 你到好大胆敢殺人呵 驗斷書

● 小說 金鷄墩

(一) 哼哼我正要找你

▲ 民事第一審裁決

有一日，天色溟濛，大雨如注，編者恍惚如夢中，從上海坐那八點鐘開的滬杭快車，回到杭州，路過嘉興地方，那火車照例要停幾分鐘，只聽得「南湖菱」「南湖菱」的聲音，亂喊亂叫，正想開了窗門，拏幾個銅子出來，買他一包，嘗嘗風味，忽有人從背後氣騰騰的說道：「哼！哼！我正要找你！」嚇得編者怦怦心跳，忙回頭一看，原來是個鄉下人，纔冒着大雨，水淋淋的趕上車來，手裏還拿着一束紙，也全部濕透了；一見編者，方知道認錯了人，就慌忙作了個揖，陪個不是。編者起問緣由，那鄉下人不懂上海的白話，却瞪目咋舌，默無一言；祇將一束濕透的紙，恭恭敬敬用雙手交把編者。編者會意，就叫茶房揀烘在茶爐上，足足烘了一個鐘頭，纔得扯開細看，是一份之江錢塘地方廳構李分庭裁決

正本：

之江錢塘地方廳構李分庭民事裁決（十一年他字第一號）

裁決

聲請人張友三年三十一歲，紹縣人，現寓嘉興鴛湖旅館，農。

右列聲請人，因與李達四等，故蔭爭執，聲請備案一案，本庭審查裁決如左：

主文

本件聲請駁斥。

聲請費用，聲請人負擔。

理由

據聲請人聲請意旨，略稱：民族始祖赤松公，前扞葬來龍山金雞墩，三百餘年，歷由派下禮樂射御書數六房，輪值祭掃，相安無異，詎有現住嘉興冒充偵探李達四，串同訟棍趙星曲等，暗與革警周傳有，訂立拚約，將民始祖故山上留養蔭木，悉數盜賣與周傳有砍

衿經民族探悉，周傳有擬不日僱工往砍，恐滋事端，公推民先行來禾聲請備案，准將前
述拚約，認爲無效，免生糾葛等語。本庭查民事訴訟，原有一定程序，該民所稱各節，果係
實在，應依通常訴訟程序，提起訴訟，方爲合法，乃僅聲請備案，殊與程序不符，應予駁斥。
所有聲請費用，應歸聲請人負擔，特爲裁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之江錢塘地方廳構李分庭民事庭

推事高鏡明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周鼎文

編者看畢，就用紹興土話，問那鄉下人：「你是紹興人，姓張名友三嗎？」那鄉下人便答
道：「是的，是的。」他正將訴訟事件，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不料嗚嗚的響，火車已到杭
州城站了。

(2) 怎麼拉我到西興來

▲訴訟代理人

張友三自杭州城站下了車，急忙想到西泠旅館，找那做狀的人，却被那與客茶房，拚命的亂叫，什麼城站旅館啦，甯紹旅館啦，又什麼滬杭啦，迎賓啦，維新啦，清泰清華啦，吵個不休；霎時間，頭昏腦悶，一直衝撞出來，隨口回答道：「我到西泠旅館！」西泠旅館！「正匆促回答時候，又被那啦洋車的人，說什麼兩角角子啦，一角十三個銅子啦，二十七個銅子啦，纏擾得不得了；友三就不管青紅皂白，跳上車子，像是鳥飛馬跑，鏗！鏗！鏗！不多時，便到江干西興旅館，拉車人停了車，汗淋淋的靠在旅館門口，許久，忽厲聲叫道：「客人快給我車錢！車錢！」不料友三下車後，便向西興旅館裏的賬房，問起有無紹興姓鄭的客人，住在這西泠旅館內那賬房已一五一十的告訴他清楚，「此地是西興旅館，不是西泠旅館，沒有姓鄭的紹興客人。」急得友三火從心起，劍手怒目的，反向那拉車人罵道：「馱子！怎麼拉我到西興來？」那拉車人也就氣憤憤的回罵道：「豬頭三！」

怎麼西興西冷，自己說不清楚，倒還罵我馱子？」你一句，我一句，吵得旅館裏的客人，都生了滿肚皮的氣，一個個出來，罵幾聲「王八蛋」「胡鬧」，事有湊巧，在這當兒，剛剛友三的堂叔張銘新，也住在這旅館內，走了出來，瞥見是他姪子與人吵鬧，忙來排解，先把那拉車人兩角十個銅子，打發開去；一面將姪子拉到自己住的第十五號房間內，問其來杭緣由。友三沒有法子，只得嚥下幾口氣，從頭告知他阿叔如此如此。他阿叔銘新纔知道自聞金鷄墩坎山上的蔭木，被李達四等盜拚與周傳有砍斫後，族裏大起公憤，公推友三爲訴訟代理人，往攜李分庭聲訴，友三便當日起程，第二天纔到嘉興，剛要到分庭去看過情形，却無意中撞着個讀書先生，自稱姓鄔名侑，曾充律師，和那樂房子處，是個同母異父的兄弟，力勸友三，不如先備個案，十包九准，那做狀的公費，說定墨銀二十元，如果批駁不准，情願當個白差，分文不取。當時要友三先付十元，友三亦會慮及，伊是個初交朋友，那裏就好交給銀錢；但是和叔叔子虛，既然是個兄弟，總不怕他沒有着落；而且他還帶了家眷，許多行李在此，狠像個大律師的身分，堂堂皇皇，諒不致有什麼滑頭。

把戲，所以毫不狐疑，就答應了他。到了昨夜，他說起今日十點三十一分鐘，要和內人，坐特別快車，往杭州去遊湖，寓的是旗營西泠旅館，一星期後，由甯波回轉嘉興，倘有什麼公文送達，儘可到西泠旅館接洽；故友三接到裁決正本，知已駁斥聲請，冒雨趕上車來，誤到西興。這時候，原來拉車人已走脫，那友三還是個心魂不定的，要到西泠旅館去，找那個做狀的鄔侑，銘新也不便再去留他，就代他另僱了一輛車子，噹！噹！噹！馳往旗營而去。

(3) 你的鳥沒有耳朵

▲傳票

本日嘉興地方，雨也很大，天氣自然又冷了一點。嘉禾客棧裏，有一位客人，姓鄔，名侑，號佑人，就是替張友三做狀的那位先生。他是住在樓上第三十二號房內的，同伴有一女郎，名喚可卿，年方二九，姿色倒還不差。二人本已約定，今日同坐上午快車，到杭州去逛一逛西湖，不料昨夜在嘉禾地方，玩的太盡興，精神非常困倦，以故日上三竿，還沒有聽

見他們兩人的動靜，直至車聲隆隆，快車過了嘉興，女郎方纔驚醒，慌忙走起，洗臉，漱口，掛好帳子，連聲叫道：「鄒先生！鄒先生！」快起來！」那鄒先生好夢正濃的時候，任你怎樣直叫，祇聽見他說：「冷！冷！」翻個轉身，把被頭蒙首，又呼呼睡着了。女郎恐誤了歸期，舊歷十八日，趕不到甯波，不免要鬧出岔子，便老實不客氣，用雙手掀起被頭，連推帶叫道：「老鄒！你還不起來，上海早車，差不多要到城站啦！」那鄒先生被他糾纏得沒法，祇得勉強起來，正披上棉袍，叫茶房打臉水，沖茶，買點心，忙得不了。忽有一人，平白地跑到門口，指問女郎，「他就是烏侑嗎？」女郎未及回答，鄒侑已走出門外，先問那人：「有何貴事？」原來那人就是個司法警察，姓馬，名金鏞，攜李分庭包檢察官崇拯，差他來傳烏侑的。馬法警隨向鄒侑答道：「包檢察官要找你，去，今日下午一點鐘開審，有傳票在此。」鄒侑莫名其妙，隨口詰問道：「我鄒侑從來不犯什麼法，傳我去作甚？」馬法警狠不願意的答道：「你自己去看吧！倒底是犯什麼法，自然明白。」當將傳票從身邊取出，給鄒侑看。

案關刑不事准需索分文

第一五號

江錢塘地方廳李分庭傳票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檢察官包崇拯	備 如無正當理由不到者得命拘提	被傳人姓名		民國十一年檢字第五	
			烏 信		號張子虛等販賣鴉片烟一案	
司法警察 馬金鏞	書記官 王敦義	應到 處所 李分庭	應到 時期	住址	職業	年齡
			十一月三日下午一時	嘉禾旅館第三十二號房內		

此票由被傳人到庭繳銷附卷

鄔侑略看一過，忙答道：「不是！不是我姓鄔，不是姓烏，我的鄔是有耳朵，你的烏沒有耳朵，怕不是我。且像是兩張票子，却併做一張，又弄得顛顛倒倒，祇填寫了一張，那一張空白的，一個字沒有填寫，倒是大大一個疑問。」法警馬金鏢知道他沒有見過新式傳票，便將傳票回證撕下，分別指示道：「這張是傳票，應歸書記官作成，交由被傳人到庭時繳銷；這張是傳票回證，應歸被傳人或送達人自己填寫，由我帶回繳銷，沒有什麼疑問。烏字右邊，却少了一隻耳朵，大概是書記官一時筆誤，把耳朵脫落的，那百家姓你總讀過，是不是祇有鄔沒有烏呢？而且你住的旅館，和房間號數，都對同的，怎麼說不是你？」鄔侑又答道：「怎麼沒有烏？郝鄔安常的鄔有耳朵，烏焦巴弓的烏沒有耳朵。」兩人正在辯駁不休，忽喇的一聲，像是樓板坍下，又撲通一聲，像是有人跌下去，鄔侑就乘間走脫。

(4) 不是王王氏是黃王氏

▲臨時訊問

再說包檢察官崇拯，自昨夜九點鐘，略問告發人周富有，發覺張子虛等販賣鴉片烟情形以後，本定今日下午一點鐘，傳到被告張子虛、鄒侑，證人阿大等到案，再行嚴密偵查。那知道辦公室裏的自鳴鐘，已鏗鏘的敲了兩下，只有張子虛、阿大兩人報到，那鄒侑的傳票回證，尙沒有繳銷，心裏好不焦急，便叫王書記官敦義，令司法警長賈人望，探究緣由。王書記官方按鈴，叮！叮！叮！叫公役來，那馬法警金鏞，已躡足的一步步走到檢察官辦公室，三不像的行個立正禮，向包檢察官口頭報告道：「金鏞上午到嘉禾旅館，傳喚鄒侑，因傳票內寫的是沒有耳朵的鳥，不是有耳朵的鄒，鄒侑拒絕收受，金鏞正力與辯駁間，不料忽喇的樓板坍下，金鏞跌下樓來，一時昏悶不省人事，比醒覺，那鄒侑已不知去向，只帶鄒侑的妻鄒氏來庭候訊，云云。」包檢察官聽說後，不覺皺眉蹙額，歎了一口氣道：「咳！一弄糟了，真個跌下樓去。」忙叫王書記官預備案卷，自己便大方步的搖搖擺擺，走到偵查處，先點呼鄒侑妻鄒氏到案，開始臨時訊問。

問，你是鄒氏嗎？

答，不是鄒氏，是黃王氏。

問，是王汪氏呢？還是王黃氏呢？

答，不是王汪氏，也不是王黃氏，是黃王氏。

問，你說是王王氏，豈不是夫家姓王，娘家也姓王嗎？

答，夫家姓大肚黃，娘家姓三橫王，不是王王氏，是黃王氏。

問，據你說來，你不是鄒侑的妻了？

答，不是。我夫姓黃，名夢華，我是夢華的妾，向住寧波江北岸花園街，鄒先生是我夫的表弟，此次邀我遊覽西湖，故同來的。

問，那鄒侑既是你夫的表弟，你怎麼叫他鄒先生呢？

答，人多叫他鄒先生，故叫先生。

問，鄒先生販賣鴉片烟，你知情的嗎？

答，不知情。

問，據周富有來告發，鄔侑昨晚收拾行李，有茶房阿大瞥見那箱子裏，放有烟土數包，你的衣服，舖在上面，怎麼好賴說不知情呢？

答，我的衣服，也是鄔先生替我放的，我怎知情？

問，那張子虛昨晚與鄔先生說過些什麼話？你可知道。

答，不知道。

問，那鄔先生到什麼地方去了？

答，也不知道。

正點呼張子虛到案，預備繼續訊問，包檢察官忽然翻個眼兒，像是猛省著一樁緊要事件，急命退庭，吩咐站庭法警，快備大轎！快備大轎！……

(5) 怎麼不見烟土

▲實施搜索

哼！哼！喂！喂！走開！走開！——
蹀蹀！蹀蹀！——
蹀蹀！蹀蹀！——
蹀蹀！蹀蹀！——
祇見那嘉禾旅館門口，男

男女女，像是蜂擁一般，人聲嘈雜，說什麼包檢察官來了。纔下了轎，那經理金朗齋忙接至會客廳，略用茶點，不多時，包檢察官便親往樓上第三十二號房內，指揮司法警察，傾筐倒篋，實施搜索了一番，却沒有什麼烟土。包檢察官掙那圓滑滑的眼睛，想了一想，急問經理：「怎麼不見烟土？茶房是誰看管的？」經理忙問茶房：「誰看管？誰看管？」嚇得茶房阿富捏了一把汗，暗想那背地裏做的事，怎麼發覺了，忙答道：「小的看管，小的代看管；」因茶房阿大早奉傳候審去了。「包檢察官就詳細的問：「那郎侑有無湮滅證據情事？」阿富纔大胆答道：「沒有，小的早把房門鎖好，郎侑沒有進來過，誰都知道的。」包檢察官又掙着眼睛，想了一想，覺得沒有什麼疑問，立即回轉分庭，三腳兩步的，走到偵查處，點呼那茶房阿大到案。

問，你是茶房阿大嗎？

答，是。

問，你總有個姓的，是姓什麼？

答，姓章。

檢察官聽說是姓章，心裏像有些疑慮，想着剛纔問那黃王氏，說什麼王汪氏啦，王黃氏啦，又什麼王王氏啦，瞎鬧了許久，纔問個明白，便繼續的，

問，是弓長張呢？還是立早章美女姜呢？

答，聽說是文章的章。

問，你說是文章的章，那末就是立早章了。

答，就叫立早章。

問，你昨夜對周富有說起，鄔侑箱子裏帶有烟土，今早本檢察官已去搜索過，怎麼沒有？

答，小的確是看見過的，如果沒有烟土，他怎麼桃之夭夭。

問，你說張子虛也是共同販賣的人，你怎知道？

答，小的祇聽見張子虛和鄔先生說，什麼賣得好，總有八九百塊錢，又什麼還是放在你箱子裏好，這幾句話。

又點呼張子虛到案。

問，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原籍那裏人？住什麼地方？今年幾歲？慢慢說來。

答我姓張。

檢察官聽至此，接着的，

問，你是姓弓長張，不是立早章嗎？

答，我姓弓長張，名叫子虛，紹興人，住東鄉張店，今年四十七歲。

問，那鄒侑向來認識否？

答，他是紹興城裏人，住在財神街的，和我是兄弟，怎麼不認識？

問，你姓張，他姓鄒，怎麼是兄弟？

答，我和他是同母生養的，怎麼不是兄弟？

問，既是兄弟，怎麼不同姓呢？

答，我有我的父，他有他的父，我父姓張，他父姓鄒，自然不同姓。

檢察官問至此，覺得麻煩起來，心想他父母的事，有什麼關係，因此就事歸正傳。

問，那鄒侑販賣烟土，你知情的嗎？

答，不知情。

問，你既不知情，爲什麼和那鄒侑說起賣得好總有八九百塊錢的話？

答，我說坎山上的蔭木，賣得好總有八九百塊錢。

檢察官聽了這話，覺得情節奇特，很有研究的價值，接着，便細細的，

問，爲什麼要說起這坎山上的蔭木？

答，我撞着張友三，說那狀子是鄒侑做的。

問，什麼狀子？

答，聲請備案的狀子。

問，備什麼案？

答，我始祖坎山上的蔭木，被李達四盜賣了，故叫張友三來，先備了個案，免得多事。

問，既有張友三來備案，爲什麼要你跑到嘉興來？

答，爲的是沒有音信，族裏叫我來探聽的。

問，你爲什麼又和那鄒侑說起還是放在你箱子裏好這句話？

答，他說明早要到杭州去，把宗譜交還我，我說還是放在你箱子裏好。

問，那宗譜做什麼用？

答，打官司做憑據的。

問，你的話是實在嗎？

答，實在。

檢察官問畢，便拏起硃筆，在那點名單裏，張子虛黃王氏名下，橫斜的劃了兩劃，下邊寫交保兩字；又在後面，大書特書的，寫了候函請山陰分庭，協傳鄒侑到案，再行訊問，幾個大字，踉蹌退庭。

(6) 我看你跑得那裏去

▲判決確定

夕陽西下，暮煙四起，祇見張友三已捨車徒步，找遍了旗營，沒有西泠旅館；心裏十分懊惱，正像發了癩病，白痴痴的，看那青年會的鐘，已到了四點三刻，忽見有一部車子，挨肩過去，裏邊坐的，像是鄔侑模樣，忙高聲叫道：「鄔侑！你怎麼纔來……」那鄔侑聽見有人直呼他的姓名，心中怦怦的跳，怕是馬法警追蹤到此，拚命叫那拉車的人，快！快！那拉車的人，就死命的跑，誰知道友三也捨命的趕，到了迎業旅館門口，竟被他一把扭住了車子，惡狠狠的怪喊道：「鄔侑！我看你跑得那裏去……」那鄔侑吃他一喝，好像個冷水澆背，渾身活活發抖，說什麼「我沒有跑，沒有跑……」怔了半晌，纔回頭一看，知道趕的不是馬法警，是張友三，便換個笑臉，向友三辯道：「我不是跑，我和你到西園去吃茶，說個明白。」那友三鼻管裏哼哼響了兩聲，搶着道：「怎說還不是跑？」正繼續的述那叫快快的情形，猛不想那張銘新也坐着車子，來找那西泠旅館，劈見了張友三，忙大聲的叫友三！友三！那張友三祇回叫了一聲，新叔叔就指着鄔侑，向銘新告訴

道：「他就是鄔侑，他纔來，還想跑呢！」銘新却莫名其妙，祇爲自己接着一封家信，說什麼金老頭兒告我們欠債的案，早已判決確定，聽說要派書記官來執行，封房子，點傢伙，怕得不得了，忽然想着那鄔侑曾充律師，他總知道吃官司個竅門的，不如托他去設個法兒，却等到四點多鐘，還不見友三回來，所以他也趕到此地，一聽說那位就是鄔侑，忙下了車，對那鄔侑問個尊姓大名，說許多久仰久慕不相干的話，氣得友三面如豬肚，銘新纔回頭來勸友三：「這算什麼事，還是一齊請到我那邊去，暫時休息休息吧！」鄔侑聽說這話，簡直是替他解了圍，忙答道：「好的，好的。」銘新就再僱一部車子，把友三也拉得去。一忽兒，到了西興旅館，銘新叫茶房開了門，沖茶友三此時一肚皮的氣，再也忍不住，開口便說：「新叔叔！他拿了我十隻洋去，見了我，還想跑呢！」不料銘新祇裝着沒有聽見，儘管說那自己欠債的事，總要請鄔先生想個法兒的話。友三又不好意思半路攔了叔叔的話頭，只好啞口無言，坐那床上，聽鄔侑追問他叔叔一句：「欠的多少債？」他叔叔說：「欠十隻洋。」鄔侑便笑嘻嘻的道：「這事很容易，不過還了十隻洋，就包你沒

有事。」他叔叔又說：「真的沒有事，那末就還他罷了，有什麼了不得？」直到這話說完了，他叔叔纔轉個臉，來問友三：「剛纔是爲什麼呢？」鄒侑却不等友三開口，忙接着道：「爲的是周傳有的阿哥周富有，聽說你們告他阿弟的狀子，是我捉刀，就誣告我和我的表兄子虛販賣什麼鴉片，這事好不冤枉，檢察官竟信以爲真，傳我去對質，幸虧我還略懂些法律，鬧了許久，我纔坐那慢車到杭州來，我的內人，丟在嘉興還不知下落呢！」友三聽說這話，一肚皮冤氣，早拋到半天去，倒反軟着心的說：「你怎麼不告他誣告？就這樣吃虧到底呢？」正慰問時，那茶房已一碟一碟，把小菜擺好，說什麼請客人吃夜飯了。

(7) 我倒要試一試辣手

▲刑事訴狀

「咳！咳！這事怎麼講起？」鄒侑說至此，沉吟了半晌，又接着道：「怕祇怕好漢吃了眼前虧，我當初想那周傳有等，都是同鄉人，大家容易碰到，所以不肯放出辣手來，勸

你先備個案，誰知道……」友三聽着備案的話，正觸動了自己的心事，忙立起，捉了襟，向腰包裏尋來尋去，檢出一紙已濕透過的裁決書來，悻悻的道：「那聲請備案的狀子，已批駁了，你看！你看！」鄒侑接下，略看一過，却徐徐答道：「這是我肯放出辣手的緣故，否則……」銘新聽見這話，很覺得奇怪，便從旁問道：「辣手究竟是怎樣的呢？」鄒侑嘆了一口氣，答道：「聲請備案的話，簡單說一句，無非要官廳裏先曉得有這樁事，准也好，不准也好，我總先告過他，官廳裏已有了這么一樁事，若要放出辣手呢，那末就要正式起訴，虛坐實究了。」友三聽說至此，便插口道：「打到官司，還有什麼客氣，自然要用辣手。」銘新也答道：「自然要虛坐實究，纔分個黑白。」鄒侑聽了這話，遂挺胸凸肚，擺出那訟師的架子來，冷笑道：「這不是吹牛皮，我倒要試一試辣手，給他們看看，纔知道我鄒侑的厲害呢！」友三怕他又要說起公費，忙攔他一句：「鄒先生！我們不給另外的錢啦！」鄒侑聽見這話，那裏受得去，便立刻起來，把袖子一拂道：「這是什麼話？誰再要你的錢？你們簡直替我報仇，怎么還說錢呢？」三人計議已定，友三就預備明天回轉嘉興

再遞訴狀，忽想着頤香齋的點心，到處有名，落得湊便買他一點，送送人情，忙拉新叔叔同去。那鄔侑也就叫茶房添水磨墨，自己在那房間裏，踱來踱去的，走了一會兒，就擲起筆管，醮濃了墨，像是春蠶吃葉的聲音，瑟！瑟！瑟！瑟！隨手寫下這一篇刑事訴狀的稿子。

告訴人張友三，年三十一歲，紹興人，現寓嘉興鴛湖旅館農。

呈爲盜賣坎蔭，叩請律辦事。竊民族始祖赤松公，遺有坎山一方，土名來龍山金鷄墩，向由族內揆房輪管，相安已久。不料有冒充偵探李達四，竟串同著名訟棍趙星曲，將坎山祖墳山上留養蔭木，悉數賣與革警周傳有砍斫。似此暗串盜賣，實犯刑律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二款之罪。倘非按律究辦，何以懲不法而安善良。再李達四等，經民族探悉，現均逗遛汪店爲此公推民來禾告訴，叩請迅予律辦，幽明共感。此呈
監督檢察官公鑒。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

日，告訴人張友三

鄔侑正脫稿，口喃喃的，像是自己稱贊得不了，那銘新和友三，早已回來，剛聽得那守更的人，已鎗——鎗——敲兩下子，忙招呼鄔侑快睡了罷。

(8) 不識字就打個拇印吧

▲傳喚被告

汪店在嘉興的南鄉，也算個最大市鎮，一般遊手好閒的人，多逗遛此地。東巷王老娘家，有養媳采蓮，向與周傳有姘識，以故傳有的朋友，李達四、趙星曲等，常出沒其間。達四的曾祖，官名芹香，本是個永嘉縣人，不曉得考取了一個什麼貢，居然做過虞賓縣學裏的訓導。他有兩位少爺，長名家龍，次名家駒，後因洪楊擾亂，上虞失守，祇聽說李訓導就盡了難，葬在某山金鷄墩。家龍不知去向，家駒避難到了麗水，娶某武生女，生一子，名兆熊。強幹過人，某管帶招爲排長，後奉調移駐紹興，足足有十餘年，曾娶一妾，小名阿素，生達四。達四年十二，卽喪父，阿素改嫁徐店徐阿福爲後妻，阿福前妻吳氏，遺有一女，名喚巧妹，就許給達四爲室。巧妹生性悍潑，且好闊綽，達四每月收入有限，那裏夠他揮霍。適周

傳有世居周塢，離金鷄墩坎山不遠，素知這坎山上養有蔭木，已好及時處分，托賴星曲來說合，所以達四滿口允許，就請星曲爲中代，由傳有署名，立了一紙拚約，將金鷄墩坎山上的蔭木，拚給傳有砍斫。那知合該多事，張店張銘新等，認該坎山爲伊始祖赤松公遺產，竟公推張友三來禾備案，請將傳有所立拚約，認爲無效；事被傳有所聞，係鄔侑暗中主持，就商同星曲和胞兄富有等，偵知鄔侑有販賣鴉片情事，先發制人，由富有具名告發。本月五日，傳有等五六人，得悉友三的聲音請備案，已遭駁斥，那鄔侑亦已乘間脫逃，正歡喜得不了，興高彩烈的，在那王老娘家裏，大打麻雀。星曲哈哈的笑，連說：「白板開槓！開槓！」傳有就接着道：「老二（卽星曲小名）倂！倂！倂！三個紅中啦！」又有一人，却期期艾艾的說道：「傳……傳……傳有——紅……紅……紅中，來——來這……」一句話兒沒說完，猛不防突然來了個法警，嚇得許多人，逃的逃，避的避，和那篩糠簸戰的一般，都索索發抖；幸虧這位法警，和傳有達四都有些交情，達四忙出面招呼，說幾句對不起吃酒吃酒的客氣話，傳有也笑臉的陪着道：「馮先生，真來得湊巧，就請這裏吃夜飯吧！」隨口

就叫「老大呢？去買酒！買酒！」馮法警一來礙於情面，二來又不是爲捉賭跑到此地；祇得和平的答道：「不必，不必，我倒要問你，信趙星曲也來這裏嗎？」這時候，星曲正躲在采蓮房內，忽聽着那法警單獨問起自己的姓名，心裏兀的一跳，拚命側着耳朵，在隔壁細細的聽，好得傳有倒還機警，先問那法警一句：「有什麼事找他？」那法警就擎出一張傳票來，指着道：「祇爲這張友三告你們盜賣坎蔭，有他的名字在內，此案明日下午訊問，叫他在這傳票回證裏，當面打了一個押，沒有別的。」老二聽說這位法警，是爲傳喚被告而來，並不是來捉賭的，就大胆出來，拱手道：「我就是星曲，那塊金雞墩坎山，本是老四（即達四小名）祖上的，老四把自己祖坎山上的蔭木，拚給與傳，有一個願拚，一個願受，我不過在旁做個中代，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怎麼好告我們盜賣？論理應該告他一張誣告纔是呢！」馮法警忙阻道：「誣告不誣告，我們不管的，時候不早，識字的自己簽個名，不識字就打個拇印吧！」

（9）我怎好不同去呢

不回去呢？」星曲「瞧那份裁決正本上寫着：

之江高等審判廳民事裁決十一年抗字第三十八號

裁決

抗告人周傳有，年三十歲，紹縣人，住周塢，前充水警。

右列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蠡城縣公署，就抗告人與邱王氏等爲借款糾葛一案，所爲之批示聲明抗告，本廳審查裁決如左：

主文

本件抗告駁斥。

抗告費用，抗告人負拒。

理由

抗告人抗告意旨，略稱：按現行法例，債權人祇對於債務人得行使債權，不得要求第三人無故負處理或賠償責任；乃邱王氏等，因周小奶所開祥記酒店，欠伊借款，捏稱抗告

人爲教唆，經抗告人狀請摘釋，原審反批令應妥爲調處等語，於法未當，請撤銷原批示，准予摘釋，云云。本廳查邱王氏等，既以抗告人爲共同被告，依法起訴，該抗告人如與祥記酒店，果無若何關係，儘可於開始辯論時，出頭抗辯，靜待裁判，乃逕行狀請摘釋，顯與程序不符，原審予以批駁，尙無不合。至批及應妥爲調處等語，無非以該抗告人與周小奶分屬兄弟，於情理上應妥爲理息，免啓訟端，並非調處不協，法律上遽應負賠償責任。本件抗告，實無理由，應予駁斥。所有抗告費用，歸抗告人負擔。特爲裁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之江高等審判廳民一庭

審判長推事，湯執中，剛

推事，諸葛愼，剛

推事，權其衡，剛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金楷

云云。星曲瞧完了，便問傳有道：「信裏可曾提及審期嗎？」傳有答道：「沒有提及。」星曲就接着道：「那末過了幾天去，也不致誤事，爲的那張友三所告盜賣坎蔭案，是一樁刑事，如果不到案，法官就要行文拘提，不比那民事案，還好藉詞推托推托，且達四有祀簿在手，曾載明芹香公遷葬金鷄墩字樣，證據確鑿，不過三言兩語，就完結了，何必急急的就跑回去，弄得東邊救火，西邊打水，兩頭不照應呢？」達四也從旁插道：「不錯，不錯，我也本想告假回去，如今祇好作罷了。」

(10) 落得把自己改了個姓

偵查終結

叙事至此，試將前段所述那件借款糾葛案，周傳有提起抗告的原因，補敘出來，便知道傳有之急欲回紹實有難言之隱。原來周祥記酒店，本是傳有和小奶兩人，合夥開設，那邱王氏等借款，也全仗傳有的聲勢，四方拉攏而來。那知纔開了半載，傳有的水警頭銜，

已因事革却，爲運動復職計，不得不將合夥資本，暫行挪用，因之營業上大受打擊，虧耗甚鉅。邱王氏等遂向蠡城縣公署起訴，傳有恐被拖累，堅不承認爲合夥員之一，狀請摘釋，却爲該縣批駁不准。滿望抗告結果，得如所願，不料接到裁決，又被駁斥，所以急欲回紹再圖補救之策。雖經星曲等一番勸阻，在傳有總覺得攻蔭事小，借款事大，一則盜賣不盜賣，責在達四，自己還容易擺脫；一則合夥不合夥，責在自己，那小奶斷不負二重債務；傳有是個工心計的人，烏有不自權利害，舍輕就重之理？好容易強留了一日，與達四等偕往攜李分庭應訊後，知這攻蔭案，已沒有什麼重大關係，就逕搭火車回紹去了。達四見傳有已去，便和星曲同回汪店，一路之上，所談的無非是臨時訊問經過的情形，笑話百出，一般人民訴訟知識之幼稚，已可概見，不妨摘錄一二，助助閱者興味：

（達四）星曲我倒要問你一句話，我明明姓李的，爲什麼檢察官問我幾句之後，又問我姓趙不姓趙呢？

（星曲）老四！怕是你自己聽錯了，我沒聽到過問你這句話呢。

(達四) 倂！倂！你還說沒聽到過這句話，當那檢察官問我年齡籍貫職業識字不識字之後，不是就問我姓趙不姓趙，我還回答他一句，不姓趙嗎？

(星曲) 哈哈！你真聽錯了，他是問你信教不信教，不是問你姓趙不姓趙呢。

(達四) 我還有一個疑問，要來請教你在法律上講起來，我們叫被告，張友三是叫什麼告？

(星曲) 民事，叫原告；刑事，叫告訴人，不叫什麼告。

(達四) 否，否，檢察官剛要叫友三坐下的時候，我明明聽着那法警傳諭道：什麼告，要反坐。

(星曲) 咳！你又誤會了，他是說誣告要反坐，就是說誣告的人反要坐罪的意思，你怎麼訴訟上口頭禪的名詞，都全不懂呢？

(達四) 不是，不是，誣告兩字，我懂的，我沒有聽明什麼告，所以誤為法庭上的坐法也有一定，被告，怎樣坐，什麼告，又怎樣坐啊。

閒話不贅，且說星曲等同回汪店之後，因傳有已逕自回紹，免不了要到王老娘家裏去通知一切。老大聽說張友三所告的那件坎蔭案，已偵查終結，當庭諭知不起訴的話，就忙不迭的擺起小菜來，要留星曲等吃一杯賀喜酒。正七嘴八舌，說起達四要回里訪友的時候，忽有一小孩跑進，揪住星曲的衣襟，連聲叫道：「爹爹！爹爹！電報來東哉！媽媽嘔儂居去啦！」星曲低着頭問那小孩道：「電報呢？」小孩隨將電報遞給道：「來東！」星曲接來一看，却是「岳母病故速歸」六個字。不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暗想道：「我岳父遺下偌大財產，好容易謀佔不成，現岳母既故，沒有立嗣，落得把自己改了個姓，作他繼子，豈不是岳家產業，就好一古攏兒歸了我，他族裏都是不三不四的人，不懂什麼法律，若說起兒婿相當的話，還怕不答應嗎？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那裏好錯過呢？」主意已定，忙掉過頭，對達四等說道：「事實湊巧，我也要回去了。」老大還問道：「你也和達四一般，要回去看朋友嗎？」星曲搖頭答道：「不是，我的岳母死了，理應回去。」說罷，就順手把小孩抱起，大踏步走出，那小孩却也舉起小手，抱住了星曲的頭兒，媽長媽

短，說個不歇，漸漸的聽不着了。

(五)我也不曉得怎麼樣

▲不起訴處分書

光陰如水，轉瞬即逝，郎侑在西興旅館，忽忽已過了兩夜，心想：「我送張友三上車，是昨日早上六點鐘，不過兩個多鐘頭，可到嘉興了，怎麼今晚還沒有信來，我看友三是個忠實的人，斷不致忘却了我托他的事，莫非可卿等都已押在看守所，不許他接見不成，咳！就是沒有接見，也應該給我一個回信，免得人家掛念纔是。」說着，正想往銘新那邊去，和他討論討論，究竟是什麼緣故，猛省着他已今早動身回去了，那裏還好去和他討論這事呢？遂不覺擡頭自歎道：「我郎侑怎麼心神恍惚，弄倒這步田地？」這時候，郎侑左思右想，不如往同棧的客人房間裏去，談了個天，倒好解解愁悶，却不料方走出自己的房門外，便聽着許多客人的口音，說的都是上江土話，什麼「儂」，「考」，「末裏」，「格啦」，「曷麼」，「估塊」，「噯哩咕嚕」，他們自己都弄不清楚，那裏還好再去插嘴呢？這麼一轉念，祇

得掉過頭來，仍回轉自己房間裏去；剛待跨入房門，忽聽得有一封張友三寄來的快信送到，那送信郵差說要賬房裏蓋個戳記，聲達戶外。鄒侑忙趕來問道：「信呢？信呢？」賬房隨口答道：「在這裏，這裏，鄒侑人就是足下的大號嗎？」鄒侑又忙答道：「不錯，不錯。」接過信來，拆開一看，纔知道包檢察官曾到嘉禾旅館裏去搜索過，沒有什麼烟土，子虛可卿等，都已由姨丈江瑚具狀保出，同住在姨丈家裏；旅館內的行李，也一擄括子搬過去了。心裏一塊千斤石，不覺頓時放下，暗暗自喜道：「那箱子裏確實有幾包烟土的，怎麼搜索不出來，難道我鄒侑的祖宗顯了聖，蓋地的擄去不成？俗話說得好：『丟了錢財，免得災晦。』還是我鄒侑的運氣呢？」說着，就雇了車子，逛大世界而去。連續的逛了三四夜，屈指一算，差不多已化了四五隻洋，未免太不經濟；轉又自悔道：「早知搜不出什麼烟土，我何必跑；但既跑到此地來，倒又不好轉去。」正獨自個肚皮和背脊在那裏商量，忽聞賬房裏有人回答道：「鄒先生還來這裏，來這裏。」一霎時，茶房就來報告，「外邊有一位姓張的客人，來看鄒先生，請問見不見？」鄒侑便問茶房：「是不是從前來過的那位客

人呢？」茶房想了一想，答道：「是的，來過的，就是你先生送他上車的那個紹興人哪。」鄒侑聽說友三來了，忙出來道：「辛苦！辛苦！」不料友三便劈口怪道：「怎麼你也不懂章程的！民事啦！刑事啦！起訴不起訴啦！一背子弄不清楚。」鄒侑呆了呆，還問道：「那樁事究竟怎麼樣了？」友三有些不耐煩，佯作不知的答道：「我也不曉得怎麼樣。」接着，便從衣袋裏，取出一紙書來，交給鄒侑，口裏還連珠價的說：「倂！倂！你自己拿去看看吧！」鄒侑接下一看，內容是這麼寫着：

之江錢塘地方廳李分庭處分書

告訴人，張友三，年三十一歲，紹興人，現寓嘉興鴛湖旅館，農
被告人，李達四，年三十六歲，紹興人，住嘉興汪店，現充偵探。

趙星曲，年三十八歲，全

上，讀書。

周傳有，年二十歲，全

上，前充水警。

右張友三訴李達四等盜賣坎蔭一案，本庭偵查終結，特爲不起訴處分如左：

鄒侑看至此，不禁起了個疑問，覺得爲什麼不起訴？總有一段說明，忙問友三道：「還有後半張呢？」友三掙着眼一想，纔答道：「不錯，不錯，我給你姨丈去看過，一個不小心，被他孫子扯開來，當那國民旗子去白相了。」

(12) 請你動筆吧

▲聲請再議

鄒侑聽着友三說起會把姨丈看過的話，頓時把那處分書的事，丟在腦後，轉念到可卿身上去，不由的脫口問道：「那可卿在姨丈家裏怎樣呢？」友三瞠着眼似乎不理會，其實友三不知可卿是那個，故一時不能對答。鄒侑默知其意，就再申明一句道：「我說內人在姨丈家裏怎樣了？」友三哦哦了兩聲，接着道：「你內人啊！沒有什麼，祇說受你累不少，你太忍心一點，丟得他掉的話，我想他們都已沒有事，你也落得回到嘉興去，免得兩家掛念。」鄒侑似不好意思直說不去的話，轉口問：「那姨丈和子虛兄怎樣呢？」友三逕答道：「他們也都說起，你跑到杭州去做什麼？」鄒侑嘆了口氣說道：「他們倆那曉

得我的事情，我還要問你一句話：我內人有沒有說起要到甯波去？」友三又答道：「說過，說過，他一早想去，你姨丈怕法院裏問他要人，有些不便，勸他暫住幾天，而且他是一個女人，也不識路呀！我還聽說子虛叔就要回去，不曉得後來怎樣？」鄒侑聽至此，像是憶着一樁要事，急問道：「你的新叔叔，前幾天已回紹興了，如果子虛兄又去，你的事怎樣辦呢？」友三吃他一問，雙眉一皺的說道：「怎麼他已去了？你的姨丈會和我說起，他問過一個姓畢的朋友，說什麼刑事不起訴，不算打了輸官司，還好民事起訴呢？又說依什麼條例，告訴人也還好聲明再議，叫我和你商量商量，請他來取決，怎麼他已去了？」鄒侑接着道：「無論如何，總要看過處分書的理由，是否正當，纔好說話，你却偏偏把那後半張要緊的地方丟掉，還有什麼好商量呢？」說着，只看見那友三神色頓變，像是懊悔得不得了。鄒侑想了想，即問道：「處分書裏的話頭，你還記得清楚嗎？」友三呆了半晌，纔答道：「我記得！我還記得！他說我們的始祖赤松公，葬在金雞墩，宗譜裏原有得載入；但是李達四那邊的祀簿裏，也載有曾祖芹香遷葬金雞墩的話，照這樣看來，李達四把這坎

山上的蔭木，拚給周傳有，並沒有盜賣的意思，就不好說他是犯了刑事，究竟這坎山是誰的？應該民事起訴。」云云。鄒侑聽說李達四那邊曾提出祀簿爲證，沉吟了半晌，始作失望的神態答道：「怎麼他也有憑據的，刑事不起訴，本許聲請再議，但總要有個充分理由，纔好聲請，希望續行偵查，或付預審，或起訴，若明知沒有什麼理由，結果一定是個駁斥，倒反誤了時間，我想不如和他打場民事官司，分個勝負罷了。」友三問道：「刑事怎樣？民事怎樣？」鄒侑分別指教道：「觸犯了刑律的行爲，就是犯罪行爲，叫做刑事；譬如竊盜，強盜，詐財等，都是刑事；刑事起訴，就要科刑，如死刑，徒刑，拘役，罰金，刑律裏有規定的，違背了民律的行爲，就是不法行爲，叫做民事；民事分物權，債權，等許多種數；物權一種，又分所有權，占有權，等許多類數；你們這樁坎山案，就是所有權爭執，判決的效力，不過確認個歸誰所有而已。」友三聽了這許多法律上的話，仍舊茫然不懂，正想繼續的問個明白；鄒侑已接着道：「簡明的說一句，刑事勝了訴，他們就要辦罪；若民事勝訴呢？不過這坎山歸我們管業罷了。」友三聽至此，毅然答道：「他們盜賣我祖上坎山，

那裏好不辦罪，鄔先生，請你動筆吧！我是決意要聲請再議。」

(13) 怕的半途裏出了岔子

▲命令具保

張店一村，落純是姓張的，不下數千丁口，在紹興東鄉，是個大族。其中要算閩族代表，如族長兆華，樂房長子虛，射房長銘，新數房長春蘭等，固不乏斯文的人，但或近於庸碌，或囿於頑固，或偏於虛矯執拗，族內因此受無形的損失，已是不少。至御房長阿狗的專橫，書房長阿金的鹵莽，那就更不屑說了。惟禮房長友三，雖是個農家者流，不學無術，可是他的胸襟袒白，見義勇爲，以閩族事爲己任，倒不愧爲華姓族中出色人物，所惜涵養功淺，未免躁率任事，不無缺點；然此乃少年通病，將來飽經閱歷，意氣自平，尙不難造成一完人啊。友三的德性如是，以故久爲閩族所欽仰，此次赤松公攻蔭事起，赴禾涉訟，兆華等均推友三爲代表，這全是閩族的公意，並無絲毫私見存於其間；然而天下事有難言者，御房長阿狗，綽號是個狗洞天王，他部下有幾位健將，如阿基（綽號阿基糊塗）、阿貓

(綽號阿貓獨眼)等，以阿狗如果不出爲代表，有損天王威信，便日夜慫恿阿狗出頭反對；幸而書房長阿金，是個有名的大炮，不開口則已，一開口便是個打字，族人因稱爲金大炮，癩痢奶是他的阿弟，都是崇拜友三的人，那容得阿基等從中播弄，以暴止暴，因之友三的代表，安然產出，這是從前公推代表時的情形，不再細述。且說族內自公推友三赴禾涉訟後，一般人的逆料，以爲如此盜賣故蔭的大案，不日卽有雷厲風行的公文下來，將李達四等一個個按律究辦，那知盼望了多日，却不聞有什麼好音報告族內，惹得狗洞天王等乘機而起，大唱其反對論調，其時射房長銘新，適因金老頭兒訴伊欠款案，往金某舅父處交涉未歸，春蘭等知此事無可延緩，便重開會議，另推藥房長子虛，帶了張氏宗譜，親自赴禾協同友三辦理一切，迄今已有多日，仍不見有下文。原來這時候，子虛方因販賣鴉片的嫌疑，命令具保，那友三又因聲請備案之駁斥，匆匆趕往杭州，和郎侑大辦交涉，那裏還有閒工夫，將涉訟經過的情由，細細的修函報告，所以春蘭等也都狐疑起來，有的說：「友三的辦事，向來言行如一的，怎麼此次辦起大事來，倒反顛預如

此」有的說：「否，否，怎麼子虛兄也沒有信來，怕的半途裏出了岔子。」有的說：「子虛和友三都是一樣的人，沒有出過大門，見過大場面，那裏好和李達四等對敵，我還怕他們上了大當，去得來，回不轉呢？」夾七雜八的，說了許多閒話，好得都是接近友三這邊的人，手臂朝裏屈，沒有一個肯說自己推舉的不好。那阿貓獨眼却是不客氣，大加責備道：「我本說友三等沒有這能力的，不如阿狗天王親自出馬好，你看我的眼光如何，像這般不負責任，究竟是勝是敗，連回信都不給我們一個，還推舉什麼代表呢？」阿基糊塗也推波助瀾的接着道：「對呀！我們的天王沒有去，還有誰幹得下這樁大事，這都是他們所謂人才主義的好處，我如今纔曉得人才是這樣的呢！」紛紛議論了一二日，忽聽說銘新的妻倪氏，已接到伊夫在杭所發的家函，曾說起友三等在禾涉訟情形，及近來現狀；這纔明白遲延報告的原因，實爲周傳有等誣陷所致；一時觸動公憤，倒反各棄閱牆之嫌，來禦外侮。本擬大開會議，另籌救濟之策，祇因銘新函內，已述及明日起程回紹的話，遲早也不爭這一夕，不如俟銘新歸來，當面問個清楚，再從長計議，因此也就中止了。

(14) 擺總要十隻多洋呢

▲訴訟費用

水一灣，山一角，數椽茅屋，籬菊晚開，真是一幅絕好的鄉居秋景。有小孩三四人，傍籬砌石，像個小灶，方拏柴取火，百忙中學作晚餐模樣。忽見張銘新往籬邊走過，突有一小孩，現出一種非常歡迎的狀態，跳腳攬手，連聲不住的叫：「爹爹！——爹爹！」沒有歇口，隨即先跑到自己家裏，氣喘喘的叫道：「姆媽！——姆媽！——爹爹居來哉！——居來哉！」說着，又匆匆趕出門外，一把拖住銘新的左手，仰着面，笑嘻嘻的叫道：「爹爹！——跌不倒呢？跌不倒呢？」這時候，銘新妻倪氏，已蓮步婀娜，走到堂前，見了他丈夫，頓時露出賭氣的樣子，祇管拿着一塊抹桌布，東揩西拭，不去理睬，聽見那小孩問起不倒翁的話，就破口罵道：「有什麼跌得倒，跌不倒，倒灶人家，連房子都要沒得住了呢！」銘新聽說這話，祇得囁嚅不言；繼思倪氏和他賭氣，總是爲那金老頭兒聲請執行的事，不得已，柔聲發問道：「金老頭兒的錢，已還了他嗎？」倪氏冷笑一聲，說道：「祇欠人家十隻洋，落得見諒些，討讓點先

還了他，你却歡喜吃官司，今日到紹興，明日到杭州，自己的官司，吃得輪到底，還要把族裏的事情，看做自己一樣，勸這個吃官司，那個吃官司，偌！偌！你拏去看看，我請蒙館裏的伯通先生去算過，光光金老頭兒一個地方，這張單子裏面，開的狀紙費，印紙費，抄錄，送達，聲請費，七費八費，叫做什麼訴訟費用，搵總要十隻多洋呢！偷過了三天，再不還他，破房子發封了，你却沒一些要緊，叫我們這班婦女們，孩兒們，老的老，小的小，宿到廟裏去不成。」銘新聽見沒有還了錢，正左思右想，打算到堂兄祖騫家裏，問他借個十三四隻洋，自己湊上七八隻，還了這筆債，免得廝纏不休。忽聽得履聲橐橐，兆華叔來了一會兒，春蘭兄來了；又一會兒，子秀和阿基糊塗也來了；纔先後坐下，忽又聽得嘻天哈地的，痲痢奶金大炮阿貓獨眼狗洞天王等，都從外邊笑着進來。銘新一一請他們坐了談天，却因房屋湫隘，凳子也不夠敷衍，祇看見坐的坐，立的立，來的還是陸續來，人聲羹沸，都問起友三告的坎山案，究竟怎樣了？銘新從頭至腦的述了一遍，登時惱了一個狗洞天王，指手劃腳的，搶着道：「你們硬要叫友三去，友三去，打了半個月官司，一點沒有聲色；

又硬要叫子虛去，害得他坐了監牢，哼！哼！可惜我沒有去，倘若我去，包管那李達四這許多人，要他一個個有命無毛。」阿貓獨眼又哼哼的搭着道：「官司還沒有開打，子虛叔倒先吃虧了，世上要這法院怎用！真是豈有此理！」還有那金大砲說得更痛快：「你們都說告狀好，告狀好，看現在究竟怎樣？在這強盜世界，只消會用強權，湊了幾個人，把他們打得個半死不活，如此一辦，包管他受用，告些什麼狀不狀呢？」那阿基糊塗癡癩奶等，也拍掌附和道：「這還使得！這還使得！不如把他們的性命，都一齊結果了去！」兆華聽他們烏飛雀亂的愈說愈厲害，恐真個釀成意外風潮，更難收拾，忙站起身來，勸阻道：「明日再議，明日再議……」遂闕然而散。

(15) 真的又駁斥了

▲牌示

時光真是過得飛快呀！怎麼眨眨眼，嶺梅已放，芙蓉又開了。銘新屈指一計，今年恰好是個五十歲，觸緒驚心，不免有些知非的感慨，自念：「我銘新也是一領青衫，什麼八股啦！

策論啦！一生心血，差不多都消耗在之乎者也的裏邊，滿望青雲直上，一舉成名，古人說得好，『讀書自有黃金屋』，或不我欺，却不料歐化東漸，廢科舉，開學校，什麼英文哩，算學哩，體操唱歌哩，數賦舌，較錯鉢，一——二——二——陀——來，陀——來，舉國若狂，成何體統；然當時國文注重，國粹猶存，所以我銘新也就忝膺國文講席，砥柱自命，期挽狂瀾，又誰知新文化崛起，文有新式，詩有新體，連句讀也都有新標點了；我本命名銘新，豈不知日新的義，但如是倒行逆施，真不願同流合污，目擊斯文之掃地，故今年正月，就把講席辭去，茅廬守璞，了此殘年。我祇怪那金老頭兒，明知所欠十隻墨銀，係代他舅父轉借，却在校時，議籌經費，言語間稍有衝突，他竟懷恨在心，忽向縣署控追；我想知事爲民父母，也當知一面之詞，未可驟信，誰料一任那承審員武斷，說什麼依現行法例，銘新應償還洋十元。我正特地到了杭州，想他舅父給我一紙親筆借據，照着老樣子辦法，到縣裏去聲明窒碍，藉伸不白之冤，偏偏他舅父請假回紹，一誤再誤，就誤得判決已確定了！咳！前清時代，口口聲聲，說他專制，但那爲父母官者，大半由科舉出身，判斷訟事，尙能準理衡情，除

却命盜大案，從未聞有破產抄家，駭人聽聞的事；到了現在，什麼訟事，要歸法院審理了，從前在學校裏那班一二，一二，陀來，陀來的學生，真個連翩上荐，居然做起法官，乳臭未乾，怎知民間疾苦。我銘新是個什麼人，難道區區之款，都還不起，那些高坐堂皇的法官，竟全不慮及，說就要封房子，點傢伙了。幸虧鄒先生明白指示，當即快函寄舍，措款償還，誰知道拙荆拙甚，待我回家，尙沒有清償此款，倒反一味獅吼，詰謫交加，休想那黃金屋，險些兒父母汗血所遺的破屋殼，都撐持不住，『梅妻鶴子』頓失所依，芙蓉呀！芙蓉呀！真個『忠厚是無用的別名』啊！禍不單行，偏偏金大炮等，聽着我家信裏述及友三告狀的事，都來探問，又弄得大動公憤，險些別起風波。本定立冬前一日，重開會議，妥籌辦法，好得子虛兄有函寄上，說已平安無事，一樁大禍，無形消滅，前兩星期日，友三也忽忽回里，纔知道這件攻蔭案，已向之江高等審判廳聲請再議，迄今多日，還不見有音信。咳！咳！——處此光怪陸離的世界，我銘新實不願預聞世事，要學那『孟浩然踏雪尋梅』去啊！——正感嘆間，不知友三從那方面探得確信，大踏步走入，惶然失色的叫道：『新叔叔，此番

聲請再議，真的又駁斥了。分庭的牌示，在這裏，你看！你看……」

(16) 難道民國不講王法嗎

▲ 布告通緝

究竟牌示的內容如何？本好湊着銘新看的時候，全部寫出；那知這一看之後，却和一位姓白的訟師，鬧出許多笑話來。這位白訟師，不是別人，就是著名訟師趙星曲的老友。所以祇好待銘新慢慢地看，不管他看了多久，直看得個不亦樂乎，好讓在下先將那趙訟師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兩訟師的關係，略叙一叙：原來趙宅趙星曲是個前清廩生，聽說星曲誕生那一日，他的母親，夢見天上的文曲星，抱他進來，以故他的乳名，就叫曲生。果然天資英敏，年方十三四，便能出口成文，童試時候，星曲的先生，因曲生兩字的諧音，和畜生兩字相像，有些不雅，始改名文生，另取一號，叫做星曲，也有人因他排行第二，就稱呼他爲老二。少年得志，人多拭目相待，年十七，已娶金村金有財的女兒，名喚嬌嬌爲室；當時場面闊綽，說什麼藍衫配大紅，何等新艷，一般大家閨閣，也都羨慕嬌嬌，倒得了一

個金龜佳婿，却不料轉轉眼，父呀，母呀，先後去世。老二隨叔叔學幕揚州，不自珍重，竟在嫖窩賭，被逐回里，又日與訟師白祖詔包寅等，徵逐酒色，所有家財，浪費殆盡，不得已，賣弄刀筆，強索詐取，無所不爲，去年二月，因犯案布告通緝，避往嘉興汪店，得和李達四周傳等有相識，嗣聞岳母已故，卽與妻嬌商妥，預備改姓了金，作爲岳母繼子，所以此次回紹，就逕往岳家就擱。誰知道有財的胞兄有土，早請教過一位訟師，有土和有財，是個同父周親，有土的子雙全，儘可兼祧有財爲嗣，和那族長長壽，房長阿忠，親房有義癩頭虎等，接洽清楚，就是姑夫姜阿善，舅舅嚴老恕等，也沒有不贊成的。祇有星曲聽着這事，竭力反對，昌言獨子不能出繼，惟有兒婿相當，可以繼承的話。那嬌嬌也就沒日沒夜的，故意撞頭蹬足，在他故母的靈柩前，哭罵不休。阿忠等爲息事起見，曾出面排解，議提遺產三分之一，作爲粧奩，分給星曲，不料星曲貪得無厭，竟想一榻括子掣去，却好那天是個三七，親族都到，雙全正披麻帶孝，整理羹飯，祇聽得豁瑯一聲，桌上碗盞，被星曲一脚，都像個鯉魚翻身，跌得粉碎，狂口赤舌的罵道：「癩蝦蟆休想吃天鵝肉！不是我說一句

放肆的話，見諒些滾蛋罷了！否則，我祇消動動筆，要你有去無歸！有義聽了這不三不四的話，委實有些不耐煩，開口責問道：「老二休得門縫裏瞧人，把人都瞧得遍了；你這樣瞎三話四，難道民國不講王法嗎？」嬌嬌在旁聽了這話，立刻扳起面孔，柳眉倒豎，向有義呵斥道：「這是我自己家裏的事，休要你張牙舞爪，來抱不平！」有義那裏嚇得下這口氣，當下拉拳擄袖的罵道：「混蛋東西！依我的性，便要……」星曲忙插口喝問道：「便要什麼？你想來欺負誰的。」說完了，就是一拳；這一拳，有義却閃避得快，無意中打著阿忠肩膀；阿忠突然退了一退，竟把老恕撞倒，雙全身上去；雙全受了震動，就撲通一下子，跌倒了桌上。急得癩頭虎驀地跳起來，狠起勁的一把，將星曲揪得去，想拖到廁室裏，請他飽嘗些木樨香的滋味。阿忠也就不客氣，捏起拳頭，夾頭夾腦的，亂打過來。這時候，嬌嬌已被有義揪住了，用力一擲，仰臥在地上，連喘帶嚷的叫救命——救命——不歇。一幕擎手好戲，鬧得天翻地覆，直看得旁觀的人，都一個個拍掌稱快，說什麼惡作劇，惡作劇……

(17) 這畜生可惜走了

▲反坐誣告

星曲受了這場磨折，本想和嬌嬌同往山陰分庭去，喊冤請驗，重重辦他一個傷害罪；纔念：「自己從前通緝有案，倘若往事重提，豈不是自投羅網？」且現在已渾身看遍，祇有面部指痕數塊，皮癱血瘡，沒有什麼青紅浮腫的重傷，那內人祇跌了一下，又沒有什麼內傷外破，如此輕微傷害，逆料也未必檢舉，如欲裝傷捏控，又恐查出真情，反坐誣告，瞻前顧後，不若乘風轉舵，較為得計。惟我星曲半生來英名素著，誰也不敢侵犯，此次戳破了紙老虎，將來羣起而攻，其奈之何！而況此次挈眷回紹，名是奔喪，實爲遺產，經此一番搶白，有土等勢必『得隴望蜀』，生怕三分之一的粧奩，從此都無着落。咳！星曲呀！星曲！真是『聰敏一世，懵懂一時』啊！方自悔失策間，忽憶着有土等主張兼桃，聽說是老友包寅的指示，不如托老寅去調停，倒是無法中的一法。遂勸嬌嬌暫時容忍，在家看個動靜，自己便搭了船，逕往五雲門拜訪包寅而去。事剛湊巧，恰好周傳有爲那邱王氏等訴周祥記欠款一案，所有抗告狀等，向托包寅代撰，今日下午續開辯論，就邀他同往城裏去，密商

一切；以故星曲白跑了一次空大路，見不着包寅影兒，心裏悶悶不樂，獨行踽踽的，走到一個新開雅叙軒茶館裏，泡了一壺紅茶，沒精打采的，在那裏呆想着。不料張店的張阿狗，是個有名的狗洞天王，也爲那玫瑰案和銘新等反對，要請表兄白祖去，商議辦法。路過此地，撞着一個什麼米行裏姓商的朋友，硬要請他吃茶，所以也到這茶館裏，開了兩碗本山綠茶，兩下坐定了。阿狗就搖頭擺尾的，向那姓商的朋友告訴道：「金鷄墩山，誰不曉得是我族裏的祖產，却被那忘八李達四，將這墩山上的蔭木，盜賣給一個姓周的去砍斫，聽說從中主謀的，就是趙宅趙曲生，這畜生真不是人身投胎的……」說至此，喉嚨格外響亮，表示一種非常忿恨的意思。座中有人識趙星曲乳名的，急向阿狗丟個眼色，阿狗不理會，仍繼續罵道：「我本主張先結果了他，可笑胆小如驢的銘新叔，和那老而不死的族長兆華，不曉得怕他有什麼三頭六臂……」姓商的聽至此，見有人屢躡其足，頓時會意，卽亂以他語道：「阿狗！你不是要去看朋友嗎？太陽已西下了呢！」這時候，星曲仍裝着不聞不見的模樣，把茶錢向桌上一擲，從容走出。阿狗還是個不理會，絮

絮叨叨的，說什麼偏偏要叫友三去告狀，却弄得沒有好結果的話。直至姓商的說個明白，始惶然失色，變了個臉，繼又故作示威的語道：「這畜生可惜走了，如其不走，我真要試一試本領，纔曉得我阿狗天王，不是徒有虛名的呢！」說着，昂然隨着姓商的揚長而去。

(18) 那庭長都吃得立起來

▲宣告判決

張阿狗正與姓商的隨走隨講，像那彪吠一般，狺狺不已。忽聽得路旁小店裏的掛鐘，已鏗鏘！敲了五下，阿狗始拱手告別道：「時光真不早了，白家總吃得走一趟，對不住，破鈔，破鈔。」那姓商的也回答了幾句，再會再會的客氣話，逕自歸去，不必細叙了。却笑阿狗真是個狗洞裏的天王，名副其實，纔走進那個五雲門大狗洞，不防迎面來了幾個衣冠楚楚，老吃衙門飯的人，心裏一慌，閃避得過快，反觸了他們的衣角，他們這班鬮老，眼角裏那瞧得起是人，竟立刻舉起司的克，喝罵道：「什麼東西！這樣東望西嗅，亂撞亂跑！」

阿狗被這一喝，更加嚇得毛骨悚然，便拖着一條尾巴似的辮子，紅漲了臉，望別條小路，拔起腳來飛跑，直跑到白家門口，回頭一看，不見有人追着，始立定喘息了一會。祇見那座假洋式的門面，電光照耀中，真個闊綽，就是那位門房老爺，也居然大擺架子，一見阿狗，就說什麼有了名片，纔好請見，阿狗正想說個明白，却好他姑母張氏，爲他孫女鼓着腮頰兒，不曉得賭什麼氣，方擲了一塊手帕，輕輕的向他臉上揩拭，聽得外面有人進來，就哄着他道：「你看！你看！你爹爹買皮球回來了。」女孩轉過脖子一瞧，却不是爹爹，是個表叔，一溜烟跑得進去。阿狗姑母，就招呼阿狗，徑往裏向坐，先問了許多娘家的閒事，末了始詢及來意。阿狗源源本本細述了一遍，張氏悠然歎了口氣，說道：「祖鬆啊！他是我娘面前都慣說誑話的人，怎好和他去商議攻山大事呢？」阿狗忙代爲解釋道：「姑母呀！現在的世界，怎比得從前，你看那一班發迹的人，誰不是吹牛拍馬，一樣說誑呢？何況打官司有個祕訣，叫做瞞上不瞞下，越會說越妙，像那板板六十四的銘新叔，却十分信任友三，怎得不壞事。」張氏聽至此，就接着道：「這話倒也是實情，好得說就憑他說，

行不行還有你作主；但是他前晚動身往杭州去，要到明後天纔好回家呢。」阿狗忙答應了幾個是，是不妨，不妨，因此就攔了兩日，直等到祖豁回來，兩個人方商量，同到銘新那邊去，探個口氣，恰好友三已先到銘新家裏，正把江瑚寄來的一封信，交銘新看畢，繼續看那牌示抄本：

爲牌示事案奉

之江高等檢察廳指令，本庭呈送張友三聲請再議案卷由，內開呈悉。查此案經該分庭處分，認爲純屬民事爭執，尙無不合，聲請再議，應予駁斥。仰卽轉諭知照，此令，等因。奉此。合行諭知該張友三知照。特此牌示。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銘新方看完牌示，與友三說起江瑚信內的話，那阿狗和白祖豁已走了進來，銘新照例點了點頭，將涉訟現狀，略略說明外，也無暇說甚閒話，就將牌示抄本，轉給祖豁；一邊叫友三邀集族房長，預備商議辦法；一邊先問阿狗，如何主張。阿狗祇向着祖豁瞧了瞧，祖

豁就大吹其牛的說道：「分庭裏法官，大半是我同學，區區小事，包管你一紙訴狀，看他們拘的拘，押的押，哭哭啼啼，悔恨萬狀，你如不信，偌小豬還在這裏；我去年五月，替你的姊夫到杭州高等廳代理出庭，你不是看見那主任推事，調查證據時候，還叫我坐坐；第二天宣告判決，見了我格外客氣，那庭長都吃得立起來，這是頂括括的獨一無二高等廳，尚且如此，何況那分庭呢！」說着，把眼睛死命向小豬臉上的釘，像是要小豬來做個證人，說一句實在不錯的話，纔肯瞑目。

(19) 誰叫你來探消息的

▲禁止接見

銘新素知祖豁爲人，言不顧行，這番大話，雖說得天花亂墜，娓娓動聽，他却毫不在意，反打起精神，着實的詰問他一句：「依你的主張，究竟那訴狀內如何措辭呢？」祖豁吃他這一問，心裏突的一想，絲毫沒有把握，但欲遲遲不答，又恐反露馬脚，忙把八字式小鬍子一摸，立時答道：「這容易辦，我就民事起訴，說他謀奪風水，佔賣坟山好了。」銘新連

搖着手說：「不行！不行！我聽友三說起，鄒佑人先生曾指教他過，民事勝訴，不過這汝山歸我們管業罷了，怎麼好拘他？好押他？我剛纔問你，是要用什麼法子，好看他們拘的拘，押的押，哭哭啼啼啊？」祖聽了這話，明知有意辯駁，窮極智生，倒虧他想出一個法子來，竟爾侃侃答道：「你真要看他們如此，何嘗沒有法子，我就說他偽造祀簿，刑事告訴，豈不是好辦他一個偽造私文書的罪？依刑律規定，起碼是個五等徒刑，不是一年，也逃不了半載，任他什麼強項，安得不痛哭淋漓，悔恨萬狀呢？」銘新聽他的話，說得太容易，心裏有些不相信，祇因自己沒有法律知識，也不拏話來分辯，由他亂吹法螺去罷了。祇有那阿狗却佩服到絕頂，把個大拇指頭，向祖伸了一伸，滿口的稱贊道：「這法子真好！真好！不過『好花要綠葉扶助』，狀子請你做，還是我去遞吧！銘新叔！你看怎樣？」說也湊巧，在這當兒，剛剛書房長阿金跑得進來，他是綽號金大砲，一個粗口笨腮的人，蔘見祖，也像些衣架子，躺在這裏，卒然責問道：「誰叫你來探消息的！這時候，友三已回來了，聽他問起這一句沒頭沒腦的話，狠覺詫異，便從旁反問了一句：『金叔叔！你這

話怎講？阿金方作鷺鷥笑，回答他兩個字：「他（指祖話）呀！」恰好樂房長子虛，數房長春蘭和族長兆華等，也繼續來了；祇聽見阿金接着道：「和趙老是個知交朋友，老二就是文生，號叫星曲，幾年前他們倆不是鎮日價在一塊嫖賭嗎？這坎山上蔭木，全是老二從中播弄，纔有此盜賣情事，哼！老實講，我是不怕什麼文生星曲的。」說着，把個胸脯子撲通撲通拍了幾拍，又舉起拇指頭，直指向祖話臉上，厲聲叫道：「祖話！憑你去通風報信，就說我金大砲和他作對好了。」阿狗聽着這話，不得已挺身出來，替祖話洗刷幾句；子虛，銘新，春蘭，兆華等，都面面相覷。春蘭還附着友三的耳根，輕輕說了幾句閒話；友三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那裏忍耐得住，便大言不諱的說：「是的是的！那裏行聽他（指祖話）的話，真真鹽都要賣餓了。」這時候，門外還有許多人來竊聽，祖話身當其境，無怪跼促不安，遽爾忿忿走出，揚言道：「我也是個張姓外甥，難道母族裏被人欺負，還來做奸細不成？就是欺負的人，真個是我的知己，從此絕交，也不算賣友，怎麼一口咬定我是來探消息的？我的話，聽不聽由你們，怎麼又說鹽都要賣餓哩，哼！」銘新等

知祖語已回家去，當即討論辦法，除御房長阿狗，議未終席，逕自出去外，仍一致公推大房，即禮房長友三爲全權代表，明日赴禾續行訴訟。友三再三推辭不脫，遂亦毅然承認，先告別了叔叔兆華等，預備行李而去。不多時，兆華等亦先後退席，祇有那子虛，不曉得爲了什麼一樁事，還提着他的沙喉曬，向銘新問道：「甚麼叫禁止接見？禁止接見……」

(20) 啊呀紅票下來了

▲押票

閱者諸君！還記得那嘉禾旅館真的茶房阿富嗎？當包檢察官實施搜索烟土的時候，曾吃過一驚，差不多汗流浹背呢！阿富本姓金，是嘉禾旅館經理金朗齋的族姪，靠着這重泰山，所以他在同事中，較佔些便宜，往往乘間走出，和那班私門子瞎鬧。他攀有相好，叫做賈黛玉，真個是倚門蕩婦，第一等鹹肉人村；近來經濟上似覺有些進賬，全身裝飾，煥然一新。本月十九早晨，黛玉方海棠睡起，媚眼惺忪，忽聞扣門聲甚急，忙叫詹媽啓視，見有穿軍服者四五人，一齊擁入，嚇得黛玉索索發抖，急推阿富趣起；阿富尙黃梁未醒，那

方面長髯像似軍官的人，已目光炯炯，指揮那一班穿軍服的，告明緣由，分別搜索；霎時震動，嚇破了阿富的夢胆，正呆呆的擁被坐着，忽又聞那穿軍服的，連續報告，共搜出煙土大小廿一包，破舊撲克牌三十七張，當場一點訖。阿富陡然失驚道：「這煙土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黛玉也慌張萬狀，突自失口插道：「是他的，他的。」不由分說，阿富、黛玉早已纏繞在身，蜂擁蟻附的，押到馮李分庭了。登時由包檢察官，即前目光炯炯方面長髯的人，訊問一過，阿富等纔恍然大悟。此事自章阿大到庭作證後，心恐原贓不獲，成立偽證，連日刺探，見阿富近忽闊綽起來，且屢屢宿娼，言語間也露出一種非常得意的狀態，逆料那郎、侑箱內煙土，定是阿富竊取而去；從此明查暗訪，果然人言藉藉，昨夜遣人價買，已得真贓，始向分庭告密。今晨包檢察官訊問後，也憶着從前在旅館裏搜索時候，阿富曾有些驚慌，蛛絲馬跡，足資研究，遂確認現獲煙土，是從郎、侑箱內輾轉竊取來的。忙查閱原卷，雖准山陰分庭函復，不知郎、侑所在，無從協傳，云云，但爲慎重煙禁起見，除逕自派警密查拘致外，不得不另文函請訪緝，力圖破獲。一面並令書記官王、敦、義、

金阿富賈黛玉兩名，先行羈押，其押票如左：

第五十號		證回票押庭分李携廳方地塘錢江之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十時三十四分 看守所長查照辦理送監所收 此看守所長收人 後回證名章	姓名	金阿富	賈黛玉
	年齡	廿三	廿一
	籍貫住址	嘉善人現住 嘉興嘉禾旅館	嘉善人現住 小觀園
	案由	土烟寄受及取竊	
	羈押理由	虞之亡逃有	
	押所普通室 或優待室	普通	
	狀貌特徵	唇微缺右手 六指	左眉角有黑 痣一
備攷	見接止禁		

金 鷄 墩

六一

第五十號		票押庭另李機購方地塘溪江之	
查此	守	華	民
所	長	國	十
查	辦	理	送
到	監	年	一
時	所	一	十
期	收	月	十
票	十	票	九
入	日	包	上
崇	日	崇	上
孫	午	孫	午
十	午	十	午
時	時	十	時
三	時	十	時
四	時	十	時
分	時	分	時
姓	名	年	齡
玉	富	廿	三
紫	阿	廿	三
賈	公	廿	三
小	富	廿	三
觀	富	廿	三
人	富	廿	三
現	富	廿	三
住	富	廿	三
案	由	案	由
土	烟	土	烟
寄	受	寄	受
及	取	及	取
竊	竊	竊	竊
總	押	總	押
押	理	押	理
由	由	由	由
或	押	或	押
押	理	押	理
優	明	優	明
待	善	待	善
室	通	室	通
狀	貌	狀	貌
特	特	特	特
徵	徵	徵	徵
手	手	手	手
六	指	六	指
指	指	指	指
左	肩	左	肩
有	有	有	有
黑	黑	黑	黑
一	一	一	一
瘰	瘰	瘰	瘰
癧	癧	癧	癧
見	接	見	接
止	止	止	止
禁	禁	禁	禁
備	備	備	備
放	放	放	放

右列『押票』式樣，是部裏頒發下來的，紙紅而字黑，與『拘票』（白紙紅字）『提票』（白紙黑字）『釋票』（黃紙黑字）等，各不相同，其主旨無非要使人民容易識別罷了。試行以來，一般人民腦中，果然有了這個觀念，所以此次金阿富一見這押票，就不禁瞿然失色，脫口自嘆道：「啊呀！紅票下來了！」說也不信，那賈黛玉倒是個司空見慣的人，接着便啐了一聲，向阿富告知道：「這有什麼好驚慌？充其量祇能拘留我幾天，那怕不給我黃票來呢？」

（21）你怎麼也有今日

▲解單

亂鴉歸去，呀啞飛鳴；黃葉蕭蕭，也趁着西風，旋空作蝴蝶舞。此情此景，誰不觸目驚心啊！
郎侑自友三回紹後，鎮日價在西興旅館裏，悶悶不樂，自念：「我佑人幾年來蓄積，何等艱難，乃竟敗於一日，真個萬分失算；而况刀筆生涯，易招尤怨，如果重整旗鼓，勢不得不出頭露面，倘爲仇我者所見，有隙可乘，豈不予人以機會。」念至葉落歸根，不覺一陣心酸，有些暮鴉失所的感慨，忽想起昨夜曾購有一冊偵探小說，借此消愁解悶，也是一法，

不意看完了第一回，黃臉婆賣俏誘姦，黑鬍子埋賊誣告。接着的第二回，就是『中途被竊，警長含冤，末路逢仇，訟師伏法』。正像個自身的好榜樣，又觸動了心事，口喃喃的嘆語一般說道：「長此蟄居武林，終非善計，不如先回紹去，變賣了家產，到什麼東京帝國大學，或是早稻田大學，再習了三四年法律，那時起訴權恰已消滅，我却得了大學畢業文憑，還怕不出人頭地嗎？」思至此，又不覺喜形於色，得意非常，遂決計過江回紹而去。誰知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有鄰居姓仇名復者，與鄒佑素挾訟嫌，圖報已久，現適在山陰分庭充當錄事，職司收發，前幾天看着攜李分庭函請協緝的公文，兀自仰天大笑道：「鄒佑人！鄒佑人！你怎麼也有今日。」昨晚公畢回舍，忽又聞鄒佑妻何氏，爲鬻產事和伊夫大起爭執，始知佑人業已潛逃來紹。遂於今晨密告陳檢察官宰平，遂即派警長令狐駕威，率警王廷楨等，馳往拘提。經陳檢察官訊明正身無誤，立刻備文派王法警解送攜李分庭，歸案訊辦。那知王某偏是個初充法警，異常胆小，心恐半途脫逃，負責太重，以故視鄒佑如大盜一般，重加桎梏，監視得非常嚴密。這時候，試爲鄒佑設想，羞懼交迫，誠

不勝其痛苦。剛到攜李分庭，王法警把解單和公文一角交給收發處。那收發處徐書記官，綽號徐老瞇，瞇着那近視到八九分的肉裏眼，架了一副托力克眼鏡，在那裏看左列解單：

解 單

錢塘地方廳山陰分庭今給解單護解事仰該警將後開
人犯鄔侑解送

錢塘地方廳攜李分庭 告投守候批回須至批者慎

計批解

人犯鄔侑一名公文一角

右仰法警王廷楨准此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廳行

定限四日 繳 銷

恰巧友三也因另案來告達四等串拚蔭木，到分庭裏呈遞民事起訴狀，看那徐書記官正拿着一張四邊有花的長方紙頭，緊貼着眼邊，忽上忽下的瞧個不住，未便冒冒失失去自尋沒趣。就走過一旁，驀見號房門口，有人桎梏在身，垂頭喪氣，面壁站着，心想這樣很像郎侑，委實有些疑惑，遂悄悄地逼視前去，惹得那站崗門警，忽大聲喝道：「走！走！你是來幹什麼事的？儘管這樣探頭探腦的張望。」友三吃他一喝，忙掉頭向外走出。那郎侑羞地受此一驚，也不由的掉轉身子，抬頭一看，那走出的，分明是個張友三模樣，直羞得滿面通紅，手足無措，急轉身仍面壁而立。

(22) 還有找你的錢呢

▲收據

友三隨後遞了訴狀，照章繳納印紙費，祇因適纔看見郎侑模樣，不曉得犯了一樁什麼大案？受此制裁，急欲告知他姨丈江瑚，探個明白，設法救濟，所以忙不迭的拔起腳來就奔。忽聞徐書記官自那小窗裏攢出個青菓頭兒，高聲的叫：「張友三！張友三！站崗

門警也急提起喇叭似的嗓子，連聲代叫：「慢走！慢走！」友三忙回頭一瞧，徐書記官遙向他招了招手，併大聲叫道：「張友二！還有找你的錢呢？」友三恐徐老認錯了人，遠遠答道：「我是張友三，不是張友二呢？」祇見徐老噤把訴狀首頁原告姓名欄內，仔細瞧了一瞧，確是個三畫，不是兩畫，正待說明，那友三已走近面前，促問道：「我不是張友二，是張友三，究竟是叫誰呀？」徐書記官便明白答道：「不錯，不錯，是你。」友三始將應找餘款和幾紙收據，一點收清楚，逕自往江宅而去。江宅在北門外落帆亭，離分庭足足有六七里路，友三這一趟走，任他走得什麼快，起碼要半個鐘頭，正好騰出工夫，先叙那江宅的閒事。原來鄒侑的姘頭可卿，就是黃王氏，自江瑚保釋後，即耽擱在江宅，迄今將近一月，深恐家長夢華，因他逾期未歸，打聽出暗與鄒侑來禾的事，豈不大吃其虧，個中曲折，却又不好和第三人直說，所以鎮日價唉聲歎氣，姨母呀！二姐呀！劉媽呀！經過幾次勸解，那可卿總像個「啞子吃黃連」一般，說不出心裏一切的苦楚。自子虛回紹，可卿援例哀求，那姨母究竟是個吃素念佛的人，「阿彌陀佛」發了慈悲，已先商諸江瑚，倩人

陪他回甬，偏偏那茶房阿富竊取煙土案，不先不後，突然發生，說什麼現獲煙土，就是阿富從鄒侑箱內竊取來的，江湖恐法院裏翻起老案，問他要人，當下回絕，姨母的商懇，並告明一切，嚇得個可卿也心胆俱裂，祇求現在不致無辜被累，萬分僥倖，那裏還想着回甬不回甬，這條路上去。幸虧友三昨日到此，爲那蔭木案，托江湖請畢勝先生來撰訴狀，曾說起「罪人不孥」這句話，一顆芳心，稍稍安靜。今日和姨母閒談，偶爾問及：「那張友三路過杭州，怎麼不順便看一看佑人，叫他去做這訴狀，不是格外接洽呢？」姨母四顧無人，悄悄地湊到可卿的耳朵邊，答道：「他在杭州打聽過，鄒侑已早回家去了。」說時遲，那時快，友三這一趟走，真個如飛的一般，已大踏步走入，氣喘喘的問道：「太姨丈呢？不得了！不得了！一定是他，是他。」那姨母平白地吃他一嚇，弄得來手忙腳亂，急問友三是誰？是誰？「可卿也張皇萬狀，不由的倒退幾步，觸動了杉木檯面，乒乒乓乓，一片亂搗的聲音，驚動得那姨丈也從裏邊出來，罵道：「有什麼大驚小怪，搗亂到這步田地？」友三始提起他的破喉嚨，斷斷續續的失驚道：「我看見——我看見鄒侑，」

不曉得犯了什麼大案，已在那裏，釘鍊上銬了。」

(23) 險些大上其當了

▲代理訴訟

哈哈！說也好笑，趙星曲在那雅叙軒茶館裏，受了狗洞天王這頓痛罵，真可謂罵得狗血噴頭了。人家都怕他要吵起嘴來，他却裝聲做啞，竟有偌大肚量，受得這口鳥氣，從從容容，走得出來，這真不容易的事情呢！他走出後，本想直往包寅府上，商議一個對付岳家辦法，不料中途裏却先撞見傅有，向星曲的肩膀一拍，搭訕笑道：「怎麼幾天不見面，你也學了達四，怕起老婆來，這臉上扯得如此皮破血污呢？」星曲吃他一笑，好容易想出一句話來，故作驚疑的狀態，搪塞道：「怎麼我昨晚酒醉大吐，倒在地上，真被那口饞的野狗，抓去不成，真是笑話之至。」說完了，便糊裏糊塗地一笑，輕輕的推辭過去，想別了傅有而走；那傅有却偏偏故友重逢，非常誠懇，硬要拖他到雅叙軒茶館去吃茶，盡個東道主的情誼。星曲聽說吃茶兩字，心裏如小鹿兒亂跳，似乎那狗洞天王搖頭擺尾的狀態，

之一的暗股，却被他和盤供出，幸虧那時是家兄富有代理訴訟，還好推個不知，推事就當庭傳諭，下次要傳有親自到案，我想周祥記虧款甚鉅，小奶的家產有限，斷斷不敷還債，勢必累及我傳，我就和老寅密商，他叫我……說至此，傳有便蠅蠅螫螫的，附着星曲的那隻招風耳邊，說什麼……造……一本……又叫小奶……造本……諸多曖昧的話，後即作失驚打怪的神態道：「那推事就說，小奶所呈的膽清簿，有些不實不盡，諭知交保候審，我却利用時機，沒有把那本存款簿交上，還限我三日內要找出呈案呢；那裏說是十拿九穩的，包贏不輸，險些大上其當了。」星曲聽他這番說話，也不覺白了白一雙鼠眼，像是替他着急得很，祇因自己懷着岳家的心事，怕有義等乘風作浪，不可收拾，急欲挽包寅出來調處，所以舍此顧彼，祇說幾句安慰的話，就起身告別。剛分手走不了多遠，忽聽得傳有又大聲的叫：「老二——老二——來——來——來——來——我還要和你談談那件金鷄墩的攻蔭案……」

(24) 我却不怕你有筆如刀

▲告訴

閱者至此，料想他們倆，總有一番切切實實的，關於這故蔭案的談話，或議論，可以使閱者知道個中的底細，即爲本小說主腦的這件案子，也可不致沉悶枯燥；誰知道傅有雖說起友三如何聲請再議，及萬一聲請照准，應如何攻擊，如何防禦，許多未雨綢繆的話。那星曲却火燒眉毛，只顧眼前，那裏還有心計及再議不再議，什麼將來利害的關係。竟決絕的回復道：「傅有！我真沒這些閑功夫，聽你這高談闊論，老實說句話，你休要瞎纏，把人家緊要事情誤了，你若還恐有糾葛，待我訪過老友，再到你宅上來，從長計議吧！」傅有碰了這一鼻子灰，不好意思再說下去，就沒口子答應了幾個「好！好！好！就是！就是！」逕自回去。星曲也就匆匆的趕到姓包的府上，不料門口電燈，已淡淡發光，那老友却還遲遲未歸，正萬分焦急，低着頭在那裏妄想，忽聽得車聲轆轳，有人叫道：「星曲！星曲！許久不見面了！怪道我這鷹嘴鼻，接連打了幾個噴嚏，不知有什麼貴客來找我；原來就是你老人家光降啊！」星曲忙舉首一瞧，纔知道叫他的便是包寅，欣幸得如黃狗

得到骨頭一般，撕開嘴，笑嘻嘻的答道：「寅生！你纔回府嗎？我真望你久了。」兩人便相將走進客堂，先叙了些契關相慕的套語，方盃酒談心，星曲正提起岳家事，急待幫忙的話，忽聽得有人哭笑失常，心裏嚇了一跳，繼見其人杏臉緋紅，從斜刺裏猛撲前來，兀自發怒道：「我和你猜兩記拳頭，你爲什麼不睬我？我却不怕你有筆如刀來——來——」說着，便舉起那隻光緻緻的六寸圓跌，亂踢過來，嚇得星曲急閃身躲避，駭極而喊：「怎麼？怎麼？——怪極了！」包寅急叫蔡媽前來勸阻，一面告訴星曲：「休怪，休怪，他是我續娶熊氏，怕是舊瘋病發作了。」剛待再說幾句抱歉的話，不防那人又伸出一隻熊掌，對準包寅臉上，拍的一聲，竟賞了一記響而且脆的耳光，復自狂笑大罵起來，「哈哈！誰是你的續娶？你平日慣唆訟事，陷害了多少人，我倒要把個眼前報你看！」一邊罵，一邊又嗚嗚咽咽的大哭不止，瞎鬧了許久，好不容易由蔡媽力勸進去，弄得包寅和星曲兩人，真是說不盡悔氣，祇得呆呆地相對歛歛了一會，纔由星曲發言道：「嫂夫人平日很幽嫻貞靜，怎麼平白地染此惡疾？這也是我星曲機會不好，剛纔說那岳家的事，怕寅兄有

些兼顧不及了呢。」不想包寅倒滿口允許，連說：「不妨，不妨，」內人這病，時發時愈，只消服了幾許砵砂，包管他一霎時即回復原狀，放心，放心。」星曲聽見這話，不禁又嘻嘻的笑，接連說了幾句，「對不起，對不起」的話，各自進房安睡去了。直至次日清晨，星曲起來盥洗，果然聽見蔡媽說起，那熊太太早已平復如常。從此星曲再不提起昨日的事，和包寅略用些早餐後，包寅就逕往金村而去。星曲因目的已達，自然歡喜得了不得，也便一口氣跑到周塢，忙問傳有：「怎麼友三的聲請再議，還沒有駁斥嗎？我倒有一迅雷不及掩耳的好法門，只消如此如此，一面爲刑事上告訴，一面提起民事訴訟，雙方並進，那怕他不俯首降心，拜倒我這一枝力掃千軍的筆下。」

(25) 千句話併了一句說

▲民事訴狀

傳有聽了這種計劃，隨即稱贊道：「甚好，甚好。但這事解鈴繫鈴，總離不開了李達四，我不過是個拚客，究竟達四拚給我的蔭木，是否張姓族裏的公產，依我們鄉間習慣，應該

由達四出面涉訟，始覺振振有辭，你看可是不是呢？」星曲信口答道：「這話倒也不錯，但不知達四已回紹否？論起法律來，達四的蔭木，既早拚給把你，你傳有就是個利害關係人，由你出頭訴訟，也不算什麼違法。」傳有哦哦了兩聲，就接着道：「原來如此，不過那達四聽說已回家了，還是請他來會議會議，再行取決爲妙吧！」說着，即遣鄰友綽號 台州勇者，往請李達四去了。究竟達四已否回紹，如已回紹，是否即來參與會議，及會議結果，如何取決，現姑按下不表。先說那包寅到了金村，恰好房長阿忠等，恐星曲先發制人，正籌備抵制方法；突見有一乘藍呢大轎，抬進村來，嚇得阿忠等都伸了舌頭，相顧失色，想必是大敲什麼竹槓的人又來了。祇見那長隨遞進一張長方鉛印的白紙名片，上書着是前紹興軍政分府一等諮議，現任鑑湖花報館法律顧問包寅幾個字。阿忠等方知道就是從前指示有土主張兼祧的寅生先生。霎時間，歡聲雷動，包寅先生長，包寅先生短，十分恭維得不了。隨後包寅就將星曲現擬如何激烈對付情形，和自己出來調停的意思，胡亂哄說了一遍，那有土隨即答道：「此番小犬得兼祧舍弟財產，本來全靠包寅先生

帮忙，事既如此，只消包先生怎麼吩咐，就怎麼辦好了，小的還敢不遵依嗎？」阿忠阿善老想等，也滿口依允，一一回答道：「是的，是的，你包先生總不會偏袒老二那邊去，這是我等都放心的。」祇有義說了好幾句閑話，開口先稱呼了一聲：「包先生！此番實在是老二欺人太甚，所以小的抱不平的，不是看着包先生的臉上，休說我金姓門內，絕對不許他走入，我還要和他決一個雌雄，纔肯撒手呢！」這時候，星曲的內人嬌嬌，還在母家，見勢頭不順，也不再說起繼承的話，祇是向包寅哽咽訴道：「千句話併了一句說，我嬌嬌總不是別人，是一個金家的女兒，眼巴巴看我親生的爹娘絕後，遺下偌大財產，統被人家佔得去，心裏怎麼不痛楚。包先生！萬事總請你主持公道就是了。」包寅當場先剖晰了幾句，再使出那快刀切豆腐兩面光的手段來，勸令有土等，仍照原議，由雙全兼祧有財爲後，提出有財遺下三分之一的財產，作爲伊女嬌嬌粧奩，立了一紙允據，斷此葛籐，有土等自然應允不提。包寅自想此番調處，三面見好，非常得意，忙拉起大袖，看一看六號18K白磁面真金手錶，纔兩點一刻，就吩咐長隨，一疊連聲的傳話伺候，不多時，坐

着原轎，趕往周塢去了。此時星曲正在周塢周傳有的家內，草就民事訴狀，剛舉筆開始草那刑事的狀頭，呈爲捏造譜牒，圖佔坎蔭，叩請按律懲辦，以安善良事。無巧不巧，台州勇恰從徐店回來，搭訕的報道：「聽說偵探老爺，要求得女皇的赦旨，纔好跑出門哩。」星曲心想：「達四一生英敏強毅，怎麼如此逡巡畏縮，不敢偷渡此美人關呢？」不禁哄堂大笑。說時遲，那時快，不防包老寅又已走到近前，急問星曲：「笑什麼？笑什麼？」

(26) 你也不妨請教請教他

▲從參加入

兩人咕咕說了好久，末後始由包寅提起，星曲托伊調處那一樁事，業已立了允據的話。星曲就忙不迭的道謝：「費心，費心，這事好得你老兄肯替我帮忙，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算起來總還是我星曲便宜的，實在太對你不起了。」在這當兒，傳有方在隔壁房內打盹，聽說寅先生已來了，忙伸個懶腰，擦了擦幾回睡眼，出來抱歉道：「包先生！真難得，難得，舍下齷齪得很，比不起你先生的府上，又堂皇，又富麗呢。」話未說完，早見李

達四也來了，當由星曲介紹，見過包寅，大家就討論起那件攻蔭案，如何的辦法；傳有先說：「達四，這事我已和星曲商酌過了，他說百姓人家打官司，好比軍閥和軍閥打仗一般，總要先聲奪人，纔容易制勝……」傳有纔說至此，星曲已向達四插問道：「這話你看錯否？打官司想勝訴，非如此不行的。刑事的狀頭，我已草好了；民事的訴狀呢，也完全做好；這就是先聲奪人的辦法。因為張姓族裏，祇知道我們是在嘉興汪店，誰也不料都已回到紹興的；我們就乘其不備，先往山陰分庭去，告他一張『貪戀風水，謀奪攻山』的民事狀；又告他一張『捏造譜牒，圖佔攻蔭』的刑事狀；這般青天霹靂似的，不動聲色，忽然兩面夾攻，還怕他不屈服嗎？」說着，向包寅瞧了一瞧，仍回轉頭來，對着達四道：「寅生！也是此道中人，你也不妨請教請教他，打官司的法門，是不是要如此纔行啊？」達四那有不信服星曲的理，瞥見寅生連點着頭的說：「不錯，不錯。」也就立刻回答道：「是的，是的。」星曲又叫了達四，接着道：「話是這麼說，不過金雞墩攻山，是你姓李的，姓周的傳有，祇能砍你攻山上的蔭木，不能把你的攻山，都一概砍得去，此事如要實行，民

事的原告，刑事的告訴人，總吃得用你達四的名義纔行。傳有祇好列一個民事從參加人的名義，總算他是從你的意思，參加訴訟的名義不同，責任就有輕重，你的意思，究竟是贊同否呢？達四倒還肯負責任，一口承認：「這個自然，自然，我去，我去。」達四這樣滿口答應的去，究竟是往什麼地方去呢？閱者諸君，想已不言而喻，是往山陰分庭去遞狀了。遞狀這一樁事，本來沒有什麼好研究的問題，只消記着民事的狀，是要向審判廳收狀處遞的；刑事的狀，除却業已起訴或聲請豫審的案，要向審判廳收狀處呈遞外，其餘都是要向檢察廳收狀處遞的，那就不致於跑東東不收，跑西西不接，青天在上，無處伸冤了。而况分庭的組織，比較正式的地方廳，格外簡略，不管什麼民事刑事，祇有一個收狀處，好遞狀子，萬不致發生什麼問題，自無研究之可言。所以達四這番去遞狀的情形，儘可省些筆墨，略而不叙。下一段，就好補叙出張子虛問那張銘新「禁止接見」的緣故了。

(27) 我是分庭裏來的

▲通知答辯

『禁止接見』是偵查或豫審的時候，那檢察官或豫審推事，恐怕受羈押的被告，接見了親屬，和有關係的人，乘間洩漏出機密，因而湮滅罪證，無從着手偵查或豫審，故特加以禁止，使犯罪事實，較易得其真相；一種刑事政策上，研究撲滅犯罪，先事預防的方法。那銘新是個先進於禮樂的古板老先生，從來沒習過法學，那裏知道這『禁止接見』的主旨。所以那天銘新等討論坎蔭案辦法的時候，子虛雖曾問及甚麼叫『禁止接見』的話，銘新也不過從字面上解釋解釋，講不出什麼所以然的精義來，子虛祇得怏怏而退。但子虛爲什麼要問起這『禁止接見』的緣故，却因幾日前，剛接到江湖寄來的一封信內，曾述及金阿富竊取鄔侑箱內烟土的事，業已破案，發押看守所候訊，併順便提及那押票內，還載有『禁止接見』四個字的話，借此說明犯人的剝奪自由，是什麼痛苦。子虛與這烟土案本是個有關係的人，聞此消息，自然晝夜不安，要向銘新問起這句話了。好容易又挨過了兩日，還不見樞李分庭裏來票傳續審，心裏似乎稍稍寬放，不料那天是個

陰歷雙十節，忽有人說起，那鄒侑又被山陰分庭裏拘得去了，像這般一番緊似一番的，惡耗傳來，那子虛自然更要着急。沒奈何，輾轉反側了一夜，直看到東方發白，他心裏一想，實在再睡不下了，就扭起身子，下了床，獨自在庭院裏，空走了許久，口喃喃的自恨道：「我千不怪，萬不怪，祇怪那春蘭等，說什麼友三早赴禾遞狀，尙沒有回音，強要我帶了本宗譜，趕往嘉興，幫助一切。咳！宗譜呀！宗譜！你別地都好放，却偏偏要放到那鄒侑的箱裏去，我怎知道他箱裏竟藏有許多煙土呢？這真是前世結下的冤孽，縱有口也說不清了。」這麼自怨自艾的，過了半日，不知怎樣，倒又頓時覺悟起來，一個人自問自答道：「那鄒侑不是個昂藏丈夫嗎？依我看來，總算得一個昂藏的丈夫，他和我不是螟蛉兄弟嗎？誰說不是你的螟蛉兄弟；那末一身做事一身當，斷不致攀陷到我，我又何必總總過慮呢？」剛待叫內人婁氏，安排午膳，突聞有人叩門，舌頭上還接連打了幾個滾浪似的聲音，詢問道：「這兒不是張子虛家裏嗎？開門！開門！」子虛凝神一聽，明明是個老打官話的人，想必是案已發作，要做鄒侑第二了，心裏一急，簡直手足都不知所措；還虧婁氏知

覷，捏着半瓶醋的官話，先來詰問道：「是誰？是誰？」其人果從門外答道：「我是分庭裏來的。」這句話真厲害，恰巧針孔相對，戳到子虛的心坎上去，益發嚇得屁滾尿流，亂尋躲避。仍虧婁氏幹練過人，連聲的追問：「幹什麼？幹什麼？」那人始應聲答道：「姓李的達四，告他謀奪坎山，我是來通知答辯的，他是住在這兒嗎？」

(28) 難道還怕我不準備嗎

▲副狀

子虛聽到這話，魂靈纔漸漸入壳，叫婁氏走過一旁，親自開了大門，把傳票副狀等一一收下，直等到那送達人說了許多「這兒」「那兒」「說得上」「說不上」的話，掉頭走出，纔把那紙副狀，擡起來仔細一看：

副狀 自繕

原告人李達四，年三十六歲，紹興人，住東鄉徐店，業偵探。
從參加人周傳有，年三十歲，同上，住東鄉周塢，前業水警。

被告人，張兆華，即張逢春，年未詳，紹興人，住東鄉張店，族長。

張友三，乳名阿三，同上，禮房長。

張子虛，官名敦實，同上，樂房長。

張銘新，官名贊湯，同上，射房長。

張阿狗，綽號狗洞天王，同上，御房長。

張阿金，綽號金大砲，同上，書房長。

張春蘭，一名則王，又名挺香，同上，數房長。

為貪戀風水，謀奪坎山，請求確認所有事。

(一) 訴訟標的。土名金鷄墩坎山一塊。(詳見圖說)

(二)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緣達四先曾祖芹香公，前任虞賓縣學訓導；禍逢粵匪竄

入，曾祖殉身報國，由達四先祖家駒，卜葬金雞墩，計購坎山二畝零。嗣因達四祖遷居麗

水，伯祖家龍，不知所終，久失祭掃，遂被兆華等乘間霸佔，所有蔭木，盜砍淨盡，直至達四

先父兆熊，從軍來紹，始重養蔭木；先父故後，達四亦時往察看，以故所養蔭木，得保無恙。現該蔭木，已由達四拚給傳有砍斫，本無異議，乃兆華等貪戀風水起見，聞竟僞造家譜，謀奪坎山，似此特衆橫行，不法已極。除已由達四具狀告訴，按律究辦外，謹將先祖親筆祀簿一本，一併呈案，請求俯准確認該坎山爲達四所有，俾傳有得以依期砍斫，實爲德便。再本案訴訟標的之價額，計值洋九百元，已遵章照納印紙費，合併聲明。謹狀。

山陰分庭公鑒。

計呈祀簿一本，圖說一紙。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自收受副狀之日起，五日內，提出答辯狀。

看完了，就接連的哼哼響了兩聲，將副狀傳票等，向袖裏一塞，一句話也不說，跑往銘新家裏去了。在下叙至此，不禁起了一個疑問，閱者諸君，可曾看過這副狀的內容嗎？看這狀內所叙的情由，完全是一紙民事訴狀，怎麼又叫做副狀，不叫民事訴狀呢？原來依現

行條例，凡民事起訴的原告，除繕成正式訴狀外，須另繕副狀一份，以便法院裏好交承發吏送達本案的被告，使他知道這原告所訴的，是什麼一樁事，將來對於原告的攻擊，應怎麼防禦，就可以細細辯訴，這是司法制度革新以來的好處。不比從前專制時代，非賄通衙役，抄出那底稿來，簡直一點都摸不着頭腦。然而子虛雖是個紅門秀才，却比不上銘新曾和金老頭兒等，吃過幾場官司，略知一二，所以他看過這副狀之後，又好氣，又好笑，一言不發，就跑到銘新那邊去了。他走不了多遠，覺得這事真有些奇怪，「達四等要告我謀奪攻山，就去告我好了，怎麼又白繕了一份副狀，來通知我，難道還怕我不準備嗎？如謂這副狀是法院裏照繕的，却又明明蓋有自繕兩字的戳記，抑何如此不通呢？咳！這也不必管他，真是我子虛自己悔氣，交了個祿堂運，『屋漏偏逢連夜雨』，有這麼湊巧。」隨說隨走的，剛經過春蘭家門口，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子虛！子虛！你幹什麼？」子虛回頭見是春蘭，參皺眉告訴道：「你還不知道李達四等告我們謀奪攻山的事嗎？」說着，正想把剛纔塞在袖裏的那紙副狀，取出來遞給春蘭一看，春蘭止之道：「這事總

吃得先和銘新去接洽，方纔安當，好得他家裏，離此不遠，還是到那邊去再看吧！」盧即答道：「我正想到他府上去，商議一切呢！」兩個人一邊說，一邊走，看看已到了銘新的住家門口，剛待要推門進去，祇聽得狗洞天王正狺狺的大放其喉嚨，和金大砲兩個人，在裏面吵嘴起來，一個說：「都是你釀成的禍，如依了我表兄祖的辦法，先告他們一個偽造私文書的罪名，那有今日？你硬說他和趙曲生等是通同一氣的，偌！偌！法！警！送來的傳票在此，怎麼反告了我個頭名？」一個說：「放你的臭屁！不是他去做眼線，怎曉得誰是修譜的董事，誰是監譜的先生，我阿金說得出，做得到，不怕他們甚麼陰險，鬼鬼祟祟，誣告我大砲，假造宗譜，我遲早總要送他們這班人，到那陰司裏去，見一見閻王，纔出我這口惡氣呢！」

(29) 試一讀這篇煌煌大文

▲刑事辯訴狀

這時候，銘新和族長兆華，都不敢插嘴，像是隔岸觀火的一般，眼睛烏溜溜看他們這樣

廝開。直等到子虛春蘭等進去，分頭勸解了一番，方纔明白。李達四等還一面告了刑事，說我們捏造譜牒，謀奪坎山，這刑事案，明日下午一點鐘，就要開審，所以阿狗等先跑到銘新屋裏來廝開。銘新沒法子對付，祇好呆呆地坐着不響，後見子虛又將民事副狀交給他看，也纔明白李達四等的手段真辣，竟爾雙斧齊下，令人站立不住。大家研究了一會兒，什麼民事啦，刑事啦，總不知怎樣對付纔好。畢竟銘新倒還有一點見識，分別說明道：「這民事倒沒些打緊，還有五天限期，預備我們答辯，就是這刑事，審期非常迫促，若不去遞呈子，聲明聲明，恐堂供不好，容易誤會，但急切之間，又想不出什麼人，有那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才具，這却怎生是好？」當下祇有春蘭提起蒙館裏那位史先主，倒還使得，子虛卽冷笑道：「就是史伯通啊！前幾日他曾和我瞎鬧，硬說『匍匐公庭』的『匍匐』兩字，都有個草頭，豈不是匍匐要變了葡萄？真個葡萄不像葡萄，蘿蔔不像蘿蔔嗎？他怎能担這重任？我看還是請銘新兄發揮幾句的好，又老練，又典雅呢！」兆華等聽了這話，覺得很不錯，遂不約而同的，都滿口推舉銘新，總要請他替族裏盡點特別義務，迫得

銘新辭無可辭，只得呼呀唔唔，搖頭擺腦的，做將起來。足足費了三四個鐘頭，纔草就一篇刑事辯訴狀。

爲意以明珠，冤哉枉也；仰求發奸摘伏，務得其情事。竊民族遷居張店，三百年矣，清白家風，世守勿替。嘗思始祖赤松公遺訓有云：『勿說謊，勿好訟。』今猶歷歷刊在譜例。民等或築膺田畷，或忝列膠庠，木本水源，數典敢忘其祖。第人心不古，至今日而機詐尤甚，顛倒是非，抱冤何極。且夫金雞墩故山，素爲民族禮樂等六房所輪流管業者，民等始祖墓在焉，實民族發祥勝地，堂堂乎張也，夫人知之。乃秀民達四等，覬覦故蔭，公然盜竄，不得已，經民族赴禾投訴，倖逃法網。茲竟含沙射人，橫加誣讒，反謂民等捏造譜牒，謀奪故山。此真蛇虺其心，豺狼其性，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嫉者也。嗚呼！慮後患之無窮，冤沉三字，祝先賢之復出，獄折片言。民等對簿公庭，何敢妄有希冀？惟懇秦鏡高懸，俾得早日昭雪而已。謹狀。

叙事至此，試一讀這篇煌煌大文，焉哉乎也，滿紙雜陳，倒還覺得抑揚頓挫，在下不敏，敢

模倣其體，批評數語道：「斯人也，而有斯文也，其然耶？其不然耶？抑言之過其實耶？還望聽訟吾猶人者，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則庶乎其不差矣。」

(30) 怎麼也自投羅網

▲親告

今日是十二月一日，就是鄔侑解送到禾的第三日。承辦是案的包檢察官，因前昨兩日偵查結果，既據鄔侑一再自白，搜獲的烟土，確是他個人暗地裏幹的事，子虛可卿都實不知情，和那茶房阿富的供詞，針縫相對；而私娼賈黛玉，又直認受寄烟土，毫不抵賴；所以包檢察官爲免除訟累起見，不再傳喚子虛可卿等，到案鞫訊，就預備將鄔侑令阿富賈黛玉三人，併案起訴。詎料烟土案方偵查明確，那鄔侑誘姦可卿的風流案，又因之發生。原來可卿卽黃王氏，是鄞縣黃夢華的妾，鄔人直呼妾爲小嫖人，或尊稱阿姨，或謔稱搭不動。可卿前隨鄔侑來禾，聽說是托詞省母，後因逾期已久，遲遲不歸，夢華遣人追查下落，纔知道孽海茫茫，已被人引誘，匿迹鴛湖，所謂搭不動的，也居然不待搭而自動的。

走了。夢華不得已，祇得親自赴禾查訪，時適上海某洋行經理黃某的姨太太，也叫黃王氏，自被畢勝和誘後，正天長地久，成了一對佳偶，姘居什麼旅館內，夢華聞其姓氏相同，不管三七二十一，遞了一紙親告狀，說什麼小妾黃王氏，被畢勝誘拐至此云云。此案另分配一個巴檢察官辦理，忙填發拘票，把畢勝和黃王氏兩人，驀地拘到分庭。無巧不巧，當拘提的時候，他們倆却好躺在床上，大抽烏烟，所以還有一副烟具，兩盒烟膏，一併呈報到案。當由巴檢察官立傳夢華當面質對，不料相見之下，夢華愕然失色，始知指控的黃王氏，不是可卿，一時闕傳笑話，爲包檢察官所聞，心知夢華的妾就是他承辦的那件鄔侑販賣烟土案內之黃王氏，便傳夢華問個明白，又發票勒傳黃王氏即可卿去了。這時候，江瑚因友三來報告，鄔侑已釘鐐上銬的話，正調查得清清楚楚，回家告知，鄔侑怎麼被逮，怎麼供認，包檢察官又怎麼主張，背地裏爲可卿僥倖。就是那張友三，前兩日心恐叔叔子虛無辜牽及，一日之間，江家啦，分庭啦，不曉得往返跑了多少次，至此也心稍定，和那江瑚兩個人，感慨歎歎，說起鄔侑是個懂法律之人，怎麼也自投羅網的話，忽

見有一法警闖入，睜着眼來追問江瑚，黃王氏呢？黃王氏呢？友三知大事不好，已趕回寓內去了；托人寫了一封快信，寄給子虛，叫他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當下祇有江瑚妻某氏，聽說分庭裏又來勒傳可卿，一味哀懇江瑚，要替可卿解脫。江瑚因負有保人責任，祇得置之不理，喚出一個玉容憔悴，可憐又可愛的女郎，像是一枝帶雨梨花，眼巴巴看那忍心的法警，無端折得去了。唉！據聞這位女郎，已在某女中學畢業，怎麼踰牆相從，也和那未受教育的蠢婦一般；作繭自縛，甘受孽報如此。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試爲易地設想，正不知心淒腸斷，若何痛楚啊！

(31) 倒是一個模範法官

▲諭知判決

嘉興人有幾句罵人的土話，「條個人，真叫諸人怨，眼睛張亮點，哈唧頭同人家勿搭架的。」細細譯他意思，無非罵人家太會瞎纏罷了。誰知道今朝個個人，你說勿搭架，他偏要搭架，你說眼睛張亮點，他偏眯着眼死不肯張亮，不管招怨不招怨，一味和你瞎纏不

休。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原來包檢察官訊明鄔侑等數罪俱發，提起公訴後，聽說承辦的推事，就是住在江瑚隔壁那個劉公館裏的劉老爺。江家裏的劉媽，平日聽着江瑚說起劉老爺時常和太太說什麼案子，太太總勸他身體要緊，他却孜孜兀兀，焚膏繼晷，又勤又慎，又明亮，倒是一個模範法官。劉媽牢記在心，所以此次可卿被控，他竟自作聰明，屢向劉公館裏的趙老太婆，在城河裏洗衣或淘米的時候，提起可卿怎麼可愛，怎麼可憐，怎麼受了冤枉，苦苦央求他，轉求太太，告知老爺，千萬格外原諒。那趙老太婆，是個嘉興本地人，太太早吩咐他過，不許說起案子裏的話，今剛遇着這劉媽，一而再，再而三，和他瞎纏不休，所以那趙老太婆，就罵起這幾句，搭架勿搭架的嘉興土話出來，這是聞文中的聞文，不必細叙了。天下事真湊巧，聽說畢勝和那黃王氏名美卿，吸食鴉片烟案，也分配劉推事承辦。本來巴檢察官，因和姦沒有親告，祇起訴一個抽大烟的罪，不料劉推事開審的前一天，恰好上海某洋行經理黃某，也趕到嘉興來親告，巴檢察官就追加起訴，由劉推事酌量情節，竟結結實實的，辦他們倆一個和姦罪，各判處徒刑二年四個月。一

個吸食鴉片烟罪，各判處徒刑八個月。均定執行刑期二年六個月。時可卿等都已提到待質所，靜候判決。聞此消息，不由的呀了一聲。一個個伸了舌頭，縮不進去。可卿更是胆怯，鉄青着臉，顛巍巍的說道：「怎……怎……怎好？——怎……怎好？」一會兒，門鈴響處，傳說鄔侑金、阿富等，販賣暨竊取鴉片烟，與和誘和姦案，又諭知判決了。祇聽得劉推事當庭宣告判決主文云：

鄔侑意圖販賣而收藏鴉片烟之所爲，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併科罰金三百元。和誘黃王氏（即可卿）之所爲，處三等有期徒刑三年，定執行刑期四年。褫奪公權全部五年。與罰金併執行之。如無資力完納罰金，得易以監禁三百日。

黃王氏（即可卿）與鄔侑相姦之所爲，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褫奪爲學校校長及教職員之資格三年。

金阿富竊取他人所有物之所爲，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又六個月。

賈黛玉受寄贓物之所爲，處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又十個月；暗娼賣姦之所爲，處拘留十

日併執行之。

煙土二十一包沒收之。

鄒侑黃王氏（即可卿）金阿富賈黛玉未決期內，羈押日數，均得以二日折抵徒刑一日，或罰金一元。

訴訟費用，鄒侑負擔五分之一，黃王氏（即可卿）金阿富賈黛玉各負擔五分之一。宣告畢，又諭知上訴法院及期限，並命將鄒侑等還押看守所而退。據說鄒侑和可卿，自受此制裁後，往事思量，不覺有感。可卿會草有一首不新不舊的變體詩，遣人投給鄒侑。可卿可卿！你是個潔淨高尙的女學生，你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學生，祇爲一念之差，斷送了終身。侑人呀！侑人！說什麼戀愛自由，男女平等，世界文明，到如今，這身體自由都喪盡。畢竟是可卿誤你，你誤可卿？

鄒侑報以五絕一首：

好色易媒孽，貪財枉自戕；而今恍然悟，回首路茫茫。

後爲詩人莊一蝶所聞，諷誦之餘，不勝感慨，也口占一絕，留以警世云：

自來天網本恢恢，孽障重重色與財；不信試看鄔侑事，分明果報眼前來。

(32) 那裏好如此瞎告

▲管轄錯誤

再說友三自回寓託人函知子虛後，心裏很替他着急；倘若和可卿一般，也驀地的捉將官裏去，豈不是白吃了虧，還被達四等暗暗笑煞嗎？正想繼續去探個明白，却又接到一封子虛寄來的快信。友三是個向來業農的人，目不識丁，自然要請人家述給他聽，方纔接洽。說也真巧，恰好那看信的人，老眼有些昏花，竟錯雜誤認了幾個字；祇聽他開口第一句，驟說：「木子達，四日前，喪心病狂」的話，不覺心裏嚇了一跳，難道阿木的次子阿達，真個幾日前發了狂病不成？直至聽說怎麼「錯認伊祖玫山，爲李祖業，和一口咬死族裏傳三寶」這幾句話，纔有些狐疑起來。心想阿木之祖，是否別號玫山，雖不得而知，而張姓族裏，並無姓傳名三寶其人，這是我明明知道的。再三思維了一夜，總覺得有許多

牛唇不對馬嘴的地方，所以友三次日早起，即將原信托江瑚再看了一遍，始知道信內是說：「李達四，日前喪心病狂，竟爾平空瞎訴，明明我祖坟山，胡說是姓李的祖業，且一口咬死我族裏傳家之寶，說是兆華等後來改造過的，似此瞎三話四，反口噬人，可畏可恨。」云云。江瑚不說明還好，怎麼一說明，就把友三氣得個忿懣填胸，突然舉起那一隻極粗笨的手，把桌子上一拍，向空大嚷道：「那裏好如此瞎告，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繼又拏指頭揲着數了數，接着道：「我把呈子遞進，已有四天，怎麼還沒有動靜，倘若達四等真的都回到紹興去，那是更加傳喚不便了。我死等在這旅館裏，多住一日，便多一日開銷，不是白花的錢丟了水，自己來買苦吃嗎？」不得已，祇得托江瑚轉請那個做過狀的畢勝來，商議辦法。誰知道那個畢勝，名不副實，替人家做狀子，未必一定是勝，他自己倒先吃了個大大的失敗。因在某旅館內，和一個女同學，戀姦情熱，已捉到分庭裏去了。友三一時想不出什麼法子，祇好管他的娘，先回轉旅館裏去再說。那知旅館裏的賬房先生，早已代收了傳票，前幾日友三另案告那達四等串拚陰木的民事案，後日上午十

點鐘，就要開審了，沒奈何，勉強等了兩日，屆時往分庭報到，果然祇有張友三一人；承審推事略問了幾句，便諭知道：「李達四等，現都已回紹興去了，在嘉興管轄的地方，並無一定住所，依民事訴訟條例第十四條前段，及第十五條第一項，各規定，應向被告住址所在地，就是山陰分庭去起訴，方爲合法，」等語。當下友三聽說這話，心裏到很願意，便一味請求，准予移送紹興法院審理。以故承審推事，也就當庭宣判，本案管轄錯誤，應查照民事訴訟條例第二百九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將原告之訴，予以駁斥；惟原告曾聲請將本件訴訟，移送管轄法院審理，依同條例第四百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應移送管轄法院，卽山陰分庭裁判云。

(33) 都各自和盤供出

▲刑事被告人

常人說得好：「人類中，祇有那營漁業的人，其心最黑毒；鵠蚌相持，他却安然獲利。」唉！這是什麼話？漁人所獲的利，不過一蚌一鵠，究竟不是同類的人；而且鵠蚌相持，純是出

於鵝蚌自己的不好，那漁人並沒有去播弄他，慫恿他，哄嚇欺騙他，不過取的現成貨，怎麼配得上黑毒兩字。惟有類似漁人的訟棍，他却天天希望同類的人，越多事越好；本來無事，要播弄到有事，本來小事，要慫恿到大事；又恐同類的人，不受他播弄或慫恿，哄嚇欺騙，無所不爲；就是至親密友間，也只顧自己有利好圖，不管他生命財產，有無危險損害，眼睜睜看到兩敗俱傷，他却還白詡得計，笑向人說道：「鄉裏人不發癲，衙門裏斷火烟。」人具此心，這纔算得是比炭還黑，比砒霜還毒，加得上黑毒兩字的徽號。旁且不說，單說趙星曲和包寅在周傳有家裏，一夕的談話，便知道訟棍的心，比較那營漁業的人，要黑毒到萬倍了。當日趙星曲等決議由李達四棍起民刑訴訟後，那李達四自然依議去實行，前文已交代明白。星曲和包寅，本是個知己老友，無微不談，再加這一天，傳有會備了許多酒菜，他們兩人，吃得個酩酊大醉，所以客窗一夕，把平日得意的事，好像那發瘋的刑事被告人一般，都各自和盤供出。星曲先款款說道：「我從前初幹這交易，還不知其中秘訣，做的都是零戶生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包寅聽至此，竟不待他說

完，便脫口插道：「這倒是直截穩當的辦法，論到我呢！一向歡喜拋天網，有時偷鷄不着，還失把米啊！」說完了，哈哈一笑，星曲又接着道：「穩當是穩當，但是和上海四馬路的野鷄一般，任你怎麼狎客盈門，天天做這頑意兒，總賺不到多錢。」包寅聽說這話，又故意開笑道：「你不消瞞我，不消瞞我，你娘舅那邊，不是會得了一筆橫財，結果還弄到通緝，你就乘興跑往上海堂子裏去，大嫖而特嫖嗎？」說完了，又呵呵大笑不休。星曲聽他提起這事，急止之道：「休嘲笑！休嘲笑！螳螂捕蟬，你還不知有黃雀在後呢？那事再不必提起，我老實說，在嘉興地方，倒真做過一批整注生意。那時白天來的那位李達四，恰好探着一件沉屍滅迹的命案，兇首是個江山人，叫做邱買兒，這老邱也是命裏該死，平白地却逃到嘉興來，時傳有剛在禾充當水警，不曉得什麼冤孽，偏被他碰到，他就暗地裏告訴我，老邱是寓在我的朋友某家內，我因此就通知達四，把老邱捉將官裏去，併向我的朋友，敲了一頓小竹槓，請大家吃吃，可笑那朋友器量太窄，便一氣氣死了。我索性管他的娘，把他的遺款，攏總都捲得過來，這不是一批整注生意嗎？」老二說至此，神氣非

常活現，竟把口中的饒涎，都和粉條也似的，一條條都流掛到嘴唇外來。包寅是個好勝的人，那裏還忍耐得住，也便不客氣，大吹特吹的笑道：「你還沒見過我的真本領哩！從前賺了幾個錢，還是靠那個軍政分府裏諮議的招牌，不算什麼稀奇。如今我却實行平民主義，只消在幾家有名的報館裏，掛了個空名，那不肯官吏，也不怕他不送炭敬來。前日子某委員路過此地，說起來，也總算一個帶親的老朋友了，都吃得送我一點老規矩，哼！你看我本領如何？」

(34) 包管他批駁不來

▲證據力

兩人促膝談心了一夜，真個越談越起勁，不覺鷄聲喔喔，已是四更時分，他們倆纔滅燈安寢。不多時，包寅鼾聲大作，正夢想着昨日怪劇，忽作聲自喊道：「伊瘋了！伊真又瘋了！一時星曲也適夢見熊氏，并聞其曼聲應道：『兀的不想煞人也麼哥！兀的不恨煞人也麼哥！爭奈幽情脉脉，歡少悲多。』」繼又聞包寅回答道：「怕他吃你那隻熊掌不下啊！」

二人一唱一和，樂得個星曲哈哈大笑，口說：「有趣，有趣。」這是他們倆夢中的囈語，不必細表。且說傳有自聞周小奶交保候審之後，覺得老寅的計劃，十分危險，所以包寅次日起來，雖會述及前擬的辦法，如何精明，如何老練，傳有祇是吞吞吐吐，沒有說不好，也沒有說好。包寅心知其意，就乘機荐賢自代，當場推許星曲，於此道怎麼經驗豐富，思想深沉，不如托他經辦，比較我老寅穩妥得多些。傳有因星曲承辦那件攻蔭案，確乎本領不弱，心裏早注意到此，祇碍着包寅的臉上，有些難以爲情，假意殷勤了一下；星曲當其時正感激包寅，會替自己調停岳家的事，不好意思逕行承認，因此也佯推了好幾次，始允担任其事。當下包寅便告辭了，傳有等，各幹各的事去，不再細叙。下面叙的，純是傳有和星曲兩人的談話：

老二！今天不是十月初八嗎？三天的限期到了，我不把簿子交進呢，明明有供在案，怎好抵賴？但是小奶的殷鑒不遠，我怎麼又好帶頭去就箍呢？

哦！你說那本存款簿啊！交不得，交不得；那簿內筆跡，不是你自己親筆嗎？

是的，親筆便怎樣呢？

提出自己親筆的簿據，證明自己付與周祥記的錢，是存款，不是股款，論到證據力，已很薄弱；且恐被問官一旦察破，辦你個偽造私文書的罪，倒是百口難辭。

是呀！我原是怕這着棋不好呀！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那筆錢，要說不是股款，覺得空口講白話，人家那裏相信呢？

你怕這一層啊！我倒有個主意，要先問你一句話，那筆錢是幾時付出的？

呀！我真健忘了，容我再細想想。啊！不錯，記得是在八月二十二日。

哈哈！湊巧，湊巧，你向李達四承拚攻蔭，不是八月二十一日訂約的嗎？你就說這筆錢，是

托周祥記轉交李達四家內的拚價，倒是個天生成的好法子；橫豎李達四和自家人一

般，叫他做個硬見證，那裏還會推托呢？

不對！不對！我已供明是存款，怎麼又好胡亂說做拚價呢？

咳！你也出門吃過幾年衙門飯的，怎麼如此石板刻字，倘若法官問起這句話，你不是好說暫存暫存的嗎？

暫存是不錯，倘又要我拿出簿據來，那時怎麼對付呢？

罷了罷了！索性幫忙幫到底，我替你造本家用簿，也好臨時對付對付；但是千萬不要供出是我的筆跡，祇說是你內人托人記的，那人已病故，不好對質了。
呀！限期已到，這是怎麼好呢？

這倒不妨，今日剛剛是個星期日，衙門裏休止辦公，祇消明日遞了進去，包管他批駁不來。倘若庭訊時，問起你爲什麼逾限，你就說那天是個星期日好了。

老二！你的手段真高妙得很，草怪老寅也滿口稱贊你，經驗豐富，比他要穩妥得多哩！客氣，客氣，我不過替朋友做事，總格外盡心些，牢牢記着那曾老先生說的一句話：『爲人謀而不忠乎？』

(35) 這倒是一個好消息呢

▲假扣押

他們倆計議已好，傳有就往木街上，向一家小雜貨舖內，買了本新批發下來的，足五十頁黃草簿，好容易兩個人辛苦了一夜，纔僞造成功。星曲深恐問官不信，要多方指摘，還叫傳有的內人袁氏，想出許多七零八落的家用散賬，攙雜記入，預備庭訊時，好隨口回答，或另舉證人，證明其他各賬，都一一實在。直到初九的早上，星曲正握筆草那交狀稿子，猛省着自己的筆跡，恐和家用簿內，有些彷彿，叮囑傳有另請一人來代繕。驀不料氣喘似牛的富有，突白跑得進來，失聲打怪的叫道：「傳有！傳有！你還睡在鼓裏，周小奶已一個老早搵逃得走了。」傳有聞此噩耗，不禁嘎的一聲，舌頭都短了半截，嘴裏亂七八糟的空嚷道：「害人不淺！害人不淺！我好忍心掙得幾個錢，這麼一來，不是白搵了水，莫怪一般資本家，要整千整萬擺在洋行裏去哩！」說着，看一看星曲，似乎料星曲也一定要替他着急，那知星曲已胸有成竹，反微笑說道：「這倒是一個好消息呢！」傳有聽着這話，有些尷尬，不知他葫蘆裏是賣的什麼藥？直弄得呆了半晌，倒是他阿哥富有急欲打

破疑團，從旁插問道：「怎麼還說是個好消息？我倒不懂。」星曲方從容答道：「小奶既然遠逃，埋頭異地，那就和死了一般，正好乘這機會，告他一個捲逃存款，凡因合夥所生的一切債務，既可藉口不還，所有店內殘餘財產，又可變價抵償，滿儲入自己腰包內，豈不是一舉兩得，你看這計策好不好呢？」富有便連聲稱了幾個「好好」，傳有是個工心計的人，因這事利害切身，自然顧慮得格外周到，故又向星曲問道：「周小奶的捲逃，無非因邱王氏等催逼得太厲害，出此下策，就算法官認我這股款，是一筆存款，判准照償，小奶這麼一逃，邱王氏等訴追各款，當然要來分攤，而且店主既走，那班沒良心的夥計，免不了又要乘機攙撥，暗地裏也當損失不少，七折八扣，我這筆款子，那裏還有十足抵償的希望，這是怎麼好呢？」星曲躊躇了二三分鐘，纔說道：「這事就誤不得，越快越好，一面趕緊邀同地保，到那店裏去檢點檢點，一面祇好先下手為強，趕遞狀子，把那周祥記酒店，假扣押起來，除此以外，沒有第二種辦法了。」傳有等聽說至此，已非常滿意。正分頭進行間，忽聞有許多人走進，嘖哩咕嚕，來探問富有：「你阿弟拚到一塊坟山，

不曉得何時開碎？我輩都是苦力的人，可給我們帮忙帮忙，也好掙幾個錢，買買油鹽。」這時候，富有想去檢點存貨要緊，那裏還有閒工夫，和這許多人談天，口裏大嚷道：「再說！再說！」這許多人的裏邊，恰好富有的堂叔阿載，也廝混在內，他是個年老耳背的人，聽見富有祇連聲叫他：「載叔！載叔！」心想富有倒很看重了他，有什麼話，要和他面談，忙從人叢中，搶近前來，和富有瞎纏了許久，惹得富有火上添油，吃他白罵了一頓，阿載方纔忿忿的走出，其餘的人，當初因阿載搶手奪腳，拚命爭先，要向富有討話講，很覺可惡，至此方知阿載誤「之」爲「猪」，不禁鬨然一聲，一個個都竊笑而去。

(36) 雖說得個亂墜天花

▲辯護

且說山陰分庭裏，有一位檢察官，姓曾，名祖藩，前本在鹿城地審廳，充任候補推事，此番分庭成立，纔奉部派署山陰分庭檢察官，他是個前清優貢出身，什麼制藝古文，都研究得滾瓜爛熟，剛剛李達四等告訴張阿狗等捏造譴牒案，適分配會檢察官辦理，所以曾

檢察官闖到張銘新自撰的那紙辯訴狀，不禁顛頭播腦，咿唔咿唔，賞識了好幾遍，突自撚髭微笑道：「我不料天下最好訟的地方，倒有此一篇不失書生本色的清水貨，破題兒，第一句，便說『蒼莖明珠』，窈不知是蒼莖呀！明珠呀！『燭影斧聲』，真是一樁疑獄啊！當下開庭問了幾句，瞥見銘新等，果然大半是斯文中人，規行矩步，似不致有什麼捏造情事，但細查張氏宗譜卷一第十六頁內，偏偏墨色較濃，且「合葬金鷄墩」的「合」，「金」兩字，入手一撇，姿勢纖弱，與同卷所刊「俞」，「余」等字那一撇，個個雄壯英挺，絕不相侔；而「鷄」字右旁，又獨從「鳥」，不從「佳」；和別頁所載「卜葬雞籠山」，「遷葬雞形」，其「雞」字，都從「佳」，不從「鳥」，顯然兩歧。心想這「合葬金鷄墩」數字，倘是後來添印，何以全頁黑色，淡濃如一；若說是抽換一頁，又何以不見有改訂痕迹；幾番攷慮，總覺難得其情。再看看那訴狀內第一名被告，就是張阿狗，真像個鄉間土皇帝一般，未必是安分之徒。這麼一轉念，狗洞天王的晦氣臨頭，竟受了一頓教訓。哈哈！這狗洞天王，前在雅叙軒茶館裏，罵得那曲生趙星曲，真個令人難受；莫怪星曲懷恨在心，此時

先要拿他開刀，把他的大名，高高擺在第一，以致無端受辱，這也是天理循環的報應。那知道阿狗因觸此霉頭，反疑銘新等，不替他迴護，就是暗中有意排擠；從此尋釁作對，張姓族裏，憑空鬧出漫天風浪，你說冤枉不冤枉呢？究竟掀起什麼風浪，姑按下不表，祇說會檢察官自申斥阿狗之後，本想以犯罪無從證明即予不起訴處分；繼念：「赤松公派下，分有禮樂射御書數六房，究竟其他五房所存宗譜，是否與銘新呈案的射房宗譜，完全一樣，尚是個疑問。且有卷之二，必有卷之一，赤松公是個張姓始祖，卷首內，或刊有墓圖及傳記，是否曾將祖墓所在的地方，土名坐落等，詳細載入，亦不無研究餘地。」以故會檢察官打定主意，也不說明緣由，便一疊連聲的傳諭下來，務令各房所存的宗譜，即日呈案候核。這是檢察官辦事力求翔實，冀盡一盡職權能事，並沒有什麼別的作用。誰知兆華等竟自誤會，以為檢察官已曲徇李達四之請，要將閩族宗譜吊銷了。這麼一想，兆華等自然要格外着急，一種倉皇失措的神態，早被那班辯攬詞訟的人，從旁看破，七口八舌，有的說：「某律師學問好，他是個法學士出身的；」有的說：「某律師經驗好，他是

曾任過實缺法官的，」有的說：「總不如某律師口才好，筆墨也好，前幾日，有一件命盜重案，真正的兇首，都辯護到宣告無罪。」此一句，彼一句，雖說得個亂墜天花，有聲有色，那知道兆華等因鑒於鄔侑的前車，一聽到律師兩字，便豫存着不敢請教的成見，竟一味搖頭不理。末後還是銘新作主，請了一位古董式的紹興師爺來，商量一切。聽說這位師爺，是姓上官，名拱笏，前清時代，曾在州縣衙門裏，辦過幾年錢穀，架子倒很十足，好容易由銘新托人去情懇，纔肯答應帮忙呢！

(37) 憲台可有什麼堂諭嗎

▲聲請豫審

鑑湖東畔，有山突起，山木已零落，惟有數竿心虛節勁的脩竹，猶是葱翠可愛。掩映中，現出一角粉牆，牆闌一牕，倚山臨水，建設得十分清雅。忽聞一陣晚風，從竹林裏傳送出來，像是有人仄仄平平的諷詠；還有幾片飛霞也似的題詩紅葉，隨着聲浪，撲簌簌墜入湖中。呀！這不是一幅好風景嗎？祇見東窗下，橫陳一几，几上羅列着，幾件文房古玩，和幾部

勸人的善書；旁坐一位鬚眉蒼白的老先生，精神矍鑠，年可六十左右，頭戴紅呢風帽，身穿一襲蟹黃蜜綢大花袍子，外面還罩起一件天青貢緞的八團馬褂，足足兩尺多長，一雙袖口，也少不了八九寸；正揩一揩那副玳瑁老花眼鏡，捏着一卷太上寶筏圖說，突自長吟起來：

陰律從來至允平，其中校勘最分明；劍林幾見無辜入，油鼎何嘗枉受烹；墮淚關前愁霧湧，奈何橋畔血風腥；犯輕犯重皆登記，按罪加誅不徇情。

忽見有一簇烏雲似的劉海覆額個丫頭，穿着半截長大腳褲，故意露出兩條粉紅淡青絲光襪來，把那隻肥屁股，弄得個擁腫不堪，一扭一捏的，跑來請示道：「老爺，銘新先生來了！可是見不見呢？」那位老先生一眼瞅見這丫頭，打扮得十分妖艷，委實有些看下去，便和黃牛喘氣一般，「旺」的一聲！接着，就沒好聲音，祇回答他一個字，「請！」不多時，銘新走進房來，先和那老先生行了一個禮，說了許多上官師爺，上官先生的客氣話，纔聽見那老先生發問道：「憲台可有什麼堂諭嗎？」銘新把偵查情形，詳細告訴了一遍。

上官先生急問道：「李姓那邊，有沒有字號畝數及完糧印串？」銘新答：「不知。」又問：「庫存鱗冊呢？」銘新又答：「不知。」惹得那上官先生詫異道：「例載人民告爭故山，如係遠年之業，須將山地字號畝數，及庫存鱗冊，並完糧印串，逐一丈勘查對，果相符合，卽斷令管業；若查勘不符，又無完糧印串，其所執遠年舊契，及碑譜等項，均不得執爲憑據，卽將濫控侵占之人，按律治罪。這不是錢債細故，凡誣告人罰金罪者，已要加所誣罪二等；而况強占民山，依律本罪要流三千里呢！我久不彈此調，未免有些荒疎，祇因老友嚴君，再三相強，說老兄是個鄉黨自好者，冤被誣讒，故勉從其請；這事尙待查個明白，纔好着手呢！」銘新聽了這話，祇得「唯唯」稱是。接續又談了幾句因果報應的話，馬上告辭而退。後聞上官先生，曾代擬一呈，立意措詞，都很得體，比那銘新自撰的清水貨，什麼且夫嘗思，一概拉進在內的，要內行些；但從民國的法官眼睛裏看起來，却又不見得內行，反見外行。聽說那呈子內十六個字的狀頭，就是：「捏砌誣控，情理難容，恩卽依律反坐，以懲不法事。」這樣的老式，倘沒有細細去研究，還不容易看出破綻。敘到內容，什麼「

禍緣」啦！「跪呈」啦！「飭差提究」啦！真個把前清詞訟家的爛調，一齊擺出；末了引經據典，且把那一部大清律例，直抄下來。哈哈！你看內行不內行呢？可惜會檢察官已將此案聲請豫審，一時沒有機會，看得到這篇內行貨；否則早窺此全豹，不知又要發生什麼許多感想了！

(38) 恭維得了不得

▲特別代理人

「假扣押」三字，前三段內，已有標明過了，究竟這「假扣押」是一種什麼程序？不妨湊這空兒，略叙一叙。「假扣押」程序，係就金錢債權，或得易為金錢債權，恐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有甚難執行之虞者，一種請求保全強制執行的程序。簡言之，叫做「保全程序」。立法原意，本為保護真正的債權而設。那知道一般刁狡訟棍，却利用此種程序，供其敲詐手段，這不是冤枉到十分嗎？趙星曲是個訟師中最刁狡者，他明知就債務人因假扣押所受之損害，將來起訴後，判決敗訴，要負賠償責任，但已熟籌再四，起訴的案由是

個掩逃存款，關於存款的證明，早有預備，縱周小奶所在不明，依法律應爲選任特別代理人，而是種選任代理人，左右不過說幾句空套話，敷衍敷衍，斷不致吃到敗訴，且萬一不幸而失敗，直接爲傳有保全合夥資，本，卽間接爲邱王氏等保全抵償財產，屆時主張利益，更不發生賠償問題。所以星曲就毅然決然的勸傳有先聲請假扣押，果然承辦推事田崑良，審查一過，認傳有聲請狀內所釋明的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都甚正當，隔了一日，便有個承發吏，姓何名思義的，一個老早，送達裁決正本來。這時候，星曲尙作客周家，聽說鄔佑人業已被逮，正在富有面前，大吹法螺，說什麼我老二的手段怎樣？富有拍手稱快，恭維得了不得。忽爾，何承發吏說起，假扣押的聲請又准了，星曲忙把裁決正本接過來一看，一點也不錯，正文是：

周小奶所有周祥記酒店內殘餘財產，准予假扣押。

周小奶如提供担保大洋三百元，准卽停止或撤銷假扣押。

理由是：

查民事訴訟條例第六百十二條規定，因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爲金錢請求之請求保全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等語。本案聲請人與周小奶爲存款涉訟，既提出家用簿爲證，並稱周小奶已席捲潛逃，請將周祥記酒店殘餘財產，迅予假扣押，云云。核與上述條例規定，尙無不合，應准予以假扣押。並查照同條例第六百十九條規定，記明因停止或撤銷假扣押應供担保之金額，特爲裁決，如主文。

星曲喜不自禁，接連說了兩句：「准了！准了！」那富有格外快活得起勁，也不管事實上已扣押，未扣押，三個人先吃起酒來，五魁八馬，猜了半天的拳，纔由富有陪同那何承發吏到周祥記酒店裏，實施扣押。何承發吏酒量還好，微覺得渾身有點火刺刺發熱；富有却因酒已吃飽，再經了當頭風一吹，看他神態，便有些糊塗起來，嬉皮笑臉的，對着來旁觀的小丫頭，憑空亂嚷道：「女人我不希罕！我不希罕！」在那裏大尋開心，不防嘩琅一聲響，簡直把清早吃下幾碗麵條，都一縷一縷，蛇舌也似的，噴到那小丫頭穿的件簇新衣上去，小丫頭也祇得拿他沒法；那知富有早又翻個大轉身，兩眼向天，四肢冰冷，直

挺挺的擺在地上，差不多似要嘔氣的了；好容易由旁觀的人，七手八腳的，抬到家裏。忽又聽着星曲忍不住的叫，「哎！哎！哎！」也不知道是酒醉，是發痧，急得這班抬人的老倌，祇好暫丟開富有，趕上前去，胡亂的問：「什麼痛？什麼痛？」星曲只是雙手捧着肚皮，搖一搖頭，把那張烏喙似的嘴，聳人家做手勢的法子，做了個嘴勢，似乎要勞動這班來問的人，快把那隻重供小傾的大圍桶，移近了一點；這班人偏沒有個會意，呆地都立着發怔；星曲竟不客氣，糞裏巴拉，撒了滿衿兜的原料出來，賞給許多人去化製香水，你看是不是好氣又好笑呀！

(39) 原是不答應呀

▲證人

夜色已深了，星曲悶悶的獨坐在客房裏，唇脣翕動，像是發言：「剛纔不知吃下了什麼東西，好厲害一陣怪痛，便糞巴糞巴，瀉得個不像樣子，真膾炙人口了。咳！這地方又比不得家裏，好叫嬌嬌來收拾收拾，吃得貓撒屎自己埋，想起來好不慚愧啊！」說時遲，那時快，

不防傳有口應訊回家，笑得格格，向星曲來報道：「好極了！好極了！狗洞天子碰了一個大釘子呢？」星曲驀地聽到這風信，從前受的滿肚皮惡氣，已無形消去了一半，便隨口問道：「銘新等都已交保嗎？這時傳有開心已極，不曉得怎麼一轉身，竟把左腳踏到星曲丟在屋角的那件腌臢褲上去，忍不住的死叫：「什麼臭？什麼臭？」玲兒曲將何承發吏來假扣押時，富有怎麼酒醉大吐，自己怎麼怪痛的情形，說個明白，兩個人臉對臉日光一射，自然而然的，笑得肚子都要嘔斷了。這倒用着一句蘇白，「阿舅難為情。」呀！這是誰笑呢？畢竟富有是個傳有的胞兄弟，他老早聽得傳有的聲音，在隔壁房間裏，和星曲倆笑得個不亦樂乎，就慌忙起來，套了鞋子，繞個灣，跑進交房裏來，高聲問道：「傳有！你回來了！阿狗等可會辦罪嗎？」傳有含笑對着富有回答道：「還沒有辦法，也沒有交保，祇聽說要把張姓閩族的宗譜吊銷了，這都是因達四爲人太忠厚，沒有十分攻擊的不好，我不是說，一不做來，二不休，此時若不辦他們的罪，將來還要吃他們的虧呢！」星曲聽他提起達四，忙插問道：「達四可答應來做證人否？」富有知作證的

事，是爲邱王氏等訴周祥記的事而問，不是爲攻蔭案而問，急代答道：「周祥記的東西，不是已扣押了嗎？倘是法官不認阿弟的股款爲存款，怎麼還派吏來扣押，既准了扣押，周祥記這樁案，便可放心大胆的勝訴，達四肯來作證也好，不肯來作證，也沒有什麼關係。」說至此，就轉了個頭，向阿弟叫了一聲：「傳！你還是把那審理宗譜的情形，仔細的述了一遍，好待我們商量個辦法呢？」傳有還沒有開口，星曲倒又刮白道：「不是這廢說，銘新等既沒有交保，吊銷宗譜的話，恐沒有這般容易；但檢察官既要另吊其他宗譜，想必是爲參攷地步，可見那宗譜已有幾分捏造嫌疑，不致發生誣告問題；而且告訴人是李達四，說一句沒良心的話，就是要辦誣告，也是辦達四，辦不到我們，所以沒些打緊。至這周祥記的案，那本家用簿……」星曲說至此，忽把那雙鼠眼，四下裏望了望，纔低着喉嚨的說：「我們都是自家人，不消瞞得，明明是偽造的，倘若達四不來作證，怕的將來發生危險，倒底誰去受罪呢？假扣押是一樁事，存款不存款，又是一樁事；如果判決結果，斷定是股款，不是存款，我索性說句通天話，那時因假扣押所生的損失，說不來還要

一五一十的賠償呢！扣押「兩字」的上面，特加了個「假」字，顯名思義，我想你也應當明白了。」傳有等聽完這話，都嚇了一跳，富有更是着急，忙問傳有：「達四到底是答應否？」傳有呆呆地答道：「原是不答應呀！偷已答應，怎麼還待你再問呢！」富有又忙請致星曲道：「他說是不答應，這倒怎麼好呢？」星曲忽的冷笑道：「我自自有法子，只消如此如此，達四總沒有不贊成的。」傳有等纔默然無語。

(40)起碼要二十多天

▲公示送達

虎吼也似的北風，一陣一陣的，越吹越緊，怕是天要下雪了！這麼冷的天氣，偏有人背負包袱，拿著雨傘，忽忽的向畝田邱這邊亂跑，這是什麼人呢？不是叫張子虛嗎？祇見子虛一跑到邱家門口，便用手按了鈴，鏗的一聲響，蓬門真個爲君開，有一老婦出來，迎面笑道：「子虛！你怎麼冒着大風，跑了許多路來看我呢？」子虛忙搖着手，阻道：「舅母！你……你不要聲張，不要聲張。」老婦看他這般驚慌神態，真弄得驚訝起來，急問：「什麼事？」

什麼事？」子虛也不回答，就跑往舅母房內，喘了一回息，纔把友三寄來那封走爲上着的信，說個明白；末後還埋怨了鄭侑幾句，「這是無妄之災，真冤枉煞我呢！」他舅母因此就恨恨的罵起鄭侑來：「好不要臉的東西，害人家白吃了苦。」那知道不罵還好，這麼一罵，却被老婦的女婿金阿虎聽着，他是綽號癩頭虎，一個好管閒事的人，忙趕來插問道：「怎麼一回事？我好聽得不耐煩，說出來，也好讓我阿虎去代出了一口氣。」子虛那裏肯直說，忙向老婦丟了個眼色，意似叫他要隱瞞些；詎料老婦以女婿是個半子，有話都不妨直講，竟把子虛如何被誣販賣烟土的事，和盤說了出來。說到末了，還很鄭重的告知道：「這都是訟棍趙星曲的壞主意，他和鄭侑作對，與子虛有什麼相干；竟爾一味害人，把子虛也攀誣在內；這種人陰賊險狠，切不可和他接近，免得吃了虧，自悔不及呢！」老婦的意思，無非要阿虎知所借鑒，故把訟棍的壞處，特別闡明了一番，好教他嗣後格外留心遠避；萬想不到「若要惡，癩頭虎」這句俗話，一些不差。那阿虎一聽到趙星曲三字，便搔一搔癩痢頭，好像舞臺上演戲的武角兒，豫備靠把的樣子，竟跳起來。

雙手一拉，似乎揪住了一個什麼強盜和竊賊一般，口裏哼哼了兩聲，向空作猶笑道：「趙老二啊！早被我這樣一把拖到毛廁裏去，嘗過些黃湯了！有什麼好怕他，這樣大驚小怪起來。」老婦聽至此，不覺惶然急問道：「你真個和他交過手嗎？」這時候，子虛也聽得個呆呆地，一句話不敢說，祇見阿虎就接着道：「自然是真的，難道我在岳母面前，還說什麼假話不成。老二爲岳家繼承的事，好鬧得烏煙瘴氣，自受我們這一番教訓，纔知道金家大有人在，他真吃了虧，還自悔不及呢！從來陰險的人，最怕是我們這班烈性男子，碰到了，祇有個打……打……打……倘若畏首畏尾，他便得步進步，那就反要中他的計了。」老婦聽了這話，頗不以爲然，開口便埋怨阿虎道：「我說哩！我告周祥記欠款，怎麼要星曲來替小奶等暗中撞幫？左右是爲你得罪過他啊！」子虛一聽到這裏，霍地立起來，對舅母道：「欠債還錢，古今一律，他怎麼好替小奶等橫幫呢？」老婦深深歎了口氣，「咳！我因周小奶不承認這筆款，好費盡心血，請得金阿忠水天一等來作證，那知道審期未到，他早已透個消息，叫小奶溜之大吉，這麼一來，不是上了他的當嗎？而且傳有是

祥記股東，小奶早有口供在案；他却又幫傳有畫策，指股款爲存款，一些些祥記留下的傢伙，竟朦朧過法官，也被他封得去了。最沒道理的，還說什麼小奶已逃，照現行民訴條例，祇得公示送達，起碼要二十多天，纔好結案；一邊反叫我墊出十幾元現款，要替小奶請個律師，叫做什麼特別代理人，來和我辯駁；這不是狗屁法律，白冤枉我吃了這虧嗎？」

(丑)却沒有個良好結果

▲中止訴訟程序

子虛畢竟是個領教過的人，聽老婦這麼一說，深歎「小人可遠而不可侮」，確是句格言，一點不錯。祇有阿虎却死不相信，抱着滿腔憤怒，不禁又跳起來，大言道：「我悔當時沒有重重的打他一頓，問他敢不敢再含血噴人？」說着，似恨老天沒有生他兩隻翅膀，好直飛到犀曲那邊去，爽爽快快，砰砰的飽他幾下老拳，這是勇猛少年常有的事，孔老先生所謂「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就是這班人當頭棒喝。當下子虛就把這兩句話演繹出來，細細的勸了阿虎一番，纔各自安歇。約莫過了三四日，阿虎打聽着一個消息，來

報知子虛道：「銘新等都爲宗譜事，好糊塗法官，已一個個的交保了！」急得子虛出了一身冷汗，像是雪上加霜，牙齒戰戰地怕冷模樣，好氣又好惱，直氣到不知恐怖的時候，忽然倒猛勇起來，大罵一聲：「瘟官！我恨不得化身劍俠，一道白光，挖取了你兩隻瘟眼呢！」話猶未了，忽又接到一封婁氏寄來的家書，說什麼友三已回里，鄒侑等販賣烟土案，早經審結，與夫君並沒有關係，儘可放心，云云。子虛方纔去了半肚皮的氣，仔細一想，交保不是個奇事，我前在禾也曾交過保，如今却沒有什麼關係，偷一輩子不回去，恐銘新等反要怪我了；而且橫豎免不了要出頭露面，免不了要在世間吃飯，還不如直截痛快，和他們一塊兒去想想法兒，真是真，假是假，終有水落石出的日子。這麼一轉念，子虛自然要告別了舅母，預備回去，不必細述。倒是張友三回里後，是個什麼情形，不得不略說明。友三先在嘉興的時候，早知道李達四這一邊，已向山陰分庭，民刑並進，心裏急得個無名火萬丈的高，所以纔到了家，百忙告知子虛的妻婁氏，鄒侑事如何如何之後，就飛奔也似的，到銘新家裏探個明白。其時銘新正因訟事棘手，憂憤填胸，一見友三，便

把那件謀奪坎山民事案，爲了達四同時所告的那件捏造譜牒刑事案，尙沒有判決。依什麼條例，只得諭知中止訴訟程序的原因，細細告知了他，並述及譜牒是否捏造，關係很大，黃一刑事敗訴，非但要按律科罰，且連那金鷄墩坎山，從此也要確認爲謀奪了；那時弄得家破身亡，赤松公一脈血胤，怕都要變做了莫敖鬼，乞祀無門呢！這一席話，嚇得友三呆呆地立着，一言不發；隨後還是銘新問起在禾續訴的情形，滿望有一線生機，幸而勝訴，或可借此對抗；那知道又是個管轄違的判決，曇花空現，枉費了許多時間金錢勞力，却沒有個良好結果。銘新等處此山窮水盡之時，片籌莫展，祇有相對歎歎，感懷身世罷了！咳！『處世戒爭訟』吾人當三復斯言！

(42) 你也不消假裝癡呆

▲偵查

徐店李達四，素有李常之癖；在二十三段及廿五段中，傳有和台州勇已略有述及。閱者諸君，願聞其詳嗎？待在下湊這空兒補叙出來。達四夫人巧妹，卽徐店徐阿福之女。（詳

見八段中)是個著名的潑婦,姓極悍妬,前因達四在禾補了個偵探缺,有人戲稱他一聲偵探太太,他竟不懂什麼,居然太太自命起來,爲那偵探老爺走馬上任,沒有帶他太太同去,已大鬧過一次,說什麼老爺高陞,十有九個要娶幾位臨時姨太太,瀉意瀉意,反把實授的太太,丟在三十三天去,這麼一想,所以死命胡鬧,不得開交。聽說連那老太太阿儂,也爲看不過眼,出來排解,反挨他一頓辱罵。那偵探老爺,更不消說起,自然顧不得體面,祇好負荊請罪,低頭屈膝,拜倒石榴裙下。哈哈!這次太太的風頭,真可謂已出到十足;然而天下事,不可逆料,此番達四回里,差不多快近一月,不曉得訂有什麼秘密條件,閨房裏不聞有詬誶的聲音,就是傳有那次遭台州勇來請達四去商議攻蔭情事,在平日總要訴盡幾點鐘的苦情,纔肯放他越出雷池一步;這天却祇比那台州勇略遲了半個鐘頭,便到周塢,這不是萬料不到的嗎?可是陰歷十月十二日那一天,爲會檢察官偵查宗譜,是否捏造,十分仔細,足足費了大半天工夫,比達四到家,已過了豫定鐘點,巧妹怎肯放鬆,曾澈底追究過一趟,詰問得要比那會檢察官格外精明,好容易纔聲訴明白;

那知道十七日呂推事審理謀奪坎山案，諭知中止訴訟程序後，傳有偏偏又說起周祥記存款事，你老四既不肯來作證，不妨如此如此，云云。達四心裏一想，實在不好再推托，以故這一日回家之後，就忙不迭的想到樓層這邊去，請他代撰一紙訴狀。不料樓層有個胞妹，綽號九尾狐，天生成的一副媚眼，葬送了許多英俊少年，巧妹那有不知他歷史，一聽說達四也要往樓家去，開口便說：「好！好！」把從前放下過那張豬肚面，又擺了出來，雙手分向兩腰一叉，俗語叫做「淨瓶叉」。接着，拎起一雙八字腳，蹬！蹬！走向達四面前，放潑罵道：「虧你這把年紀，倒還開心得起，左右不過多我這隻眼中釘，罷！罷！快給我一條路，還是叫我拍拍屁股的走，還是怎麼樣？」達四一聽，好像沒頭蒼蠅似的，不知剛纔又有什麼話衝動了太太，正呆呆地在那裏發怔，祇見巧妹又逼着道：「快點！快點！你也不消假裝癡呆，倘不是尋開心，怎麼想往樓家去？」達四至此，方纔明白觸怒的原因，自想「這事好冤枉，我達四又不是爲沾花惹草而去，爲的是傳有要叫我告他一張圖賴拚價的呈子，其理中，就說傳有前將拚價三百元，托周小奶代付，現因

小奶所開的祥記酒店，霎時虧倒，傳有竟一味圖賴，要我自向祥記追償，云云。以爲這麼一來，無論勝訴敗訴，傳有那筆股款，總不能不說是存款，我也好不負僞證責任，法子再好沒有；但如此詭譎之事，那裏好謀及婦人呢？只得『烏龜吃火蜆虫』，自己肚裏明白，『任憑巧妹怎樣冤屈他，他總是毫不做聲。巧妹看看達四依舊這樣死不死，活不活，說不出什麼正當理由來，心裏更加好氣，雙腳一蹬，竟硬着頭皮，亂嚷亂撞過去。達四這一次倒很有丈夫氣，大喝一聲：「呔！難道我就怕你撞，你便撞死在這裏，我去總還是要去的！」說着，也不回頭就大踏步走出。

(43) 我是奉聖旨來的呢

▲偵探

李達四不是個小小有名的偵探嗎？看前一段所叙的，這般的懼內，那裏夠得上資格，好做偵探呢？這種偵探職務，須有福爾摩斯的特別學術，特別才幹，纔能勝任得去；否則你休想去偵探人家，却恐要反被人家偵探去呢？可是李偵探這個大名，却好得懼內，纔有

了今日，這是達四自己也承認的。閱者諸君，還記得那趙星曲和包寅生在周傳有家，客窗一夕的談話中，星曲曾誑起達四探着一件沉屍滅迹的命案嗎？這事說起來話長，在下因達四偵探這命案的巔末，研究起來，覺得略有些普通偵探知識，在現在偵探界，便可成一個名家；正不必諉爲沒有特別學術和才幹，就把這普通知識，也不肯去研究，所以特將這命案偵探經過的情形，借着達四和樓蜃閒談的時候，補叙出來。樓蜃向達四懼內，不敢輕易往他家裏去亂走，這一日，達四因要托樓蜃撰狀，吃得自己去當面接洽；以故樓蜃一見達四，居然敢來光顧，就搭訕說道：「老四！你真難得，今日屈駕來舍，可是已蒙內務府批准的嗎？」達四也故意尋笑道：「我是奉聖旨來的呢！」說完了，哈哈大笑。剛待要問起撰狀的事，樓蜃又接着道：「達四！我倒有個疑問，人家怕老婆，算不得一回事，你老四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爲什麼也偏偏祇怕老婆呢？」達四聽了這話，忽想起一場得意的事，沖口說道：「你祇管說我怕老婆，怕老婆，我這大名鼎鼎的偵探，如果撞不着那怕老婆的人，還沒有今日呢！」樓蜃不知個中底細，便接問道：「怎麼一樁

「事！我倒要請教請教！」達四纔津津有味的說道：「去年五月，錢塘江裏，撈起一具浮屍，偵探長叫我去探個明白；我想不是投江自盡的，便是失足跌落，或有人推落的，萬想不到這屍身胸部，還裝有一麻袋亂石，用一條鐵鍊子，緊緊綁住那裏，完全沒有掉下，這不是奇怪事情嗎？驗得頭部左太陽穴，及右膀，各有刀傷一處，明明是個生前被害身死，沉屍滅迹的案。偵探長却限我一個月，破獲正兇；我細細的研究，死者身上，祇穿着一套義烏土布做成的小衫褲，腰間捆着一個密密針縫的扎包，胸膛前，還露出一截角的兜肚；項繩已斷，心想這模樣，倒像那義烏販牛的客人，再檢一檢扎包裏，果然有賬單一紙，上寫着丁先生，計牛洋壹百八十元，平湖方阿慶手，幾個字。這案情已有幾分頭緒，我益信我的觀察點，一定不錯的了。再看那鐵鍊子的粗細，和江山船裏鐵錨上繫的，沒有兩樣，袋裏的亂石，又都是圓禿禿的，溪灘上石子；我就注意到江山船上去，雇船到了富陽。剛剛船長是一義烏人，他說起，前夜在桐廬鄰近地方，忽聽得撲通的一聲響，他的老婆，恐是賊掉了水，硬要他去拏，他怕老婆責備，忙到後艙去一瞧，祇看見江山邱買兒的船過去，

當時還撈起一個扎馬袋，上寫有『丁牛記置』四個字，他說着，還怪他老婆多事呢！我聽說這話，料想這邱買兒一定是個正兇，便日夜找那邱買兒的船，直找到蘭谿女埠，買兒的船，正靠了岸，走進一看，果有同樣麻袋數隻，放在裏面，那鐵錨上繫的鍊子，也沒有了；我就立請女埠警察分所派警搜索，當場搜出贓物多件，從此邱買兒謀財截斃丁阿牛的案，喧傳報紙，我的偵探人犯真本領，也有人說起，豈不是幸虧撞着那怕老婆的船長嗎？樓蜃聽完了這話，便連聲稱贊道：「不愧爲偵探，不愧爲有名的偵探，我前聽人說起這事，終不甚了了，今而後纔知道天下事無不可探究之理，像老兄這般才大心細，真算得一個有名人馬了！哈哈！」達四連說幾聲：「不敢，不敢。」就請樓蜃代擬一紙圖賴拚價的呈子，往山陰分庭，告那個事前勾通好的周傳有去，不在話下。接下叙的，便是說那張姓族裏，怎樣鬧出漫天風浪的情由來。

(14) 究竟撮些什麼胡柴

▲一定之聲明

張阿狗自被會檢察官教訓之後，心裏非常忿恨，以爲銘新等倘若當場剖白幾句，何至若此，這不是他們有意傾軋我嗎？如此一誤會，所以逕往白家去，想托表兄祖詔代謀一報復方法；恰好其時祖詔也正憶及金大砲等曾當面奚落他，苦無機會，雪此奇辱；一見阿狗，却不待他啓齒，便激他幾句道：「你好！你好！我無事不踏三寶地，前次出山相助，是你做着『三請諸葛』的老調，來請得去的；誰料反入你們圈套，暗地裏串出金大砲等來嘲笑我，這等用心，抑何深刻乃爾？」祖詔說話很快，劈劈拍拍，真個和爆豆也似的，一句句鑽入阿狗耳朵裏，好不令人焦急。阿狗因此懷着一肚皮牢騷，開口便說：「什麼話！那裏是我？這都是銘新的把戲，一唱百和，難爲你表兄，也做了傀儡；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征服了，替表兄出口氣，也好維持維持我阿狗天王的威信呢！」說到末了，還將銘新等背地裏排斥，及自己並未贊同友三爲代表的情形，嘮嘮叨叨，述了一遍，表明他早有此決心，要實行他征服主義，纔肯干休的意思。祖詔聽完這話，心想：「請將不如激將好，」這句俗語，真真不錯。我剛纔不過三言兩語，果然激得阿狗怒髮衝冠，看來我這口惡

氣，正可借此發洩了。因就獻策道：「表弟！你真個想一舉手而王天下，這倒不難。我聽說你族裏爲那金雞墩、坎山、白糟，踢了錢不少，依我妙計，儘可大興問罪之師，告他一個假公濟私，串吞祠款，那怕他不屈服於筆戰之下，肉袒牽羊以逆呢？」阿狗唯唯稱是。當下便由祖、詔草了一紙狀稿。這狀稿內，措詞離奇，纔讀了三行，便覺得訕訕的，忍俊不止。原來祖、詔的本領，和他的祖宗白、詔，不相上下，「白、詔、白、詔，自己不曉得自己。」這祖、詔也是如此。說起話來，堂而皇之，娓娓動聽；若論他肚裏呢，却沒有幾點墨水，所以他這狀稿，劈頭第一句，爲「扛柳舉代」，竟誤幫爲柳，已覺好笑；然猶可諉爲筆誤，不甚希罕。接着，便是「朋分祠洋，請求如數追給，以重公費事。」簡直可謂不通！但細譯其意，大抵誤解給爲償，誤解公費卽公款，一而二，二而一，也還容易領會；至叙列事實，更莫名其妙。茲特照錄如左：

竊民族金雞墩、坎山，歸李達、四盜，賣，因而銘新等利錄燻心，不得不決然公推張友三爲代表，赴嘉興訟民三不象，也是個張族房長，寧敢不贊成。不料開支私費，卽私開之費，計

七十餘元強有零，如此扛柳冒舉代表，公私不分，朋分福洋，顯係有意舞弊；倘非如數追給，何以懲不法而重公費。因此急急焉有所一定之聲明者：(一)不准張友三舉他代表；私開之費，如數追給；(二)追給之後，永遠保存族內，公行公用；(三)倍賞族內損失及訟費等等云云。

試讀一過，究竟撮些什麼胡柴，雖欲以資逆志，亦不可得，誠令人聞之作三日嘔。那知不識之無的阿狗，偏視碣硠爲良玉，竟依樣葫蘆，托人繕正了訴狀，遞入山陰分庭裏去。真個「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這紙訴狀，從此就永爲公門中的笑話了！哈哈！這倒好套幾句賣柑者言，作爲批語道：「世之爲欺者不寡矣！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祖器業是有年矣！而獨不足子所乎？」

(45) 祇開了個文明談判

▲和解

張阿狗呈遞訴狀後，約莫過了四五日，恰好張友三也回紹了，正和張銘新兩個人說起

蔭木案涉訟情形，不勝感慨歎歎的時候；忽然走進個承發吏，送達什麼副狀來。惹得銘新呀的一聲驚問道：「誰又來告我了？」說着，隨取過那副狀來一看，果然被告五人中，有他的大名；其餘四人，即張友三、張阿金、張春蘭、張子虛等；原告也不是外人，就是同族張阿狗。銘新看至此，已氣橫了心，不禁長歎一聲，「咳！怎麼外侮未除，蕭牆之禍又起了！」友三不知就裏，正想問個明白，祇見銘新方睜着兩隻滴溜溜的眼睛，全神注視在副狀上，忽似驚，忽似怒，忽又瞠目似不解，弄得友三益加疑慮，亟問銘新：「又闖起什麼禍來了。」銘新其時委實好氣，就將副狀一擲，忿忿答道：「好蠻橫的阿狗！竟告起我們來了。」說我們朋分祠款，這不是豈有此理！」友三也便插着道：「怎麼阿狗也告起我們來了！這樣反覆無常，簡直豈有此外，他明明曾在場提議，什麼費用，都開支祠款，怎好告我們朋分呢？」條又憬然有悟，連聲的說：「不錯，不錯，這怕是白祖豁的勾當。想起來，好不令人寒心啊！」友三一語中肯，竟翻轉銘新的肚頭，哈哈大笑道：「是呀！是呀！不是祖豁的筆墨，何致一知半解，荒謬如此；但時到如今，總吃得告知阿金等，再作計議。那知道『說

起曹操，曹操就到。」阿金已進來了，瞥見友三，不知同族中糞豆燃箕，相煎已急，還開口問道：「禾事怎樣了？我們已吃過李達四的虧，一個個都交了保呢！」春蘭又驀地來了，也是這麼問法，全不知有意外事發生；直至銘新將阿狗天王狀訴朋分祠款情形，述了一遍，金大砲纔激得紫筋暴漲，惡很很的怒罵道：「那祖爺我早曉得他是個壞東西，不料自命天王的阿狗，竟會聽他的話，翻轉臉，認不得我大砲，好在這民國世界，橫豎不講公理，我早想實行我的拳頭主義……」說着，隨口叫了聲友三：「你也是個精忠報國的人，我們倆同往狗洞天王那邊去，試演了齣武松大打店，你看究竟誰是上手哪？」此時銘新因被那阿狗憑空反噬一下，氣已氣到極點，一來想去詰問阿狗幾句，究竟和他有什麼仇恨？要這般胡鬧；二來恐阿金等真個要大放綠氣砲，不可收拾；也便跟着金大砲一路的走；那春蘭既未持異議，自然沒有不同去的。四個人武趕趕的，約莫快走到張狗記酒店門口；那阿狗天王麾下的一班蝦兵蟹將，不曉得怎樣，已老早得了個風信，在那裏磨刀霍霍，預備廝殺。這般旗鼓相當，偷真的接觸起來，不是要打得個落花流水，兩

「敢俱傷嗎？孰料人心厭亂，這幕大戰爭，竟爾懸崖勒馬，並未交鏑，祇開了個文明談判，已各自休兵了。原來阿狗天王的正宮馮后，深明大義，平時常勸天王虛衷納下，勿過專制，有女中豪傑之稱。這日適值聖駕出巡，馮后監國，便吩咐衆家將，不許輕犯敵鋒，自己却電騎出見，將此次天王誤聽白軍師計策，突下哀的美敦書的情由，當面表個明白，請求罷兵議和。果然銘新等，以與天王原無不解之仇，遂均願和解，各自退兵，而王族裏一番大風浪，從此就告平復了。」

(46) 是否要先睹爲快啊

▲拘票

「呀！今日不是十二月九日嗎？當銘新等內憂外患紛乘之時，正趨星曲趾高氣揚，睥睨一切之日。星曲自峻令傳有，另案向周小奶訴追存款後，承審推事田葆良，果然准了傳有的聲請，將周祥記酒店內殘餘財產，先行假扣押。那時星曲已開心得了不得，結果弄到一場糊塗，好難爲傳有，變了個蒙不潔的西子，令人掩鼻，嗤嗤作悶笑。閱者諸君，想還記

憶前星期六，便是審理本案之日；星曲以為「小奶已逃，照例總吃得公示送達；俟公示的審期到了，纔有什麼話問。那知田推事却先諭知調查證據；當下調閱邱王氏等訴周祥記欠款案內，傳有所呈的那本家用簿，果然東翻西扯，又看不出什麼破綻來。並告知傳有道：「如有其他物證人證，儘可先期呈請調查，將來開始辯論時，特別代理人自然無瑕可指，那就不難一訊而結了。」云云。聽他語氣，不是已默認那本家用簿，足以證明是存款，不是股款嗎？否則，依法原告先負舉證責任；倘若認該簿爲不足證明，不妨逕予駁斥原告之請求。又何必提及有瑕無瑕，恐爲特別代理人指摘的話呢？」這麼一解釋，星曲自然更要開心；正心花開到九分九的時候，李達四訴傳有圖賴拚價的副狀又送達了。這還了得，更有此副狀以爲佐證，那怕他包龍圖再世，也不得不認爲證據確鑿；況特別代理人是個半盡義務的性質，比不上委任代理人，直接接受了委任人公費，不得不胡亂說幾句話，掩人耳目，那裏還來故意挑剔呢？星曲越想越起勁，想到出神的當兒，不禁手舞足蹈起來，突自大喝幾聲，哼！哼！——「立必敗之地，要操必勝之算，這纔不愧爲

軍師。古人有句話，叫做『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我老二也這麼說，不爲良軍師，當爲良訟師。運籌於帷幄之內，決勝於千里之外，兵不厭詐，不是同一旨趣的嗎？』說至此，傳有已似奪得錦標的一般快活，急來通知星曲：『你的法門，真好，真好，銘新等已一個個交了保，說他有偽造嫌疑，不日就要預審了；這還不趕緊，聽說他們族裏，因濫支祠款，又大鬧而特鬧起來，直鬧到公堂上去呢？』這時候，星曲正欣欣自得，手提着一把漆過頭似的溺器，預備如廁，一傾其宿夜之溺。突聞此消息，驚喜異常，竟莫知其所以然，忙將溺器忽忽向抬面上一放，追問傳有：『果有此事？果有此事？那末刑事當然勝訴，民事更不必說了；』一枝毛錐子，橫掃百萬軍，『我趙老二不是說句夜郎自大的話，可惜天不假我以柄，否則羽扇綸巾，平定吳魏，直指顧問事耳。』呀！好糊塗的星曲，怎麼一得意，便上下倒置，竟錯亂如是？莫怪傳有要笑得失了聲，祇見白晰晰的牙齒，和那開口石榴一般，一顆顆都斬齊不動。可是樂極生悲，循環天理，星曲！星曲！你休亂嚼舌頭，目無法紀，偌，偌，偌，有拘票在此，敢問你一聲！是否要先睹爲快啊？

之江錢塘地方廳山陰分庭拘票號五第

金雞墩

為拘提事因民國十年刑事第一一二號為詐財一案應行訊問火速拘提到案聽候查辦毋違此令

執拘行拘處所

執行日期

月日午時

發給拘票理由

通緝

未獲

司法警察

夏德標

限期銷時

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被拘人

姓名 趙星曲即趙日生又名文生
住址 趙宅
年齡 三十八歲
職業 讀書

特徵 鼠目鳥喙招風耳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八日

檢察官陳宰平

此票將人拘到後繳銷附卷

一三八

第 號

謹 呈

日

年 月

中華民國

錢塘地方驛山陰分庭鑒核

案 一

為 報 告 事 現 為 票 拘

報 告 書

金 雞 敏

一 四 九

(47)這也是阿狗等的造化

▲不起訴裁決

現行制度，豫審以斷定案件之應否起訴爲限，爲一種起訴前的程序，不過爲訴訟之準備，並非訴訟之本體，然與偵查又不同，偵查屬之檢察官，豫審則屬之豫審推事。大凡檢察官偵查結果，除却強制豫審的案件，必更聲請豫審外，其餘科刑較輕之地方管轄案件，亦得任意聲請豫審。李達四所訴的那件捏造譜牒案，卽所謂任意豫審的案件。自會檢察官聲請豫審後，豫審推事方正平，早將全卷審查過一次，他心裏暗暗自想道：「這案內宗譜，阿狗等偷果無僞造或變造情事，何以關於刊載『始祖赤松公，暨始祖妣嚴氏，合葬金雞墩』這一頁，墨色濃淡，較諸先後幾頁，絕不相同；其疑點一，『鷄』字從『鳥』從『佳』，既非一致；而『合』『金』兩字那一撇，除和『俞』『余』等字撇法，顯分強弱外，且與合房派下之『合』字，及一女適金姓之『金』字，亦屬兩歧；其疑點二，尤可異者，赤松公之子世耀，孫學敏，學敬等，均在卷首，刊有墓圖，迹已秦半磨滅，何獨於始祖赤松公之圖

說，反煥然一新，併察其痕迹，又顯露有改訂情弊；其疑點三，至張子虛曾充修譜董事，初訊時已自承不諱，並稱願將本房所藏宗譜呈核，何以歷次覆訊，竟情虛規避，迭向銘新等追詰緣由，縷含糊不能申辯；其疑點四，同級檢察官本此四大理由，聲請豫審，似不得謂爲無據，但茲事不厭求詳，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究竟阿狗等有無捏造譜牒情事，尙不無研究餘地。」嗣後經方推事再三鞫訊，案情果然大白，這也是阿狗等的造化，網開一面，得免此大失敗啊！欲知詳情，請看方推事作成的這篇不起訴之裁決：

裁決。

被告，張阿狗，綽號狗洞天王，年二十九歲，紹興人，住張店，農，

張阿金，綽號金大砲，年三十歲，全

上。

張銘新，官名贊湯，年五十歲，全

上，讀書。

張友三，乳名阿三，年三十一歲，全

上，農。

張子虛官名數實 年四十七歲，全

上，讀書。

張春蘭一名則王又名挺香年五十一歲，全

上。

張兆華即張逢春 年七十歲，全

上。

右列被告，因偽造宗譜一案，經同級檢察官聲請豫審，本庭審理裁決如左：

主文。

本案應不起訴。

理由。

本案同級檢察官聲請豫審意旨略稱：緣金鷄墩、汝山，本爲徐店、李達四祖業。被告張阿狗等，垂涎該山蔭木，圖爲己有，遂指李姓、祖汝，即伊族始祖赤松公墓，偽造宗譜，赴禾立、案、嗣被李達四查悉，告訴前來，迭經偵查完備，該被告等，犯有刑律第二百四十三條之罪之嫌疑，應查照刑訴條例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聲請豫審等語。本庭查張氏宗譜卷二第十一頁，即載有「赤松公，暨元配嚴氏，合葬金鷄墩」之一頁，雖墨色較濃，先後不

一其「合」「金」兩字撤法，及「鷄」字從「鳥」不從「佳」，又與其他「合」「金」「雞」等字不同；（詳見卷二第七頁，「卜葬雞籠山」第五十三頁，「遷葬野雞形」卷三第九頁，「合房派下」卷五第三頁，「一女適金姓」）但該譜同時編有六部，每部五卷，曾逐頁查對，墨色多不一致，此乃印刷不精良之故，未可遽視爲破綻。况查卷首第九頁，刊有里居十景之一，「鷺嶺松陰」末兩句爲「此去金鷄墩不遠，赤松餘蔭得天多」，「金鷄」兩字，明明與卷二第十一頁之「金鷄」等字，如出一轍。且玩其詩句語氣，並可證明赤松公係葬金鷄墩，絕非虛構。至同卷第十九頁，卽墓圖，曾據譜師端木型供稱：「實因舊板毀損，重新刊印，故較鮮明。」云云。茲更提出殘留原板，證明無訛，而詰以事後改訂情由，又據在場調處人樂允和，及譜師印德濟、禮房張則周等供稱：「前爲新增異姓，不准入譜例，則周力持異議，不得已重行刪訂。」等語。卽被告等提出調處筆據內列情形相符，似此反證確鑿，自無僞造之可言。再子虛續訊未到，純因其適有要事，遠出不歸，已據子虛自陳巔末，併有邱王氏、癩頭虎等證言，足資參證，藉故規避，尤非事實。基上理由，應

查照刑訴條例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二百七十五條各規定，特爲裁決如主文。

之江錢塘地方廳山陰分庭豫審庭。

推事方正平。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作成。

(48)這不是一段趣聞嗎

▲決定不起訴

自這篇不起訴的裁決送達後，銘新等當然表示滿意，不必細述。但其中却有一段誤解法律的趣聞，倒很引人入興，不妨直叙出來，以博一粲。原來銘新信仰的那位上官師爺，本是個最頑固的老刑幕家，什麼大清現行刑律等，雖然背誦得十分爛熟，但暫行新刑律，就恐耳風裏沒些吹到過，至這刑訴條例，更可寫一百二十個包字，他必要瞠目不知所云了。所以此次銘新將這篇裁決，交給上官師爺看過之後，上官師爺不禁深深歎了口氣，把那顆白雪盈巔的腦袋，搖得博浪鼓似的，告訴銘新道：「好糊塗的判斷！人民濫

控侵佔坎山如何問擬，明明隸於田宅門盜賣田宅條內，田宅門律文祇有十條，其第四條，即盜賣田宅，謂爲有犯刑律田宅門第四條之罪則可，謂爲有犯刑律第二百四十三條之罪則不可。卽不然，就連名例三十九條，職制九條，公式十一條，戶役十二條，併計在內，也祇得謂爲有犯刑律第七十五條之罪，那有欽定律文，好擅加一百六十八條，說是第二百四十三條呢？至律文後條例兩字，卽所謂例文是，與其謂爲刑訴條例，毋甯謂爲刑律條例，猶可曲解，但統計其例文條數，至告爭坎山條，又明明在第一百六十五條，怎麼忽而第二百六十三條，忽而第二百四十九條，又忽而第三百七十五條，引用律例，好如此荒謬絕倫呢？而况理由內，既一再批駁，說什麼張氏宗譜，並無僞造情事，則李達四顯屬濫控侵佔者，卽應按例治罪，一面將坎山斷歸張姓管業，以昭信讞，乃其主文，僅有本案應不起訴五字，難道李達四業已起訴，他還沒有瞧見？否則李達四起訴不起訴，何待他指示，他說應起訴，再去起訴，說應不起訴，便不起訴嗎？哈哈！在銘新從前鑒乎鄒侑的失敗，不敢再和這班新進的大法律家去請教，却也莫怪，乃矯枉過正，竟看中了這

位博古而不通今的老刑幕家，弄得來誤解法律，昏聩如此，這不是一段趣聞嗎？再說那李達四得了這不起訴的消息後，心裏也不覺有些疑竇起來，怎麼從前豫審的決定，祇聽見是免訴啦！駁回公訴啦！或是不付公判啦！總未聞有應起訴或應不起訴的主文？他一壁驚訝似的問，一壁還唧唧噥噥的自答道：「呵！大概是換過章程了！但王道不外乎人情，我前聽星曲說起，刑事起訴不起訴，純是檢察官的職權；檢察官起了訴，豫審推事這纔好豫審；公判推事這纔好公判；如今豫審決定的主文，却不曰免訴，又不曰駁回公訴，或不付公判，而曰應不起訴，不是與立法主旨，有些違背嗎？」他說至此，忽又轉念道：「既曰應不起訴，那末不是和免訴一樣，也就和駁回公訴，或不付公判相等了。星曲曾向我說及，民事中止，就爲這刑事沒有裁判，今刑事已決定不起訴，將來那件民事案，怕受了這刑事的影響，又要敗訴呢？」他這麼一想，自然要去請教星曲，不在話下。但星曲早由分庭拘案訊辦，究竟是否允許達四接見和那章回小說的爛調一般，要請閱者諸君且看下段分解了。

(49) 還有什麼救濟法兒

▲聲請停止羈押

李達四初尚不知星曲曾犯案通緝，直至人言藉藉，說星曲怎麼陰險，怎麼狡詐，其後怎麼敗露和破獲，這纔了然其因果關係，冥冥中似有報應。星曲有嫡堂母舅，姓蕭名啓貴，家稱小康，惟生性貪吝，祇抱着一個九除一進一的主義，鎮日價在那錢孔子裏打劬斗，憑你有什么正當商借，他總是享以閉門羹，一毛不拔；以故好事者替他上了個徽號，叫做『金匱式的撲滿』。星曲也正因此懷恨在心，適其時過激派有鉄血團的組織，散放一種什麼標幟，揚言無此標幟者，即殺無赦，家財入公，官廳緝捕甚急，星曲不知從何處得了這種標幟，竟暗地裏先往母舅家埋藏妥帖；一面串出莫之仁爲訪員，乘自己不在時，引出幾個胡帝胡天的流氓，馳往蕭家，四處搜查，竟獲有確據，急得那母舅啓貴入地無門的當兒，星曲却出來做好做歹，結果敲出三四百元的現貨，纔允了事。星曲得了五分之三，其餘五分之一，之仁分取一半，還有一半，就賞給流氓等作酒鈔。這是民國九年

十二月十三日的事，那知隔不了多日，事被鐵血團某幹事聞悉，竟不客氣，非請星曲吃這白郎林的香烟不可；星曲怎敢嘗這滋味，祇得把所得現貨，全部吐出；前星曲曾和包寅說起，「你還不知有黃雀在後」這句話，殆即指某幹事而言啊！說也奇怪，啓貴本不知這樁大禍，有自己外甥從中作祟；嗣聞小竊老吳，在公堂上大抱不平，說什麼我親眼所見裁賍誣害娘舅的星曲，怎麼任其逍遙法外？反把我們這班飢寒交迫的可憐虫，却按律科刑，抑何顛倒乃爾，云云。那啓貴方恍然大悟，從前莫之仁來搜查鐵血團標幟的事，即小甥老二所爲。方呈縣追究，而老二即星曲，已一縷烟逃之夭夭；後雖呈准上峯，曾布告通緝，但是種官樣文章，之江公報裏，每月總刊有數件，幾見這種協助案件，有人賍並獲的呢？別且不說，單說星曲這事，李達四不是個略有小名的偵探嗎？他前在嘉興時，日日與星曲打麻雀，逛窰子，尚且對面不識貨，其餘更可知了。然而公例難逃，善惡到頭終有報，山陰分庭成立後，是案適分配陳檢察官接辦；陳檢察官偶因方推事豫審的那件偽造宗譜案內，得了一篇清水貨的訴狀外，新近又收了一篇外行貨，引得一班推檢

都看什麼古董似的，滿面堆着笑容，一個個在那裏拍掌稱怪；他便也有些希罕起來，撥忙去一瞧；那知這一瞧，却就是星曲的劫運到了。陳檢察官暗中詫異道：「怎麼這張阿狗等續訴狀內所述教唆誣告的趙星曲，也名曲生，又名文生，和那詐欺取財案內的星曲，姓名相同？」忙將全卷借閱一過，又不禁狂笑道：「是了。是了。他本是趙宅人，那詐欺取財的星曲，確是這慣唆訟事的星曲；他既潛行回紹，自必和傳有等廝混一淘，不難跟蹤追緝。」果然纔下了拘票，那罪惡貫盈的星曲，啊呀一聲！竟在周塢地方，落了法網。迄今已訊問過多次，歷經嬌嬌變賣粧奩，繳納保證金，聲請停止羈押，總是個駁斥不准，並不許嬌嬌接見一面。那李達四更不消說得，白跑了兩腳腿，連星曲的影踪也見不着一個；捫心自想，事到如今，還有什麼救濟法兒，而況自己的事要緊呢。說着，遂忽忽的又顧而之他了。

(50) 故猶是爭啊

▲證據方法

金雞墩

李達四俚俚平其何之，在下既不是他肚裏的蛔虫，怎知他心事？這時候，適有數聲磬笛，響徹疎林，牧童三四人，扣牛角而歌曰：

金雞啊墩！金雞啊墩！金雞墩上出黃金，你也爭，我也爭；東西併，南北混；十有九年鬧革命，開得勝者敗，敗者勝，一場糊塗纏弗清，滿地黃金都刮盡，刮盡還是爭，白累你金雞哥哥，也沒處安身。

達四傾耳一聽，不禁愴然有感曰：「噫！嘻！此山歌也，胡爲乎來哉！」正躑躅中途，分疑慮的時候，忽聞有一人叫道：「老四！老四！我還找到你府上去，你倒逍遙自在，來這裏和牧童兒開頑笑嗎？」達四猛回頭一看，纔知道叫他的，就是傳有，隨口問道：「你爲什麼要我爲什麼找到我舍下去？」傳有至此，不由的呀了一聲，接着道：「你難道忘却金雞墩坎山的事嗎？天下事，是非無兩立，這坎山如說是姓李的，卽不是姓張的，是姓張的，卽不是姓李的，姓李的憑據，是祀簿，姓張的憑據，是宗譜，祀簿眞，卽宗譜假；宗譜眞，卽祀簿假；眞假也無兩立的。如今張姓的宗譜，法官既認作眞了，這坎山不是明明姓張的嗎？」

怎麼姓張，張汝山上的蔭木，李姓好去冒拚呢？俗話說得好，「兒哭抱還娘」，我傳有吃虧點利息，總還不算什麼；先小人，後君子，不如同你早講個明白，還是解除拚約，比較的省事吧！」達四聽了這話，覺得有些毛刺刺的，擱耳朵，登時放沉了臉色，沖口說道：「傳有你的算盤，真打得精刻，祇有打進，沒有打出，但是『仰天鍋不妨到處燒』，這蔭木我何嘗願拚，都是你自己托老二來說，什麼汝蔭不汝蔭，落得拚了去，也好撈幾文大錢，不無小補，祇消我有真憑實據，百事都由你承當；如今却爲了這事，打到官司，上大人，纔磨墨，勝負還沒有澈底判明，你就一洗帚，搵死十七八個蟻娘，推出不管，說句味良的話，你要解約，巴而不得，橫豎你的拚價，還擺在周小奶酒店裏，我又沒有收到，這是你自己供明有案，怎麼好說吃虧點利息的話呢？」傳有聽至此，肚裏一想，達四這個人，真不容易對付，聽他的話，偷若真個解了約，還能向他取回拚價嗎？一隻腳既落在破鉢頭裏，放得進，抽不出，祇好硬碰硬吃虧，沒有第二句話好說，因此掉轉鎗頭，強作笑語道：「老四，我不過因爲你吃了敗訴，不見得提心吊胆去想法，還有閒工夫來這裏聽唱山歌，所以反激

你幾句話是實，你怎麼就認真起來，滔滔不絕的說了這許多好難爲情的空話呢？」達四畢竟不是個狡詐的人，他聽得傳有言之成理，也就深信其並非真要解除拏約。忙將傳有誤會的原因，告訴個明白，開口先歎了口氣，「咳！我那裏還有心聽這山歌，不過這山歌的寓意，說起來，似有理，又似無理；我達四爭這金雞墩，山，難道真和這班野心軍闕家一般；今日甲和乙爭，明日丙和丁爭，忽而甲聯丙以攻乙，忽而乙聯丁以攻甲，又忽而甲乙合從，制丙攻丁，丙丁連橫，制甲攻乙，爭的目的，專爲地皮，地皮刮盡，還是紛爭不已。我祇爲芹香公祖墓所在，不敢不搜集證據，拼命一爭，希望先祖在地下也好討個安靜，至這座坎山上蔭木，能值幾何，又何必假造祀簿，來賺取這點點蠅頭小利呢？故猶是爭啊！而人各有志，彼牧童三五，又何從而知之啊！」傳有聽完這番痛論，不啻吃了顆安心丸，遂唯唯稱是。那李達四因事機緊迫，也就撇了傳有，往上虞這邊而走，大概是去搜集什麼證據方法了。

(51)却還慮他則甚

▲撤回

哈哈！阿狗天王的軍師白祖，前因天王要聲討友三等叛逆之罪，曾草過一紙檄文，閱者諸君，可曾恭讀過嗎？論其文，什麼扛柳舉代哩！朋分祠洋哩！縱不如駱賓王之討武曌檄，詞嚴義正，咄咄逼人，而似通非通，直令人看了發噱，却有陳琳討曹之檄之功效，可愈頭風。幸而阿狗天王曲徇馮后之請，早將檄文撤回，案已霎時消滅，否則黃絹幼婦，絕妙好辭，倘爲越鐸報訪員所聞，又要多一段笑話哉！（哉字不作文言讀）聞文少叙，且說銘新等自聞阿狗天王自動的撤回其訴，覺得阿狗這人，尙非不可理喻，以故春蘭雖有時大發其執拗脾氣，免不了要說幾句閒話，銘新等總是替阿狗洗刷，希冀和衷共濟。那友三更不介意，以爲這事一了百了，既往儘可不咎，倒是李達四告的那件謀奪坎山民事案，只推事續審後，既一再叫我們別找證據，總吃得商量一個辦法，免得後來懊悔。奈銘新等狃於成見，說什麼張姓譜牒，已由方推事裁決確定，認爲並非捏造，這民事案當然要受刑事案的拘束，否則從前何必中止訴訟程序，而且達四又提不出完緝印串等證。

明他的坎山，什麼字號，若干畝分，經上官師爺代做訴狀，一一辯駁在案，却還慮他則甚，因此友三也就服從多數意見，最後辯論時，不再主張延期，好靜候山陰分庭判決。那知合該多事，分庭裏先將主文通告出來，係爭坎山，竟斷把李達四管業，坎山上蔭木，也准周傳有依約砍斫了。這麼一判，銘新等都弄得一個個口噤口呆，白受了許多輕嘴薄舌的少年，什麼飯桶房長，阿木林房長，豬頭三房長，肆口謾罵得不歇，直至接到判決正本，方纔明白呂推事認定事實之錯誤，那理由也自然而然不見正當了。茲爲問者諸君研究起見，摘錄其理由如下：

本案係爭坎山，暨坎山上蔭木，應歸原告抑被告所有；當先認定該坎山內養有蔭木之墓，究係原告會祖芹香公，抑被告始祖赤松公之墓，爲先決問題。查原告提出同治二年春月兆熊立祀簿內，雖僅載有先祖芹香公，前任虞賓訓導（中略）殉難後，遷葬金鷄墩（下略）字樣，並未詳註四至，究竟係爭墓，是否卽芹香公墓，尙難認定。但查虞賓縣志卷三山川門，及卷七李訓導傳內，曾述及『蒸鷄墩』又名『金箕墩』，離縣治西五十七

里(下略)或李訓導之泮號芹香(中略)後葬『蒸鷄墩』東麓各等語茲被告既自承係爭坟山確離虞賓縣治五十餘里其墓在墩之東麓無誤足見『蒸鷄墩』一名『金箕墩』即俗稱『金鷄墩』其墩東之墓爲芹香公墓已無疑義至被告提出張氏宗譜即認爲真實祇能證明赤松公當日亦葬『金鷄墩』不能證明係爭墓絕對非芹香公墓况該譜顯有改釘等痕迹在證據法上本無完全之證據力可言而墓圖內所刊方向又與事實不符益見係爭墓並非赤松公墓昭然若揭基上論結係爭坟山自應判歸原告所有其坟山上蔭木既由原告拚給從參加人並應歸從參加人依約砍斫所有訟費依民訴條例第九十七條規定責令被告負擔特爲判決如主文。

(52)這妖道奇怪極了

▲判決正本

術數之學本不足信但有時非常靈驗說起來真令人不可思議聽說張阿狗在前一段所叙的那篇判決正本沒有送達以前曾碰到一位測字先生叫做清虛道人鶴髮童顏

席地跌坐，旁懸一帳，土書着問津處三個大字。阿狗一眼瞧見這位先生，道貌岸然，倒很有些奇特，說不定就是柳仙，能知未來禍福。遂近前照拈一闌兒，交由那道人展開一瞧，握着枝禿筆，隨手在那粉板上，胡亂寫了個「木」字，徐徐詢道：「你老兄問的是什麼事？」此時阿狗吃得直說：「我問一樁玫山官司，不知將來怎樣結果？」祇見那位道人，眉頭一蹙，在「木」字下，又寫了個「子」字，指着道：「這不是個「李」字嗎？這樁官司，最怕有姓李的子孫，暗中和你作對呵？但仙機玄妙，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我要先問你一句，你打這官司，究竟是爲公事？還是爲私事呢？」阿狗心裏一想，這明明是江湖派慣用套語，便反問他兩句：「爲公怎樣？爲私又怎樣呢？」道人從容告知道：「木加「公」爲「松」，加「么」爲「私」，兩相比較，祇差一點；這一點，便是良心，你須憑着良心講，公事就說爲公，私事就說爲私；切不可空口講白話，白話是講不得的。」阿狗一想：「這妖道奇怪極了，怎麼開口良心，閉口良心，我倒要騙他一騙，看看他的本領如何。」隨口答道：「是爲私事。」道人又在粉板上寫了個「和」字，很鄭重的對他說：「你真個是爲私事，這倒沒些打緊，

因爲「私」與「和」，相差不過一「厶」一「口」之別；按「厶」與「私」通，「口」在旁，義取有人在旁苦口相勸，只消去「厶」爲「口」，還容易「私」和了結；若是假公濟私，所講的純是味良白話，那就不得了。」這句話，嚇得阿狗怦然一跳，急問道：「有什麼不得了？」道人纔把「白」字折開，加在「木」字的兩頭，提筆指示道：「這不是成了個「香」字嗎？恐怕這顆木，明明是顆「松」木，要一變而爲沉「香」木了！」阿狗一聽，沉香與芹香相似，不禁張口結舌，呆若木鷄，暗想我赤松公的蔭木，真一判而爲芹香公的蔭木，那還了得。不料阿狗這種驚疑狀態，早被消人察破，開口便借借了兩聲，「你這樣口朝天的發怔，猶之「木」字上加了一「口」，便是個「呆」字，這般呆呆地，那有不僨事呢。」說着，先寫了兩個「木」字，繼又在兩個「木」字上，各加一「口」字，接着道：「恐木不成「林」，寒「霖」未放的時候，這顆「呆」木頭，……說至此，又在「呆」字左邊，加了「亻」旁，搖頭歎氣的說道：「已無人「保」得住了！」阿狗聽了這話，不由得火刺刺詰問道：「同是一「口」，怎麼在旁就主「和」，在上就變了「呆」，這不是有意糟塌我嗎？」道人此時吃得直言無隱，「老兄！

你的壞，就壞在故意說作『私』事，不動火還好，這麼一動火，那末『厶』去『火』來，適成爲『秋』字，秋屬金，金尅木，又主殺，非但這顆『松』木，要『保』持不住……」一壁說，一壁另寫個『木』字，上加一短橫，指一指『未』字的中間一『丨』，很擔憂似的告訴道：「這就是一道殺氣……」這時候，道人又寫一『天』字，中間加了一『丨』，其狀如『未』，繼續又在『木』字的兩腰，各加一『人』字，接着道：「尤恐殺氣沖『天』，將『來』卽『未』來，」十有八九，（按『木』字卽『十』『八』兩字，免不了（按『木』字爲已出頭之『不』字，要鬧出人命大禍，（按『木』字暗藏『人』『大』兩字，底下這一『丨』……此時道人順手在『秋』字下，加一『心』字，喟然歎道：「從此鈎起有心人的『愁』緒來啊！」

（53）我倒忘却了這一層

▲辯訴

阿狗這個人，素以天王自命，他聽了測字先生這番瞎說，本要和他當面開弓，賭頭搭掌，澈底爭個明白。後來仔細一想，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說憑他說，也就罷了。那知方回家中，

果見人報說，山陰分庭裏有什麼判決正本送到，赤松公的蔭木，真一判而爲芹香公的蔭木了，了不得，了不得，霹靂一聲，嚇得阿狗魂不附體。原來阿狗此番力爭坎蔭，面子上雖說是爲報本，實因素來迷信風水，視祖墓真如皇陵一般，深恐有人取他一抔土，大損王氣，小狗太子不獲安承大位，以故這一嚇，要比銘新等格外驚慌。當由正宮馮氏代傳緊急命令，聚集一班嘍囉，叫做什麼小狄青哩！黑張飛哩！阿貓獨眼哩！倉皇救駕。正在這當兒，剛巧分庭裏又送到一紙傳票，前張友三在樞李分庭訴那李達四等竊賣坎蔭案，已定期傳審了。原來這樁案，早由樞李分庭認爲管轄錯誤，准友三一方之聲請，移送山陰分庭裁判，日前方判決確定，將原卷函送山陰分庭，另分配一個段推事承辦。這位段推事，官名右人，段右加人，便是個「假」字，所以一般訟棍中，有慣認別字的，竟誤「段」爲「假」，變做假推事，別人也就弄假成真，齊稱爲假推事。其實這位假推事，名假而實不假，且好出風頭，說什麼裁判獨立，就是做推事的清高處，承辦的案，往往矜奇立異，非一般人所能臆度，因此假推事假推事的聲名，婦孺皆知。當時馮后將接過了傳票，就交給那

個人呼爲太子太傅的貢葵一閱，知道這汝山案，假推事又傳審在卽，不無平反希望，卽借此理由，進勸阿狗天王，果然阿狗天王龍顏稍霽，自悔未弔過慮了，張姓這一邊的情形，大概如此。至李姓那一邊呢？說起來，倒有一段新聞，很耐人尋味。原來李達四有一位父執，姓麥名友仁，他是一個虛賓縣議會的議員，從前達四想搜集什麼證據方法，忽忽的跑往上虞去，就是去找這位麥議員。果然被他找到，麥議員說起李訓導是葬蒸、鷄墩，曾刊入縣志的話，所以達四得借此縣志來，呈案作証。現已接到判決正太，果不出所料，審判官卽本此理由，爲勝訴的裁判，不禁對人自詡起來，這次勝訴，好得麥友仁的指示，麥友仁的指示，連說個不歇。那知別人却莫名其妙，以爲無論我指示人，人指示我，必先有指示的人，纔好說有某人指示的話，斷無沒有指示的人，也好說沒有人的指示之理。且既沒有人指示他，還有什麼不好的可言，怎麼他又連說好得沒有人的指示呢？狐疑了好久，直至達四說個明白，纔曉得「沒有人」是「麥友仁」的誤聞，闕然而散，這也是一種閒文，不必細叙了。當下達四仔細一想，案已判決，我是勝訴了，沒些大不了的。

事情，要親自在家處理。就委任樓蜃爲訴訟代理人，一壁和周傳有接洽清楚，自己的飯碗問題要緊，馬上趕回嘉興，幹那值探生活而去。其時傳有亦覺諸事停當，別無商議，祇等到周祥記那樁案有了結果，也便好出仔門，四方糊口，免得坐吃山空。那知說是這麼說，冷灰爆炒豈假推事的傳票來了，惹得傳有忽又自悔道：「我倒忘却了這一層，沒有和達四當面接洽。」說着，正忽忽地想趕到樓蜃那邊去，商議個辯訴方法，忽有人從背後大叫而特叫道：「傳有！傳有！」

(54) 究竟如何結局呀

▲期限

「咦！誰又來叫我！」傳有一邊說，一邊掉轉頭來一看，祇見他堂叔阿載，躲在老曹的背後，好像雜耍台上扮演雙簧一般，老曹祇是指手劃腳，獅子開了大口，說不出半句話。阿載作聲大嚷道：「他們都已接洽好了，你自己不上山嗎？」這時候，傳有恐遲誤了辯訴期限，正趕往樓蜃那邊去商議辯訴方法要緊，急忙回答他兩句：「我馬上轉來的，你們

試回去幹你自己的事吧！」說了援腳就走。在傳有意思，以爲這麼一回答，他們總吃得各自回家，等我後命，斷不致一闕就上了山，亂砍亂斫；那知老曹是個天生的啞子，向來有句古話，叫做「十個啞子九個聾」，他那裏聽得出傳有是怎麼回答。阿載又半逾花甲，兩耳已背，聽升不聽斗，竟一口氣跑到富有家裏，誤傳意旨，說傳有馬上就來，叫我們先去幹那些自己應做的事了。其時台州勇正因富有不敢作主，帶諷帶笑道：「哎唷！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爲啥發起這闖蕩樣兒！法官已准你砍斫，還有什麼放不了心。」旁有一大肚矮子，綽號布袋和尚者，也在大腿上拍了一掌，接着道：「對呀！恆泰木行裏，不是說能夠提前交貨，愿貼我們幾十隻洋嗎？這點點便宜，都識不着打算，還做什麼拚客！就是天掉下來，也有我這長子去擋呢！」哈哈！這和尚明明是個矮子，却說起大話來，要自稱長子，莫怪西王老長，下林阿根，都當場喝了個倒彩。好得阿載剛來報告，不妨大家先去的話，富有等七八人，也就衣襟一擦，緊了一緊袴帶子，刀的刀，棒的棒，綠林好漢也似的，逕往金鷄墩那邊去，實行他強權主義了。這麼一來，那顆松木，誰還保持得住，清虛

道人的話，不是要成讖語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老天真會弄巧，偏生張姓族裏，不先不後，又出了岔子；阿基糊塗的幼子，忽患喉症，朝發夕殤，一片死呀活呀，寶寶玉玉的聲音，正慘不忍聞時候，條而痲痢奶的親女，阿貓獨眼的養媳，以及狗洞天王的小狗太子，復相繼傳染時疫，十分凶險，扶乩問卜，莫不說是祖坟受損所致。時阿基糊塗適打聽得赤松公坎山上蔭木，已被周姓盜砍了大半，哭訴阿狗天王，請求出師聲討；事被阿金所聞，他向來是個大砲性質，凡事點不得確黃，說是風，就是雨，早和飛燕似的，也不問路高低，急急忽忽的聳身而去。阿狗天王更是震怒，也便立刻下了動員令，分兩路進攻，東路黑張飛，雖是個王家宿將，但有勇無謀，臨機應變，非其所長，倒是西路小狄青，獷悍短小，素稱智囊，爲阿狗天王所信任。至阿基糊塗，阿貓獨眼，恰好一對搭拉酥，兩個二百五，說起來很好笑，在天王府裏，傳有幾句俏語道：

滾你蛋，有麻播放你屁，有白痢，白痢惡，躲壁角，麻搗糊，像葫蘆。滾東滾西滿大路，壁角白痢當姊夫。

試讀一過，這種俏話，不是就替他們活寫照嗎？其餘癡痢奶小豬等，更無片長足錄，不過搖旗吶喊，爲天王虛張聲勢罷了。呀！這幕大戰爭，究竟如何結局呀！閱者別性急，待有機會時，慢慢地再敘出來。

(55) 你怎麼也來了

▲提起公訴

一間斗大暗室內，呆坐着一個形容枯槁，未決待罪之人；四顧寂寂，祇有那慘淡月光，似乎抱着我也猶憐的神態，從隙隙射進來，長伴他孤寂無聊；此情此景，真淒涼極了。那人不由的歎了兩口氣，「咳！咳！老……你怎麼……你怎麼如此……如此……」原來老二卽趙星曲，自被陳檢察官拘獲後，已臨時訊問過幾次，星曲雖抵賴不認，請求昭雪；但小竊老吳，不曉得和星曲有什麼前世冤孽？歷次對證，指供星曲怎樣栽贓誣告蕭啓貴情形，矢口不移；檢察官那肯輕輕放過，自然卽本此理由，提起公訴。星曲本是個會食天祿的廩生，善弄刀筆，詎不知罪證確鑿，萬無倖免之理；際此身羈囹圄，萬感俱來，不禁回

想到當初學幕揚州，十里春風，何等逍遙自在，乃自誤誤人，一蹶不起，堂堂讀書種子，一變而爲塔下囚，什麼妻呀！子呀！都從此撒手，念至此，末來由放聲大哭。那知同室內，尚有幾位梁山泊上的好漢，雜居一淘，他們倆領慣了鐵窗風味，什麼幾年徒刑，幾天拘役，算不了一回事。所以白天談笑自若，夜裏便直挺挺的攤在地上，鼾聲大作，忽聽得哭聲震耳，某甲就翻過轉身，突自坐起，楞着兩隻凶險的眼珠，喝問道：「你是誰？……你是誰？……」某乙吃了一驚，忙從酣夢中舉起半截袖的手來，揉一揉睡眼，發出很粗暴的聲音，回問道：「我是誰麼？……還有某丁更不知就裏，搖着蓬鬆的頭，一手擽起那件襤褸不堪的長衫，拭拭嘴上叢林似的短鬚，怪應道：「不是我！……是我麼？……」此一句，彼一句，瞎鬧了許久，纔知道放聲大哭的，就是未決待罪的趙星曲，遂各向星曲大罵起來：「書獃子！……蹩腳訟師！……不中用的！……堂堂男子漢，眼眶子這般淺，虧你哭得起來！……真是笑話極了！……」經此一場大罵，星曲的滿懷傷心事，立刻打斷，却不希罕，可笑那值夜所丁，前世吃了多少迷魂湯，『把鷄毛當作令箭』，竟誤以爲出了什麼亂子，一聲警笛，燈火齊明，不

管什麼所長不所長，一個個鎗的鎗，棍的棍，都像沒腳蟹一般；往東東不是，往西西不是，白忙了大半夜。末後詢明緣由，纔知道如此如此，不得已將星曲提了出來，訓斥一頓，改押在丙號室內。誰也不料，這丙號室，也和乙號無異，有幾位梁上君子，先霸住裏面，祇留下靠牕邊一席地，又潮濕，又醜，尙未有人占領。星曲因纔觸過大霧，怎敢再聲張，吃得忍痛進去，頭也不抬，一屁股就坐。在這一席地上，撲簌簌淚下如雨。這時候，旁有流氓似的一人，驀見如此情狀，現出很驚訝的樣子，暗暗臆度道：「這人不就是他嗎？……不是！……怎麼消瘦得這般快呢？……是他，……是他，……個中苦况，也給受了！……咳！……怎麼不認識我呢？……不如問他個明白纔是，……纔是。」伊正想啓齒來問星曲，祇見某大漢雙眼向星曲一釘，摸一摸小鬍子，怪道：「什麼東西！偷權頭爺爺這邊，名也不來報一個，竟大胆坐了！好不懂規矩！哼！哼！」星曲猝聞見怪，自悔孟浪，暗將袖口拭乾眼淚，轉個身子，向左邊某小夥子，望了一望，意是要勞動他把兩腳縮進一點，好讓自己起來，親往某大漢處陪禮。怎奈某小夥子不耐煩，故意將那雙腐臭不堪的蜂筒腳，往外一挺，操着箇中術語，反

啓譏笑道：「撞轅門的朋友，你還想觀音面前來插香嗎？」說罷，笑個不已。星曲不知所云，心理一想，祇好掉轉頭來，和右邊的朋友們，再去妥商個善法。那知纔掉頭向右邊一瞧，事出意外，剛瞧着那位流氓似的人，不禁驚駭異常，聲顫顫的問道：「是你麼？……你……你怎麼……也來了？」

(56) 鬧得個半天星斗

▲朗讀筆錄

閱者諸君，試掩卷一想，誰也來了呢？在下敢斬釘截铁的下一斷語，萬想不到就是周傳有。這周傳有，在前一段的前段內，不是纔述及拔脚而走，往樓上那邊去，商議辯訴方法嗎？怎麼神不知，鬼不測，也到這丙號室內來呢？論到這事，却不得不信因果之說，「種瓜得瓜，種豈得豈，歸根結蒂，祇好埋怨自己，不應該輕聽星曲的話，行使那本偽造的家用簿了。這本家用簿，前本由傳有呈在邱王氏等訴周祥記借款案內，證明傳有合資開設祥記的股本，實即托周祥記轉交李達四所拚金鷄墩、坎蔭的拚價之惟一書證。前田

推事葆良於周傳有訴周小奶存款案調查證據的時候，已經調閱一次，看不出什麼破綻，在四十四段中，曾聲敘明白；那知這借款案與存款案，因周小奶所在不明，各以職權選有特別代理人，爲小奶代理訴訟。借款案內的代理人，是一位老牌律師，姓司徒名，法，關於法律上的見解，雖然是圍棋盤裏着象棋，不對路數；和承辦是案的段推事，爲那送達程序上適法不適法的問題，鬧得個半天星斗，沒有把本案實體上的爭執，細細去審究。而存款案內代理人，就是鼎鼎有名的康律師濟民，他却於程序法中，無關重要的地方，不十分固執已見，惟於證據法，暨訴訟人心理學上，倒很研究有素。他一看傳有呈案的那本家用簿，自壬戌陰歷元日起，至陰曆十月初八日止，逐日記載甚詳，怎麼時隔數月，經推事將舊賬反覆詰問，傳有妻袁氏，均能對答如流；再審其書法，迹近顏柳，斷非賈人子多筆；怎麼經推事命邀代書人某店夥到庭質證，傳有等又供稱：適於十月十二日，暴病身故云云。且傳有於陰歷九月十九日回紹，已據袁氏當庭供及，所有家賬，均可自記，更何必仍托人代廂，情節離奇，自不無研訊之處。康律師這麼一攻擊，田推事就

特別注意將家用簿再細細一閱，見蓋有足五十頁小戳之上，尚有一長方戳，標明「鄭泰豐監製」五字，心似有所悟，便先問傳有：「這本簿子，是你親自買來的嗎？」答：「是。我向本街永昌雜貨舖裏買來的。」又問：「何時買的？」答：「記得還是辛酉年陰歷年底買來的。」次問袁氏：「這簿內的帳，是某店夥逐日來記的嗎？」答：「不錯，逐日來記，不是後補的。」推事訊至此，翻過眼兒一想，他既供明如此如此，姑且暗地裏先去調查明白，再來訊問，遂當庭宣言，本案暫時休息兩點鐘，再繼續審理。俄而推事又開庭，點呼傳有等，追問一句：「這本簿子，是你傳有在辛酉年底親自買來，托某店夥逐日記入的嗎？」均答是的，法官如不信，好去調查的。」田推事命書記官朗讀筆錄，問明有無錯誤，後忽翻臉厲聲道：「本庭已調查明白，紹興城裏，祇有一個鄭泰豐紙店，並沒有第二個鄭泰豐。這紙店，纔於本年即壬戌年陰歷九月初一日開張，九月初五日，第一次批發永昌雜貨舖，足五十頁黃草簿計二十本，有商會公函，暨鄭泰豐立總清流永等簿，與同樣之足五十頁黃草簿一本爲證，你怎好胡說去年即辛酉年已買有這本黃草簿呢？如果

這簿內的賬，確是逐日記入的，試問你八月三十日以前的賬，那時簿子且沒有製成，某店夥又怎樣記法呢？一傳有等知無可抵賴，俯首無辭。康律師遂以傳有等既有行使偽造私文書與偽證嫌疑，應請田推事先將刑事部分，移送同級檢察官偵查；一面將本案訴訟程序，宣告中止云。

(57) 真個換湯不換藥

▲起訴處分書

田推事自然准如康律師所請辦理，不必細述。單說那偵查是案檢察官，恰巧分配到那位曾破獲趙老一詐財案的陳宰平。他是個天生成的官坯，面肥耳大，望之凜若秋霜，所以實施偵查的時候，傳有等都慄慄畏懼，不敢賴供否認。惟那呈案家用簿，究係何人偽造，却未肯直說。袁氏因有子女在家待哺，已蒙陳檢察官體恤，諭知交保候訊。那傳有却是固辭不獲，一紙紅帖，就請到這丙號室裏來了。這是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的事。纔草草過了一夜，不料前兩段所述的，那位一進來就撲簌簌淚下如雨的朋友，竟不是別人。

就是趙老二，趙星曲傳有方欲向前勸解幾句，聊以安慰老友，忽聞星曲先問起你怎麼也來了這句話，一時念頭衝動，倒反把安慰的話撇開不提，悠然長歎了一聲，斷斷續續的答道：「我……我……吃你大虧了……」說罷，也低着頭淚漉漉欲哭。此時星曲不知怎麼一回事，只得猜問他一句：「難道金鷄墩攻蔭案，出了什麼亂子嗎？」傳有連搖着頭的說：「不是，不是，這案件，呂推事已判歸我砍了。」星曲聽至此，又驀地起了個疑團，便追問道：「你說案已判決，怎麼前兩日，還有段推事的傳票來傳我呢？」原來段推事傳審的，是攜李分庭移送來的那件蔭木案，原告是張友三，被告是李達四，周傳有、趙星曲、呂推事判決的，是李達四在山陰分庭起訴的那件攻山案，僅列周傳有為從參加人，本無趙星曲大名在內，星曲在押日久，從未接見一人，段推事的傳票，又係所丁代收，並未詳告一切，諸事多不了了，所以追問到此。直至傳有將上述情由，說個明白，星曲恍然大悟，哦哦了兩聲，答道：「如此！如此！那末你究被何人誣陷，牽累到此呢？」傳有纔開口說了一句：「是你老兄教我偽造家用簿的賞賜。」就嚇了星曲一大跳，急不擇言的問

道：「你可供出了嗎？誰的筆跡！」這時候，星曲那雙老鼠眼，死命釘着傳的臉上，看他遲遲回答道：「這事說起來好奇怪，那本黃草簿，不是十月初八那一天，我纔買來嗎？誰也不料，是鄭泰豐紙店新批發下來的，這紙店，纔於九月初一日開張，推事就借此反駁我，你這八月三十日以前的賬，那時簿子還沒有製好，你怎麼好託別人去記呢？那人又怎麼記法呢？我簡直一句話都不能回答，你看這位推事，好不精明啊！我……」星曲聽至此，因傳有對於自己所問最關心的地方，尙沒有答覆，實在不耐煩極了，提起喉嚨促問道：「你究竟供出誰的筆跡沒有？不妨直說，若已供出，就說供出罷了，何必江裏撐船往海裏轉呢？」傳有一時性急，拍了拍胸脯子，答道：「天理良心，若已供出來，我傳有不是姓周的！」兩人問答未完，值日所丁，早又來通知，分庭裏已有一份起訴處分書送到了。但閱者切弗誤爲周傳有行使偽造私文書的案，業已起訴，這處分書內容，完全是說趙星曲詐財一案情事。在下本欲全部寫出來，貢獻閱者，後來仔細一想，趙星曲詐財事實，前文已聲叙明白，若論程式，又與起訴書狀內所敘述的，無甚差異，不過起訴書狀內，所

列「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一項，易爲「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末尾」合依刑事訴訟條例某條某項起訴，應請貴廳依法審判」等語，易爲「除依刑事訴訟條例某條某項向同級審判廳起訴外，特此通知」云云。真個換湯不換藥，絕少趣味，所以也就略而不叙，免太累贅。

(58) 打出人命官司來

▲上訴期間

打打！不是吾國國民的特性嗎？睡曰打盹，跪曰打扞，拜曰打恭，走一趟曰打轉，歇一會曰打尖，一舉一動，都不離乎打；而且耳能打聽，心能打算，眼能打招呼，鼻能打噴嚏，翻個大轉身，能打筋斗，開口打官司，舌頭兒又能打滾，無論眼，耳，身，心，口，鼻，舌，莫不能打，非特性而何。然此猶是普通的打，非特別的打，和平的打，非激烈的打；試看這金雞墩大打像，真個和丘八大爺打仗一般，大打而特打，直打得落花流水，打出人命官司來，這真是吾國國民特性的表現了。金雞墩這座坟山，不是已由呂推事判歸李達四所有嗎？坟山上

蔭木，亦判歸周傳有砍斫嗎？傳等有這班人，訴訟知識很幼稚，那裏知道訴訟是有一定程序的，有什麼判決確定不確定，經過上訴期間之判決，叫做確定判決，纔好執行，未確定判決，儘可於不變期間（即上訴期間）內，聲明上訴，上訴結果，或將原判變更，所以富有等七八人，都誤信阿載的傳話不錯，以為傳有既叫我們先上山砍斫，就一闕而往金雞墩去了。墩上蔭木，多半是後凋之松，歲聿云寒，蒼勁如故，富有等竟費了兩晝夜之力，摧折殆盡。這時候，曹啞子不曉得看見一個什麼怪物，陡然現出一種非常恐怖的神態，說不出怎樣凶險，雙手抱着頭亂竄，倉猝間，衝動到王老長身上去。老長順手一揮，隨勢又倒退幾步，和那台州勇背對背一撞，撲通的，跌倒布袋和尚身邊來。阿根在旁莫名其妙，祇聽見台州勇喝罵道：「青天白日，見什麼鬼？怕到這個樣子！」那知不說鬼，大家還不驚慌，這麼一說，富有却想起一句古話，「啞子白日能見鬼」，因此也驚訝起來，突自空嚷道：「難道李姓老祖宗，不肯把千年蔭木，斷送到我們手裏嗎？」再經曹啞子做完一番手勢，明明是說看見一個刀下鬼的模樣，惹得布袋和尚王老長林阿根等，都嚇

了一跳，祇有台州勇天生的好大胆，連說：「怕什麼！怕什麼！在這鬼世界，人即是鬼，鬼即是人，我阿勇不問是鬼是人，說理罷了；不說理，就老實不客氣，這麼一拳，問他認得我是誰！」富有等聽了這番快人快語，心神纔各鎮定。猛省着耳背的阿載，不是剛纔還在那裏拚着老命死做，口裏連珠價的說，老不死，老不死嗎？怎麼啊呀一聲，就不見影蹤呢？富有急往墩下一看，發出很驚怖的聲音，接二連三的叫：「有賊！有賊！」此時金大炮已趕到墩下，手拿着一柄柴刀，惡狠狠的指着阿載道：「你好！你好！盜砍我張姓蔭木。」劈的一聲，白送掉阿載一條老命，連第二個阿呀都沒喊得出來。老長阿根等，聽着富有大喊有賊，正拔起脚趨前往捉，不提防一木棍從背後飛擲過來，阿根急閃身回頭一望，阿狗天王的大隊人馬，已將金鷄墩團團圍困着。幸而先鋒黑張飛，這一棍是從下擲上墩來，偶失足，演一個倒栽葱，墮落坑內。阿根便聳身跳過小坑，抓住嘍囉癩痢奶，揮過老拳瞎打。比見又一嘍囉挺身來救，他知衆寡不敵，一個向後轉逃走咧。老長也是如此，先碰到一個阿猫獨眼，兩下格鬥了數回合，後聞左方有人叫救命救命甚急，知大事不好，便猛

力蹠着右腿一踢，將那同格鬪的嘍囉，跌倒一小谷內，乘阿貓獨眼向前去援手，他便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

(59)從此獨眼竟變成瞎子了

▲檢驗

救命！救命！究竟誰叫救命？救誰的命呀？阿勇本是個道地台州產，單姓屠，又很又勇，殺人不怕血腥氣，故綽號台州勇。他一見金大炮已結果了阿載，布袋和尚又喊着救命了，就奮身幾個飛腿，搶先拾過布袋和尚來一攆，罵了聲，「沒中用的東西，走走！」隨手取過大斧，向金大炮劈去。大炮張着銅鈴般大的眼睛，喝一聲，「呔！你倒不怕死，敢到老虎頭上拍蒼蠅嗎？」說着，拏柴刀抵砍過來。「呸！誰來怕你！你不要自來送死！」阿勇一邊答，一邊又向前猛力一斧，祇聽得噉的一聲，險些兒把大炮的腦袋都砍落了。金大炮大吃一驚，急閃身避過。剛剛小猪湊死前來，胸膛前劈傷一大窟窿，應聲便倒。此時小狄青纔趕到墩上，見事已急，信口亂呼：「糊塗呢？糊塗呢？」意似叫那阿基糊塗來，先掩護小猪。

保全一條性命。那知阿基真糊塗極點，眼見一個似周富有摸樣，奔往坎坦前，合面仆倒地上，忙趨前向他背上一腳，緊緊不放，雙手在腰脊間，死命瞎打，直至那人口喊着：「是我！」阿基糊塗纔看明不是富有，是和自己同消來的癡痢奶。正惶愧無地時候，忽聽得小狄青又大喊數聲，「敵人在此！」又忙回頭一瞧，見阿勇已一聳身跳上坎頂，黑張飛、阿貓獨眼等，都帶着嘍囉，圍困坎下。阿勇登高四望，見曹啞子已身墮鴛鴦湖，泗水而逃；布袋和尚、周富有等，又被金大炮追得太厲害，繞道鶴峯遁去。自想隻身陷入重圍，萬無生理，拚着一不做，二不休，擲起石頭亂擲，如雨雹一般，不住的飛落下來。昔日無冤，往日無仇，骨溜溜一聲，偏擊中了阿基糊塗的腦袋，哎呀！哎呀！嚇得阿貓獨眼等，急抽身來救；那知又來一顆，中傷了阿貓右眼，從此獨眼竟變成瞎子了。黑張飛苦無法抵禦，正想奮身而上，拚個死命；不料一失足，又翻過筋斗，倒跌下來，好得小狄青手脚靈敏，急取過砍下的柴料，也猛力向坎頂亂擲；台州勇纔有些支持不住，一個飛腿，衝開陣線，而跑；小狄青那肯饒他性命，自然要拔起腳來飛趕。阿勇吃虧是個大坯子，體量較重，怎比

小狄青生成短小，蹇起跑來，格外輕捷。直趕至祈豐亭畔，這位道地台州產，竟不如梁山泊上的冒牌貨，氣喘喘的無力再跑，被小狄青一把捉住了，向後一攆，四脚朝天，面如土色。幸虧有鄉約小劉公道，適在亭內休息，急出來排解，便宜了屠阿勇，總算九死一生，逃過一重關煞。這幕金雞墩大打仗，遂告結束。話要回轉頭說，白送死的周阿載，怎樣伸冤了。原來金雞墩這座山，本屬虞賓縣治，近因冬防吃緊，派有保安隊四出巡邏。這一日，不知怎樣，突有一黃犬，跑向隊中，死命的亂撞亂叫，意似替主人鳴冤者。分隊長知有異，遂派人跟踪查察，果然事出意外，有刀傷無名男屍，倒斃金雞墩下。這是人命大案，跟查的那敢耽擱，當即連夜馳報隊長，由隊長轉報虞賓縣公署。第二天一個老早，就有一位望之儼然的承審員，坐着綠呢大轎，帶着一個仵作改充的檢驗吏，和幾個武裝法警，到這金雞墩下，無故啦！無故啦！檢驗起屍體來了！

(60) 你倒好大胆敢殺人呵

▲驗斷書

啊呀呀！好看極了，這個赤條條裸體仰臥的，究竟是誰呀？想閱者諸君，十有八九，要看作已故周阿載的臭皮囊啊！那知否？這是部頒驗斷書內刊附之仰面屍圖，恐檢驗屍體時，某部分如何如何，填載起來，容易錯誤或遺漏，所以特刊附此圖，什麼頂心啦，顛門啦，兩太陽穴啦，都按各部位，旁註明白，而且若處為致命，若處為不致命，亦在這驗斷書內，分格標出，檢驗任何屍體，都吃得照此格式填載，存案備查。虞賓縣這位葉承審員，不消說得，也是如此辦法。當場憑着檢驗吏的報告，就握起硃筆，填載如左：

已死無名男屍，生年約六十歲，人，
勘得

屍身所在地方，

來龍山金鷄墩下。

屍身所在方面，

頭東，足西。

屍身所附衣物，

破舊藍布小衫袴一套，舊玄色布棉襖一件，草鞋一雙。

量得

身長，三尺九寸。

膀闊，一尺。

胸高，平。

驗得

仰面，面色，黃白色。全身膚色，黃色。

致命，頂心，無故。（凡填載無故者，後從略。）

致命，顛門，有刀傷一處，斜長二寸，寬五分，深抵骨，骨損。

不致命，兩眼胞，左合。

不致命，兩眼睛，右，黃白色。

不致命，上下牙齒，生前脫落不全。

不致命，口，合。

不致命，舌，在內。

金雞坡

不致命，兩手，左 微握。

不致命，兩手，右 黃白色。

致命，腎子， 全。

不致命，十脚指甲， 黃白色。

合面，無髮， 膚色，黃色。

致命，耳根，左 有刀傷一處，斜長一寸五分，皮脫筋斷。

不致命，十指甲，右 黃白色。

不致命，穀道， 無糞出。

不致命，兩脚心，左 黃白色。

致死之理由，委係生前因刃物砍傷身死，餘無別故。

填載畢，葉承審員皺着眉頭一想，命案不是個好頑意兒，這無名男屍，究姓甚？名誰？因何受傷身死？兇首是誰？現尚茫無頭緒，這倒怎麼辦呢？因此便親往墩上，查勘一週，見故坦

前，另有血跡多點，錯亂腳迹數個，知本案兇犯，決不止一人，將來還容易破獲，滿肚皮煩惱，不覺減了一半。立刻派出法警數名，四往追查，自己便坐着原轎，回轉虞賓縣署而去。事剛湊巧，忽聽得二門內一陣腳聲響，說什麼橫山警察分所，已送到一個嫌疑犯，據供他是在金鷄墩打傢的時候，乘間脫逃回家的，哈哈！這不是正兇已緝獲了嗎？葉承審員突聞此消息，欣幸得不得了，當下吩咐一句，「坐堂！」便有人大叫而特叫，「值堂啊！值堂啊！」砰的一聲，麒麟門大開，承審員升大堂，登大位，南面高坐，纔點呼犯人到案，一個不稱心，就發起老爺脾氣來，擲着驚堂一拍，喝罵道：「王八蛋！什麼東西！你倒好大胆，敢殺人呵！啊呀呀！說也不該，這真是『冬瓜纏到茄子去』了，此話怎講？原來分所送到這個嫌疑犯，不是別人，就是前兩段所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王老長，他和周阿載，本是同替傳有來砍蔭木的人，怎好胡說是個殺人正犯呢？老長齏地吃此一嚇，不由的撲通跪下，祇是聲顫頭顫的叫，「冤枉！冤枉！」在這當兒，從前派出追查的法警，忽又回署報告，拘到一個真正的兇首，姓林名阿根，承審員摸着小鬍子一想，這到是個好機會，急命提

案對質；那知阿根也是口不絕的叫，「冤枉！冤枉！小的祇和癡痢奶交過幾回手，那敢殺人呢？他……（指王老長）啊！小的更不知情了。」承審員訊至此，看他神態，確是和老長同淘中人，面對面質對起來，那肯直說；好容易隔別訊問了許久，兩人供口相符；纔恍然大悟，這無名男屍，是姓周名阿載，卽周塢周傳有的堂叔，他們倆都是吃的苦力飯，爲周傳有同到這金雞墩上，砍斫蔭木；冤有頭，債有主，偏偏張店張阿金等，一闖而來阻止；因此兩下械鬥結果，枉死了一個阿載；那末本案的兇首，可斷定是張阿金，卽金大炮了。但是犯罪地，雖在金雞墩下，本屬虞賓縣治；那被告住所在地張店，和死者親屬所在地周塢，却都屬山陰分庭管轄，往返拘提，殊多不便，一角公文，遂將這重大命案，推出去了。究竟山陰分庭是否受理？本案如何判決？還有那張友三等所訴蔭木案，李達四等所訴汝山案，邱王氏等所訴借款案，以及李達四拚價案，趙星曲詐財案，周傳有存款案，行使偽造家賬案；民事刑事，頭緒紛繁，都未結束。茲爲限於篇幅，困於時間，祇好一刀分爲兩段，俟下卷再細細的補叙啊。

正誤表

人類
物表

正
文
訟事紀略

頁數	行數	字數
二	三	四
五	九	四
二	一三	五
四	六	二
五	六	三
一六	二	二六
一六	二	二
三六	二	二
三六	三	一九
四九	八	一
四九	八	三〇
六八	一	五
六八	一	六
七三	一	三一
八七	一〇	九
八八	一	二
一一〇	一〇	二
一二四	五	二
一三七	七	四
一五四	〇	三
一五四	〇	四
一五五	一	一〇
一七三	九	一

正誤
官名係號之誤
律係推之誤
賜賞係賞賜之誤
啦係拉之誤
聞係從之誤
漫係慢之誤
糠係歉之誤
背係輩之誤
竭係極之誤
太係大之誤
亂搗係搗亂之誤
悔係晦之誤
籬係蘿之誤
呼呼係啣啣之誤
植係扛之誤
儂係素之誤
抬係檯之誤
兆熊係家駒之誤
祖係父之誤
號係名之誤
司係話之誤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出版

初版特價一千部
(每部定價大洋捌角)
每部售大洋四角
▲外埠加郵費洋四分▼

訴訟小說
金雞墩



編述者	金華李士元吉川
鑒定者	北京法律評論社
評點者	贛縣馮忠弼先
校訂者	常熟陸寶鐸復元
襄校者	如皋張祖楨懶禿
贊助者	紹興宋祖楨懶禿
	常熟陳慶餘善衍
	淮安陳慶餘善衍
	杭州黃志新如
	浦江陳志新如
印刷者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經售者	上海馬路世界書局

82

101-41

U